天外異鄉人

「二〇一〇一年」增刪修訂本

黃海 著

照耀明日的書 14

天外異鄉人

「一〇一〇一年」增删修訂本

黃海 著

照耀明日的書 14

照耀明日的書 14

天外異鄉人

黃海 著

照明出版社

一本富於科學性、哲理性的科幻小說
爲中國科幻作品留下歷史的脚印

- 這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的增删本
- 原書於民國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學術文藝基金會獎助出版。
- 十一年後，這本書再度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删去文藝小說的部份，修訂出版。

天外異鄉人

黃海著

照耀明日的書 14



黃海：

本名黃炳煌，民國卅二年生，師大歷史系畢業任職僑聯總會宣傳組總幹事，主編「僑訊」半月刊。著有短篇文藝小說集「大火．在高山上」「通往天外的梯」，自傳式散文集「迷霧征塵」，科幻小說「新世紀之旅」、「銀河迷航記」。尚有雜文集「人在宇宙中」小說集「悲歡歲月」即將由水芙蓉出版。

目錄

科幻小說

一 航向無涯的旅程
一三 在天之涯
二五 上帝的使者
四一 天外異鄉人
五五 再會吧！星球
六三 外星人
七五 神國之旅
八七 金色迷幻城
九七 悲慘的地球
一〇七 從星星來的
一二一 美麗新天地

社會科幻小說

一三一 雲烟
一四五 時間公司

幻想小說

一五七■幽靈奇境
一六九■疑幻疑真

論述

一八三■太空文明新意義

科幻小說

航向無涯的旅程

計時表上指着：地球時間公元一〇〇八三年。

我剛剛從人工冬眠中醒來，我發現米克爾比我上次見他時要老了許多，雖然在我的感覺中，一次冬眠只不過一瞬間而已，而實際上在地球的那邊，可能已經過了幾世紀之久。我已經無從意識時間的久暫、空間距離的長短。太空艙外的黑幕中無數的光點閃耀着，那些光點看似很近，其實很遠，和我們的距離都要以光年——光線一年之間所走的路程來計算。此刻，我們的太空船正以光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速度，飛向浩瀚荒涼的宇宙深處。

想也不敢想，二十世紀末，地球上的人類派我們六個不同國籍的志願者，去尋找太陽系外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訪問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也許有比人類更高級的文明會被發現，人類需要他們的指引，以求進步。如今，八十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依然漫無目的的在太空中漂游流浪。

宇宙間可怕的距離，眞敎人不敢想像，我們的銀河系長達二十到三十萬光年，厚達兩萬光年

，其間包含着千億星體，看似龐大無比，其實也不過是宇宙裏億兆個銀河系中的一個而已。此刻，太陽已遙遠到不可辨認，不可目見，我們距離本銀河系的中心仍有一萬五千光年之遙。

米克爾從駕駛座退下來，對我說：

「重明，該你接班了。」

我剛剛從人工冬眠中醒來，接替米克爾的工作，手脚有欠靈活，伸幾下懶腰，舒展四肢關節。米克爾離開駕駛室，我發現他的頭髮有些斑白，背脊佝僂，嗓子也變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指出高速運動可使時間擴張緩慢，被證明正確無誤，我們六個太空人，一方面利用高速，一方面利用人工冬眠及人體機能減緩器，來延長自己的壽命，假如我們現在回到地球，一定會被視爲怪物，地球上經過兩萬年的進化（一來一回約需兩萬年），應是面目全非，人類的模樣也必然有所改變。

「到最近的星球還有十五光年。」米克爾打了一個哈欠，雖然經過人體機能減緩術的處理，他在駕駛座上呆了幾十年的地球時間，比我上次見到他時要老了許多，行動也變得遲緩了。他幽默地說：「十五年後見了，我睡覺去了。下次我們降落到一個有女人的地方才好。」

「慢點兒睡覺吧！我們談一談好嗎？」

「談話，是在浪費生命，我們應該儘量避免動作、談話，我們的生命是寶貴的，也許不久可

以發現一個好的星球，那時我們再好好的生活着。」

米克爾似乎不願多說話，他顯得很疲憊，無精打采的縮入人工冬眠箱。在那裏，肉身可以完全的停止生長或老化，直到他下次醒來。他緩緩地把門關起，突然碰的一聲巨響，門又打開，米克爾張大驚懼萬分的眼睛，兩道尖利困惑的目光朝我射來。

「怎麼啦？米克爾。」我問他。

他兩手貼在雙頰上，睜大眼，轉了幾轉，驚疑地說：

「天呀！我……我這麼老了？」

「你不老，我看你不過接近五十歲。」我安慰他，希望他寬心。

「剛才我照了照鏡子，才發覺我駕駛那麼一程路已經老了許多，眞是可怕，眞是可怕。」

「照算我們都是萬歲人了。只不過是利用種種方法減緩了我們老化的速度。」

米克爾是美國人，他有豐富的航行太空經驗，出發之前，我們都經過嚴格的訓練，每個人都會駕駛，會各種技能，具備各種高深知識，而後輪流擔任看守、駕駛等任務。米克爾微笑的時候，臉上的皺紋顯然比從前多了深了，他的個子很高，他踏着遲重的脚步走來，一抹衰敗的氣色像灰雲罩在他臉上。

「陳，讓我們談談。」他急促地說，一隻手搭在我肩上。

兩人都坐上了駕駛座，手脚各接上電流，接受人體機能減緩術。在這裏，可以聊天；也可以睡覺，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是電腦所不能解決的，我們會被叫醒，接替電腦工作，操作機件。實際上負責大部分駕駛工作的，還是電腦。

「照算，我們每個人在這裏都坐了一千五百年的地球時間，另外有七千三百年的時間是在冬眠。」我說。

「可怕的時間與距離；唉，太可怕了。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我們要探測太空？要漂泊到宇宙深處去，我們是宇宙的棄兒，我們在流浪，永遠沒有窮盡，我們的前面是無涯無際的黑暗與朦朧，到底要去尋覓什麼？我眞的厭倦了，在這裏，我好寂寞，好寂寞。」米克爾眼睛半合，無限傷感、無限悵惘地說着，「我想起從前在地球，我的祖父告訴我關於越南戰爭的事，祖父投身在越南戰場，和敵人拼鬪，兩次受傷，大難不死，戰爭是一件非常可怕而殘忍的事，但是祖父很為自己欣慰，他並沒有虛度這一生，正像我的祖父的爸爸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祖父的祖父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他們都是歷刼餘生，從戰爭的廢墟中，從受苦受難、流血流淚的生靈中，體驗到了生命的意義，對他們說來，活着只不過是為了某種單純的目標，所有的戰爭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在那種理由下，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為抵禦殘暴蠻橫的侵略而戰，事實證明，正義公理終必得勝，那一聲勝利的號角響起，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園，安度餘年，然後他們

覺得生命中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回味無窮。但是失敗者呢？那些失敗國家的生還者，他們認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為國效勞，投身戰場，他們會自以為雖敗猶榮，那血淋淋的戰鬪，是人生的激流，捲揚着浪花，活着，不經過動盪，歷過艱險，似乎不過癮，也喪失活着的意義。如今那一世代是將近一萬年前的事了，想想也眞是有趣。」

「你同意他們所作所為的一切。」

「那是人類某一階段的生活方式，現在必然進步多了，不再有侵略者，更不再有戰爭，他們曉得廣大的宇宙中還有更高級的生物存在。惟有萬物相容，不逞私慾，和平相處，才會有幸福可言。」

米克爾有些反常，不知他是不是因為經不住漫長旅程的寂寞，而把積壓在心坎深處的話語傾吐而出。他的嘴唇發白，起着顫抖，似乎有些深深令他困擾的事襲擊着他，眼睛注視着螢幕上的太空景色，那像嵌在黑布上的許多耀亮光燦的晶體，一點一粒，一串串的，在偌大的一片黑暗裏，那些發光的星體，看起來和我們一樣的孤寂。

「魯意絲，我的好女人，假如她也一起來的話……」米克爾陷入一種夢囈似的呢喃：「魯意絲死了嗎？假如她的身體是被冰凍起來，她也許還可以再活，現在，已是一百零一世紀了，地球上的人該不會自相殘殺吧！恐怕地球上的人，都移民到火星、金星或其他行星去了，第二批、第

三批，甚至第幾百批的太空人，也已經跟在我們後頭，朝無盡的太空進行探測去了。魯意絲，一個八千年前的女人，假如她得病死的，她會被冰凍起來，等待一個醫學新紀元的到來，把她解凍、醫治、復活，除非她發生意外，身體細胞無法以任何方法保存下去，比如自殺太久，身體腐爛，或者炸傷，腦部或五臟俱毀，要不然她的任何一個器官有病，都可以更換的。不行了吧！一個人活到八千多歲，像個什麼樣子？人類尋求長生不死，總也有個極限，器官壞了，換上一個，換到後來，除了腦袋以外，說不定全身的器官都是別人的，我們離開地球的時候，醫學界正在研究，培養活體的器官細胞，成爲一個可用的器官，以便移植於人身，雷諾德曾經參加了這項研究，此刻，他也在太空船裏，對於我們六個人的健康大有幫助，我們的生命一定要想辦法延長，盡我們所能的一切辦法……魯意絲，妳在哪裏？妳在哪裏？是妳害了我，是妳使我參加流浪者一號的行列，我不要——我不要在這個鬼地方，這是鬼地方！」

米克爾失常的嚷叫起來，手舞足動，眼睛不是在看太空景色，而是在看着一處迷失在八千年前的世界。在那裏，人羣紛亂，經常爲了一些細故發生爭執、戰鬭，人們爭權奪利，爲食爲色，爲這爲那，起着無盡的衝突，無盡的煩惱，如今，那個世界無聲無息消失了。我們永不中止我們的旅程，從這顆恒星，到那顆恒星，搜索恒星中的行星，企圖在行星上發現另一種人類。無涯的旅程，漫長而悠久，我們被禁錮在時間空間的廣濶沙漠裏。

米克爾的衝動益發兇猛，他扭斷了接在他身上的老化減緩器的電線，從駕駛座上一躍而起，我忙抓住他，隨手抓起一個注射筒，用力插進他的臂膀，他巨大的身體痙攣了幾下，嘴裏頻頻呼喊着：

「魯意絲！魯意絲！那天……那天晚上……我不應該同你一道去格林威飯店！魯意絲……妳也不應該變心的……妳是天使，還是魔鬼？」

米克爾患的是太空人常有的幻覺症，經過注射一劑藥之後，他漸漸合下了眼皮，手脚無力地垂下來，我扶着他到醫療臺上躺下，讓他安靜地睡眠休息，自動電子醫療機會給他適當的治療。

現在，流浪者一號太空船裏，唯一神智清醒的是我，其他五個人，都睡着了。我們六個人，包括四男二女，是來自地球不同地方的人，離開地球時，經過特別處理，使我們抑制了性的慾望，我們將在太空船裏，將男性的精子與女性的卵子配合，把受精卵在試管中培養成人，這些精子與卵子的主人，都是地球上最優秀的人種。此刻，電腦還沒有通知我們作這項工作。雖然，我們以接近光的速度在太空飛行，但却平穩異常，沒有絲毫顚盪或動的感覺，太空船的動力來源，是吸收宇宙空間無數恒星發出的熱能，可以永遠無盡地航駛，食物則來自藻類，以及自製的濃縮營養丸。事實上，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覺，根本也無需多少食物。醒着，是一種浪費，我們必須儘量使生命停頓不老，以便作更長的旅行，探尋宇宙的奧秘。就像地球上的烏龜一樣，牠行動

遲緩，身體老化也緩慢，因此牠活得最長久。

我再度坐在駕駛座上，仍然使用着人體機能減緩器，這種機器，可以使人保持一小部分的清醒，不像人工冬眠，可以完全停止人體機能，使生命停頓不老。

太空艙外，一粒一粒的光點在閃爍，大的、小的，成簇的，成串的，有的還披着霧紗，錦繡般壯麗。離開地球已經八千多年了，距離地球也有八千光年，我仍然活着，可以淸楚地感知自我存在，我呼吸，我的心臟跳動，身體散着溫熱，所有以前人類認爲不可能，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都一一辦到了，最可驚異的成就是橫跨時間、空間的可怕距離，把有限的生命朝無限的一端延伸過去，實際上死亡仍然免不了的，人一旦生下來，便被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向死亡的一端推過去。正如地球上故去的哲學家海德格所說的，人的存在是「趨向死亡的存在」。憑着人的聰明才智，也僅能有限地對抗死亡的壓力。

太空船在死一般寂靜的太空裏不斷航行。我欲闔眼入睡，可是竟不知怎麼地，老是想起米克爾剛才的一番話。地球一定比從前進步得多了，戰爭是一些野心家所製造出來的，科學老早已經進步到可以使用一種藥物，加入自來水裏面，供全人類飲用，使人永遠心境平和，不再互起爭端，互相殘殺。

醒着，對生命是一種浪費，也許米克爾上次在駕駛座上有太多的時間醒着，因此老得快，並

且起了幻覺症。還有十五光年的距離，才能抵達另一顆恒星，因此我儘可安心地在這兒睡眠，朦朧恍惚裏，有一張露着甜蜜微笑的人臉移近了。這是地球，公元一九九八年，美國西海岸舊金山附近的海底城市——海西洛城裏的一家夜總會，瘋狂的音樂、瘋狂的舞步，整個海底城似乎都陷入一種世紀末的混亂與顛盪，米克爾擁着魯意絲，拼命地吻她，隨着音樂的起動節拍，做着親熱的動作，他們原先在跳舞，後來擁到黑暗的角落，繼續親熱。生命是什麼，反正活着一天便算一天，人似乎是無目的的生存着。

「你在這兒呆呆的望什麼？」

聲音從嘈雜中傳來，一張微笑的臉，在血紅的光線下移近。她是我太太的好朋友：川端葉子，雖然她是日本人，但在美國長大，在她身上已經看不見絲毫東方人的色彩，她的嘴唇與眼睛是那麼靈巧，兩者都喜歡動，說話時兩片薄唇如同花瓣一樣，一啓一合，眼神流瀉着一股甜情蜜意。我們就這樣的開始。在一九九八年，二十世紀末的時候，純粹的精神戀愛已經很少了，在性觀念上，人類自一九九〇年以來已經全部改觀，孩子在人體子宮裏面懷孕長大，是非常稀有的事，這是一種野蠻的行爲。爲了使人種更爲優秀，大批的人造子宮培養了許許多多無論在智能、體能、各方面都極優秀的人種，在人體子宮裏生長，不僅母體受罪，出生後的胎兒不一定能承受好的遺傳氣質。在性觀念上，人類曾一度過度放縱，終漸轉爲較溫和保守。科學界估計，到廿一世紀七

十年代，人種的問題實際已不存在，皮膚黑的、黃的、紅的一律可以改爲白的。一九九八年，還是過渡時期，性的問題困擾了整個人類，能快樂就盡量快樂吧！多數人抱着這種可怕的心理，他們不怕「死亡」，「死亡」只是生命的暫時停止，人因病心臟停止以後，可以被冰凍起來，等待將來醫學更進步時，予以解凍，醫治，復活，因爲人們認爲在「死亡」的背後有所倚靠，還有復活的希望，因此，人們盡情地去享用生命。

我和川端葉子就這樣開始了。她是我所傾慕的一型女人，我忍不住去愛她，她有妮妮所沒有的長處，她很機伶，善辯，有時我幾乎辯不過她，什麼事情她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張，不像妮妮，比如她的身體生病，要看醫生，吃藥都要我照顧，自己不曉得該不該去看醫生，什麼時候該吃藥。葉子和妮妮，原是知友，自從我對葉子表現過好感被妮妮發覺之後，妮妮對我大加責難，並且中止了和葉子的友誼，有一天晚上，葉子和她的同伴到我家來，要澄淸我們三人之間的種種關係，這是一個相當古老的爭執，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爭執，但此時此地，只有我們有着東方人血液的三人之間，才會發生，美國人是不會這樣的，他們把離婚視爲常事，說合就合，說離就離，根本用不着三人對質。也許葉子曾經愛過我極短的一刹間，那種屬於純粹精神的愛，已經不時興了，她不會看上一個有婦之夫，因此，她在三人對質時，表現出極端的反常，爲了維護妮妮和葉子的友誼，我在妮妮的面前和葉子爭吵了起來，使得妮妮確信我對葉子是沒有愛情的。而葉子也深

以爲我可惡之極，竟然惱羞成怒，朝我大駡大吵，於是葉子和妮妮重修舊好，我被冷落下來，走我自己的路。二〇〇〇年，二十世紀行將結束，爲了歡慶二十一世紀的來到，人類要派一艘搭載六人的太空船從地球出發，離開太陽系，飄向虛無混沌的宇宙裏，去遊覽、去尋覓、去體驗。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卅一日——二十世紀最後一天，我們終於遠離地球，朝無盡的太空航行而去，也可能是一次有去無返的旅行。

在電腦的催促下，我醒來了，我知道一定有事發生，回頭看看米克爾，他在掙扎、呻吟，我離開駕駛座，去到米克爾身邊，電子醫療器指出，他的腦中樞患有重病，這是人體最寶貴的地方，肌肉、五臟、血脈壞了都可以更換，惟有腦部還沒有辦法更換，縱使培植活體細胞，換上新腦，都無法補償記憶的損失，除非有辦法將舊有的記憶翻印到新腦上，米克爾的病，使我束手無策，最後我決定把他施行人工冬眠，讓他的病情不再繼續惡化，也許將來，我們有更好的辦法可以醫治他。

「人類……人類是什麼？像蟲一樣，寄生在宇宙裏……」米克爾發着囈語哭啼着：「爲意絲走了，我也要走了。……永生是不快樂的。……眞是無聊痛苦。我……我不願活着，沒有終極地活着。……永遠在飄盪，……沒有歸宿……沒有歸宿……讓我死吧！讓我死吧！……我是人，不是神……我不要做神……神不會死亡，苦難不得解脫……那才是痛苦……永遠的痛苦。……永生

是不幸福的……。」

我把米克爾扶到人工冬眠室裏，讓他安息。

單獨地守在太空船裏，不免感到空虛寂寞。此刻，距離此地八千年光的彼方——地球上的人類，是不是還有七十億人口？這是八千一百年前的數字，現在的人口當然不止這些，應該更多吧！如果現在，從這裏發出無線電信號，要八千年後才能抵達地球，那時地球上已經是一百八十世紀了，由於流浪者以接近光速飛行，地球那邊發出的無線電，也幾乎無法追上我們的太空船。

前面的旅程，一片虛無、浩渺，回望征塵，太虛悠悠，空幻無涯。一個八千歲的人，孤獨地醒着。我唏噓惆悵不已，淚水模糊了前面無數光燦的星點，我願它們像火焰一樣撲過來，吞噬了我們，讓我們眞正的安息。

流浪者一號仍以高速航向無極的太空深處……

在天之涯

地球時間公元一〇〇九三年，流浪者一號太空船開始進入蘇非爾恆星的引力範圍。電腦的機械手，把我從長年的睡眠中弄醒。

我把太空船從接近光的高速慢慢減低下來，並開始搜索蘇非爾星的行星系，希望發現行星及行星上的高等生物。我們六個人，從二十世紀末的地球出發，經過漫長的時間、空間旅程，已經無法再忍受寂寞了。

航行記事册上記着，在距離太陽八千光年的範圍之內的行星中，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是雙星或多星的，在我之前駕駛太空船的人，都放棄了對雙星或多星區域的搜索，因爲那區域之內，如果有行星存在，可能也不會有液態水，行星軌道受了雙星或多星引力的影響，很不穩定，有機體極難生存。

在以往的八千多光年的航程中，駕駛者均曾努力搜索有沒有其他的太陽系，有沒有生物存在

於行星之上。我們發現過行星，也發現過生物，可惜行星上一直沒有看見高等生物。多的是一些植物、藻類或奇形怪狀的禽獸。

我們的行程是永無終止的，默默地、寂然無聲地在無垠太空航行，只爲了探覓那一粒粒的光點，希求在光點之上發現生命。科學賦予我們近乎不死的權利，面對着幾乎沒有終極，沒有死亡，我有無限的惶恐，莫怪米克爾要陷於迷幻之境。

蘇非爾恆星是單星，它的大小和太陽相近，也許我們有希望在這附近找到另一種生物同伴。太空景色格外壯麗，藉着儀器，我看見了億萬光年之外，銀河系與銀河系的相撞，散亂的星點，如雨點般分佈在兩個裂開的光亮半圓之內，那是一個遠到不可想像，難以企及的世界。

找到了一個有大氣層的行星，我們終於降落在這上面。我把五個人工冬眠箱裏的人解凍，放出來。

詹姆斯‧雷諾德，是一位專門的醫術人才，他所知道的醫學知識比我們多得多，米克爾的病必須求助於他，才有希望，因此，我先把他放出來。他的肉體在低溫被解凍，逐漸回升，眼睛睜開了，手腳微微動起，他很困難地爬起來，不停地幌着腦袋，每個人經過長年累月的冬眠，身體的機能必然遲滯，一時難以恢復活力，動作緩慢。

「睡了一次大覺，舒服嗎？」我向他搭訕着。

「說不上舒服。」聲音是蒼黯的，有一股濃重的感傷流洩出來。「又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就用你的名字命名吧！這是雷諾德星，蘇非爾行星系的第四個行星。」

雷諾德藍眼睛裏閃動着光波，窗外的景色似乎教他驚奇不止。一片翡翠的綠色，像水彩畫一般的圖畫，悅目引人，由於長期逗留在太空中，不免感到枯燥無味，眼睛從來不曾飽賞過這樣的綠色，這是比什麼還要好的禮物。

「眞該感謝上帝，又替我造了一個世界。」雷諾德細小的眼睛瞇成一條縫，用手摸摸八字鬍子，他在讚歎造物主的偉大神奇。「我眞看不透，上帝到底存在什麼地方，上帝會在我們以後的行程中給我們些什麼？」

「你的眼睛太小了，當然看不透上帝。」我打趣說。

零諾德笑彎了腰，打着哈哈，走進出艙準備室裏。

輪到開啓朱莉‧克麗絲蒂的冬眠箱，自動控制設備早已使她恢復體溫，她困頓的眼注視着我，對我問了一句：

「這是地球嗎？」

「不是！」我說：「假如現在回到地球，地球上已經不是二十世紀，而是二百世紀了。」

「二十和二百有什麼分別？」克麗絲蒂金色的頭髮垂到左頰，她用手拿開它，並用力搔頭。

「差了十倍。」我無可奈何的說：「至少比二十世紀要進步十倍。妳怎麼變得這般幼稚？」

「哎唷！」克麗絲蒂驚叫起來。「到了什麼地方了？」

「天父的家。整個廣大的宇宙，全是天父的家。但是我們活了將近一萬年的地球時間，依然看不到天父。」我說。

克麗絲蒂在艙前徘徊了一會，隨即走向出艙準備室。我聽見她在裏面嘀咕着：「那個東方人在尋找上帝，他說他找不到上帝。」

克麗絲蒂說得好，難道眞有上帝嗎？假如上帝創造萬物，那麼誰又創造上帝呢？對於人生與宇宙的問題，羅曼．哥尼羅是比較有研究的，他經常有許多異乎常人的見解。

哥尼羅是法國和西班牙的混血人，他的臉上有一大片半圓形的鬍子，從下巴到兩耳，全是黑麻麻的頭髮連着鬍子，鬍子連着頭髮，那張臉，深沉而凝重，大有哲學家的氣度。

「克麗絲蒂說我們找不到上帝，我們離開地球已經八千多光年了，哥尼羅，你的意見如何？還要再找下去嗎？」

哥尼羅像從一場大夢中醒來，他摸摸滿臉的鬍子，對周遭打量了一會，奇怪地問：

「回到地球了嗎？」

「回不去了。」我推推他的身體。「你還在做夢」。

「外面——外面眞像地球。」他手指着太空艙外的綠色世界。

「你不應該想家的，其實我們已經沒有了家。假如我們要回地球去，至少還要將近一萬年的地球時間，連同我們來到這裏的時間，加在一起，至少地球那邊已經過了兩萬年了，地球上的人類經過兩萬年的奮鬪、進化，已經是不得了了。那裏還會這麼原始？」

「說不定哪！」哥尼羅黑鬍子裏咧開了一張紅紅的嘴，他苦笑了一下。「假如地球人好戰的話，老早就自己毀滅自己了，那裏還會有『人』？」

「哥尼羅，」我打趣說：「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對那些原始植物演講，也許那些植物將來會進化成高等生物，到時，他們記起你的話，就不會自相殘殺了。」

哥尼羅聳聳肩。視線被剛醒來的艾思薇所吸引。

艾思薇看起來還很年輕，一頭黑髮覆着半邊的長臉，她的身段極好，以地球上二十世紀的標準來說，是够得上美麗的動物的，她的皮膚白細，黑色的眼眸很會溜轉，她從朦朧中轉醒，滿身嬌態，彷彿一朶開放在淸晨霧中的花朶，她出生在一九九〇年，當她搭乘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出發時，才不過十歲，如今，看起來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六個太空人之中，艾思薇是特殊的一個，只有她未接受處理，她也是被用來觀察她在太空中如何從幼稚的小女孩長成爲少女。

「思薇，妳睡得好嗎？」我問她。

「我眞的睡去了嗎？」思薇撫着長長的秀髮，皺着眉頭問：「我睡了多久？」

「你斷斷續續睡了八千多年了。」哥尼羅好奇地注視着她胸前突起的雙峯。「不過，妳並不是深睡，妳一方面還在接受電腦輸送的有關太空知識，使妳將來能夠適應太空生活。」

「照照鏡子看看，」我拿一面小鏡到她面前，她却只顧看着窗外。

「我們到了什麼地方？」

這是每一個太空旅行者經常會發問的問題，艾思薇是東方人，她的擧止端莊典雅，完全像一個初長成的少女，她的樣子很像從前在地球上和我戀愛過的川端葉子。她一轉身之間，發覺自己的身體有異，大爲驚詫，她用雙手撫着胸前突起的雙峯，她成熟了，滿身豐滿的肌肉在她的一次長眠中長成，可是有誰會來追求她呢？艾思薇惹人憐愛的眼波在盪漾。越看她越像川端葉子，使得我神智迷茫。雖然我們都是經過特別處理的人，照理應該完全沒有愛情的慾望湧起，可是却在極短的刹間一掠而過，艾思薇的確是美麗動人的。

「艾小姐，往這邊走。」哥尼羅的鬍子嘴在說話。「我們離開地球有八千多光年回不去了，妳要想辦法在妳未來的行程中找到一個男朋友……」

「你是說，要我跟別的星球的人結婚？」

「也許吧。」我笑着接下去說：「你已經長大了，妳需要結婚。」

艾思薇是一九九〇年出生在東京，她對自己的父母親完全沒有印象，因爲她是由試管中培養成的女人。無性生殖在一九八九年試驗成功，艾思薇是用她母親的卵子加入某種技術使之分裂、成長，終於成爲一個傑出的女性太空人。她的母親是誰，對她已無意義，直到現在爲止，她還不曉得自己身世的秘密。她被送到流浪者一號來，完全是一種實驗，希望在太空旅行中進行有性或無性的生殖，繁衍人類，對於這項目的，她也是茫然無知的。現在她是少女，她有生物的一般基本需要，她也願意進行對於她有益而使她感覺快樂的事，諸如，遊玩、賞景、談戀愛等事。在不久的將來，許多問題會發生的，因爲她不同於我們經過特別處理的人。

艾思薇似有所悟地點着頭，哥尼羅把她拉進出艙準備室。

五個人做好了準備，走出艙外，呼吸空氣，儀器指出，二氧化碳的濃度比地球要高，但是我們呼吸到自然界的空氣，感到無比的暢快。

天空很藍，有白雲在飛翔，如同一大團的棉花散亂地擺放在天幕上，任風飄飛，鳥的形狀和鳥的叫聲都很奇特，由於大氣組成的成分不同，生物生活的環境不同，長成的模樣和發出的叫聲自然不同。草原上看不見動物活動的跡象，很綠的一片草木從這兒伸展到地平線上。

藉着單人火箭飛行器，我們五個人各別飛到了天空，約定一個小時後在流浪者一號的太空船

降落地集合。

懸在天空的蘇非爾星，就如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陽一般情景，它把它的光和熱，不斷地散播到宇宙四方，我們降落的這顆行星攫取它的一部分光和熱，培養了植物和動物。

我和雷諾德同行，問他關於米克爾腦部損傷的事，雷諾德漫不經心地說：

「這沒關係，等下我去看看他，假如我醫不好他，只好讓他繼續睡下去，等待將來再進行醫治。」

克麗絲蒂和哥尼羅一組，相偕往前面的大沼澤飛去。我和雷諾德、艾思薇三人往相反的方向飛去。

不記得這是第幾次探勘行星了，每次降落到行星上，我們都懷着無比的熱望，希望在行星之上發現智慧的生物，我們相信，生命是存在於廣大的宇宙空間的，只要有行星、有構成生物體的元素、有適當的表面溫度和大氣層、還有生物進化所需的時間等等適當因素，是不難發現較高級的生物的。根據推算，本銀河系裏面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行星系至少有一百萬個，在本銀河系一千億個恒星之間，要找到智慧生物居住的星、球也是不容易的，假如再能橫跨銀河系與銀河系之間的可怕距離到每一個銀河系探勘，將會發現更多的行星系有高級生物存在。

雷諾德逕往前飛去，那地方有山有樹，一片蒼翠，有一種奇怪的伊唔之聲像是羣衆大合唱的

歌聲自森林裏傳出來，那些筆直伸向天空的植物，除了綠色的外表之外，古裏古怪的形狀，都是地球上所不曾看見的，每株樹，都像長着長髮垂掛在樹上，風一吹過，如同散亂的頭髮被散開了，望之可佈，從地面各處，不停地冒出水汽，使得整個原野變得夢樣的朦朧。山，又尖又削的，如同鋒利的刀片或一座座的金字塔，刺向天空。回望流浪者一號，靜靜地被拋落在綠嫩嫩的一片草地之上。

我靠向艾思薇身畔，傾聽她唱出的富於感情的歌聲：

在天之涯莫傷懷！
流浪，無休止的流浪，
我們不回首萬年前的往事前塵，
只有勇往前進，
光怪陸離的太空奇景在招引，
未來的無限美景，是
我們的歸宿之地。
在天之涯莫悵惘！

家鄉已不可尋覓，
迷失在星空的彼方，
星與星之間、點與點之間，
是我們的行程。

幾隻四個翅膀的鳥迎面而來，紅色的眼睛閃着灼人的光，對我們好奇地注視着，當牠們從我們身邊掠過時，艾思薇膽小地靠近了我，深恐牠們會出奇不意的來襲。

艾思薇在高空飛翔着，儼然是個天使，她拿下了頭盔，讓烏黑而秀長的頭髮，隨着風飄着。爲了安全，我提醒她重新戴上。

突然，一聲尖叫，來自遠方，我看見一個黑點，像是一具人體，箭似的往下墜去。

「危險，雷諾德！」艾思薇尖叫着。

在一刹間，那個人體已經從半空裏直墜山谷裏了。我和艾思薇加速往山谷飛去。一定是雷諾德的火箭筒發生故障，才會直墜地上，希望他不致發生危險，而我知道雷諾德假如發生意外，生還的機會是太小了，因爲這個行星的地心引力與地球相若，人若從數百公尺的高空墜地，是必死無疑的。

飛臨山谷上空，往底下偵察，根本不見雷諾德的影子，難道他掉下去就不見人影了？我們減

低高度，仔細的搜索底下的深沉綠草平原，單人火箭飛翔機的聲音很響，即使下面有人呼救，也幾乎是聽不見的。我們以無線電向其他的同伴說明這件事，希望同伴們及時趕到，設法幫忙找尋失踪的雷諾德。

二十世紀的地球，已被抛落在不可見的茫茫太空之間，對於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船員來說，在科學的恩賜下活了長久的年代，一個生命的消失，勢將引起個人心靈上長深久遠的思慮與懷念。雷諾德是流浪者的隊長，他是不能死的，雜開太陽系這麼遠的地方，人類以他的智慧和勇氣，寫下了輝煌的一頁征空紀錄。然而，地球上的人又知道什麼？

減低速度，繼續在低空搜索，如髮絲一樣的綠草，覆蓋着整個山谷，偏偏不見雷諾德的影子，他不可能就這麼消失無踪的，我試着降落地面，地面鬆軟無比，剛一着地，又撲嚕撲嚕的往下墜，這才發現地面並不在這裏，而是在下面，一羣綠色長毛的生物，如人猿一般的形狀，從遠處直奔而來。我明白了，我剛才在高空上所看見的地面，原來是這羣生物搭蓋在上面避避風雨的建築，可以說是屋頂，這層綠色的屋頂從山谷的一端到另一端，恰在山與山之間，因此從高空俯視，根本看不見眞正的地面。雷諾德既然機件發生故障，但高空墜地，經過中間這一層綠草阻隔，也許不會粉身碎骨。

綠色生物包圍了我，以好奇的眼光審視着我，他們手裏拿着長茅似的東西，其中一個似首領

的怪叫一聲，隨卽衆多的茅柄朝我投擲過來。

野人就是野人，地域觀念太重了，凡是他們看不順眼的，都要攻擊他，驅逐他、侮辱他，不容許「異己」存在！更何況以我來自地球的高度文明人類的眼光看來，他們這些綠色野怪，根本不配稱人，那裏還有一點人樣？那兒還有一股人味？全是一團臭腥腥的東西！

單人火箭飛行器有一個猛衝的按鈕，我按了一下，身體迅卽閃電般的直上高空，把頭頂上的綠草屋頂衝破了一個大洞，又從原洞降落下來，野怪們個個目瞪口呆。又是一聲尖叫，所有的野怪都丟下了武器，雙手擧天，發着我所聽不懂的伊哦聲，像是呼喚討饒似的。我在他們上空盤旋飛翔了一會兒，更多的人猿野怪從四面八方奔向此處，他們都放下武器，高擧雙手，嘴裏喃喃作聲。

艾思薇跟着趕到，她對我微笑說：

「你是這裏的王了，他們好像尊你爲王。」

「不，」我說，「我是神，我是超能力的神。」

在天之涯的流浪人，胸中昇起了一股迷茫，一股感懷。從悠悠無盡的過去，飄向虛無浩渺，無邊無涯的未來，我們如何稱神？神始終在不可知的地方隱藏着，我們只是在大宇宙裏浮沉的小微粒。

上帝的使者

我牽着艾思薇的手，藉着單人火箭飛行器，飛行在高空，一羣綠色的野怪，在地面伊哦嚶叫，雙手擧天，似乎在歡迎我們。我沒有忘記剛才他們對我的攻擊，要不是我表演了一手，讓他們以爲是天使降臨，也不會把他們降服的。

在一大片長着長長的綠草之中，要找到雷諾德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兩位隊友：哥尼羅和克麗絲蒂，也各乘着單人火箭機趕來。四個人在空中搜索，底下的一大羣綠色野怪，在奔跑，跟隨着我們，那模樣像極了地球上的猩猩，只是身上的毛是綠色的，長長的，要不仔細看，簡直和地面的長草一般無二，那血紅的大嘴，張開來似有一個臉盆大。兩排牙齒紅紅的，更加駭人。

「伊哇啦，唧哺咯……」

一連串的叫喊聲，從每隻野怪的嘴裏發出，先時是齊喊，現在是喊得越急越亂。我們四個人在空中分開四路搜索，野怪們也分散了，以笨拙的跑步跟隨我們。他們眞太不自量力，步行與飛

行的速度如何相比？

從無線電中傳來了消息：

「找到了，」是克麗絲蒂的聲音。「雷諾德在這裏。」

藉着方位指示器，我趕到出事地點，降落在綠色草叢裏。雷諾德在呻吟，他身上的機器和無線電都摔壞了，因此未能迅速和我們取得連繫，還好，他沒有受到任何攻擊。

這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我們經過亘古以來的漂泊，忍受着無窮的寂寞。如今，我們和另外一種生物接觸了，又喜又懼。記得還沒有離開地球的那段時間，地球人始終是自負自大的，一切以人類爲中心。開始時，認爲自己居住的部落或國家是在世界的中心，其後視野擴大，有了地球中心論，一些追求眞理的科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勃魯諾等，不懼於教會的壓迫，再創地動說，主張太陽中心論。之後，由於天文學的進展，再由太陽系本位轉爲銀河系本位，人類仍然頑固的以他眼睛所見的範圍爲主，以爲本銀河系已經是整個宇宙全體；稍後，二十世紀初，一百吋以上的望遠鏡，開始了銀河系以外的探測，終於發現我們的銀河系並不是宇宙間僅有的銀河系，其他尚有億萬個銀河系哩。由於太空科學的發展，一九六九年七月，人類終於首次抵達月球。雖然在短短的時間內，人類由月球擴及火星、金星，可是仍然有一部分的人相信宇宙間只有地球有生物存在，對於外太空的生物或不明的飛行物體，全當作無稽之談。當我們離開地球的時候，月

球已經建立了大都市，人類並可以隨時到月球或火星觀光。

雷諾德在我們的照顧下，恢復常態，艾思薇很溫柔地爲他揉擦身體受摔擊的部分，她眼光中含露着一股少女特有的柔情與甜美，長長的八千年在飛行中渡過了，欣賞着她，就像在沙漠中欣賞一朵美艷的花。

「痛嗎？」她嬌嗔地問。

「現在不痛了。」雷諾德蹣跚的行走在草地上，突然，他驚着叫：「不好了，那邊一大堆怪東西來了！」

朝着那個方向望去；黑壓壓的綠色長毛怪物，有幾千幾萬朝這兒湧來，喊叫聲喧騰着憤怒與殺氣，就在我們後方，却有另一批較少的野怪在逃竄，那批弱小「民族」正是我剛才所遭遇到的。在這裏生物仍然有着强烈的地域觀念，弱肉强食，擧發永不休止的戰爭。在地球上經過無數次的戰爭敎訓，地球人類終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逐漸達於大同之境，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再有明顯的界限，却仍有少數的野心家，企圖統治世界，難道有生物存在一天，就隨時會有戰爭發生？此地，距離地球八千多光年的一顆星球之上，正在進行着生物的鬭爭。

「快走！快走吧！」我催促着。

如潮水般的綠色野怪洶湧着、咆哮着、逐漸逼近。我、艾思薇、克麗絲蒂和哥尼羅，各牽着

雷諾德的身體一部分，藉着四隻火箭飛行器的力量，把雷諾德帶上高空。

「要不要幫助弱小的一方？」大鬍子哥尼羅的性子比較急躁，他迫不及待的說。

「我們先回太空船再說。」雷諾德是隊長，他的話，使我們都能信而服之。

在我們頭頂上空，本有一大片綠草屋頂覆蓋着，我們再度衝破它，飛臨上空。沒有幾分鐘工夫，便回返流浪者太空船。自動控制儀器，已經爲我們做了有關本星球物質的各項分析，放射性太過强烈，我們不宜久候，除非戴着防護設備。

我走到米克爾躺着的人工冬眠箱外面，看見他默默地沉睡着，此刻，他已經是與「死」一般無二了，可是科學幾乎賦予了我們不死的權利，米克爾在飛行途中，不幸患了腦中樞癱瘓症，陷於迷幻之境，他必須暫時接受冬眠，以免病況繼續惡化。

艾思薇在收聽有沒有來自地球的無線電。在八千多光年的距離中，我們平均以光速的百分之九八航行。因此，假如地球上每年送出一件消息，每一百年地球時間送出了一百件消息，我們只能收到兩件，其餘九十八件，正在路途中。艾思薇脫下太空裝以後，她的身材的美點完全顯露出來，修長的腿，那上面的肌肉富於彈性和光澤，她褲子很短，臀部坐在椅上，勾出了一弧半圓，周身聳動着青春，跳躍着活力。無線電一片靜寂。計時器指着地球時間公元一〇〇九八年。

雷諾德、哥尼羅和克麗絲蒂，他們正以望遠鏡朝着遠處平原上的一場生物的鬪爭注視，欣賞

一幅宇宙戲劇，似乎是亘古不變的生存競爭戲劇。

米克爾靜靜地安躺在冬眠箱裏，望着他，使我不禁跌入回憶的深淵。公元一九九七年，我們在那家經常聚會的玫瑰夜總會聊着，這是臺北附近的海底城市——冰宮城。在二十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東西方文化，已經逐漸接近，世界在朝着大同之境邁進，二十世紀初期和中葉的存在主義和構成主義，曾經盛極一時，到最後，也像一陣風過去了。尼采宣告上帝死亡，沙特說：「人再不能向誰求助了，人再不能依賴什麼了，每一霎瞬間，人都得由自己一個人來選擇自己的存在了。」從戰爭的廢墟中，人們感悟到虛無、恐懼、死亡，嚙食着人心。而在二十世紀末，由於科學的進步，交通方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人不再需要上帝，上帝被踐踏在科學的脚底下，人向科學求助，倚賴科學。「死亡」，只是肉體的暫時寧靜，身體於「死亡」之後，馬上被冰凍，等待將來復活，同時，一些對現世界不滿的人，儘可進入冬眠，等到他認爲的時代來到，再甦醒，繼續生活。這是一種自由永生的哲學。人類經過無數世代的摸索，終於探得了永生的秘密石階，直攀而上。

一瓶白蘭地酒抓在米克爾的手上，他喝着喝着，一邊哼出一首冰宮城流行的頌讚生命的歌

曲。

「你覺得我們這樣生活很好嗎?」米克爾問我。

「當然好，比起我們的父親那一世代要强多了。」我抽着煙，從彩色立體電視中，看見月球上一家大劇場落成的實況。「戰爭已成了過去，我們現在每天喝的水，都有一種防止人與人之間起爭端的藥在裏面。」

「人因爲有死亡，便會有恐懼，有痛苦，沒有死亡却有不同的感受。」米克爾愛談這些事，我想辦法岔開了話題。

我們的工作是在世界各海底城市裏面負責保安，任何一個喪心病狂的人，假如一時要來搗蛋，整個城市馬上會化爲烏有，雖說人「死亡」以後可以復活，但也是有限度的，科學沒有辦法使已經腐爛的屍體恢復爲完整的活人，只有壽終正寢的人，可以保存他的屍體，以便將來重行解凍、醫治、復活。瀰漫全世界的是一種自由永生的哲學，人類以此途徑尋求幸福，一不當心，可能誤入歧途。米克爾的能力和智慧都在我之上，我們在一起工作已經許多年了，我對他相當瞭解，他的心坎上積聚着對人類的莫大熱望。一瓶白蘭地酒抓在他的手裏，他眼中閃爍着一種哲人才有的火花。由於科學的進展，使得人們在身心方面都有了改變。夜總會舞臺上表演的歌劇，是一幕地球太空人與外太空的生物接觸的幻景，由仇視、疑懼到互相接近，以至於諒解，互相愛戀，戲

劇的主題在宣揚和平，同是在一個大宇宙下的生物，應該都算是兄弟姐妹，而侵略者總是難免的，那是一種發自不可知的邪惡勢力所導致的，人一旦中了那種毒素，便會進行殘暴的侵略。

突然，走廊旁邊的彩色立體電視不再映出原有的節目，是一段緊急插播的新聞。播音員以顫動的音調在說：

「這裏是月球基地，現在插播緊急新聞。半個鐘頭以前，一艘載着九十二名旅客的水星九號太空船，從月球出發，在返同地球的途中，發生爆炸，太空救難中心，正在進行搜救，預料生還者甚爲渺茫。在沒有接到進一步消息之前，無法公佈旅客名單。據太空管制中心說：這艘太空船載着有關製造光子火箭的種種文件和金屬零件，水星九號的爆炸，可能會延緩光子火箭的製造，光子火箭是人類征服外太空的最佳航具，它能使太空船達到接近光速，使人類奔向廣濶無垠的宇宙空間，去尋找高等生物。……」

這是月球與地球之間的旅客運輸船發生的首次大災難。我們保安人員很快的接到秘密通知，對於可疑份子，加强監視。據告，有一批散佈全球，以及太空基地的恐怖黨徒，正在進行顚覆世界的陰謀。在歷史上，人類不斷的流血、鬭爭，表現出極度野蠻的一面，二十世紀末，和平臨到廣大人間，仍有少數暴徒企圖統治世界，這些人一旦被擒獲，馬上便被施行手術，矯治他腦部的疾病，免得再度搗亂。

整個夜總會的人，在知道空難事件之後，一下子哄動起來，節目不得不暫時停止。附近一位少女驚叫一聲暈倒了。我趨前去，把她扶起來，送到醫療室去。當她甦醒的時候，驚魂甫定的問我：

「我的天！我怎麼辦？」

「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哥哥跟爸爸都在那艘太空船上。他們一定……」

「現在還早，還沒有進一步的消息。」話雖如此，而我心裏明白，水星九號太空船上的人，很少有生還的希望了。即使找到屍體，也已經是殘缺不全，很難予以施救復活了。

這位少女，便是生長在福建的徐妮妮。秉承一股睿智與堅強，她來到冰宮城服務，想不到她的父親會在太空罹難。她的啜泣轉爲低低的呼喚，生命遠去，如塵灰，也許生命來自塵灰，歸於塵灰，是一種安息與寧靜。當她抬起頭來，她的眼睛閃爍着淚水。

水星九號，終於證實無一生還者，而有關製造光子火箭的一些金屬零件、文件，則永遠散失在無垠的空間，水星九號的殘骸、屍體，只有一部分被找了回來，其餘都成了宇宙的塵埃，永遠飄盪在太空。在悲哀中的妮妮，她心情完全柔化了，她需要異性的慰藉，她心靈的防線破了，完全在我的佔領之下。

冰宮城四季如春，我們在這裏結婚。美好的回憶都在這個海底城市留下了。

就在這裏，米克爾也認識了他的魯意絲。米克爾和我都有一種放浪不羈的性格，這也是當時人們所流行的自由永生哲學。人必須完全的自由，不要受到太多的拘束，永生的希望已經接近實現的地步，下一代或下幾代的人類，將使它達於實現。在婚姻方面，人也不必太受拘束，合則來不合則去。這是悲劇，還是喜劇？人們總是喜歡說大話，還沒有實現的事情，已經先喊着叫着。倚賴永生，人們去放任的享用生命，畢竟是不行的，錯誤的。

現在，離開太陽系八千多光年的此地，守着米克爾冬眠的身體，不禁引發一陣悔恨。我們是地球上第一批離開本土最遠而最久的太空人，以接近光速飛行幾十年，地球那邊却已過了八千多年了。我們在各方面的進步是緩慢的，甚至可以說，和二十世紀末離開地球時一樣，毫無絲毫進步，而在地球那邊，應該已經進步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艾思薇突然尖叫了起來：

「有了，有了，這是地球來的電訊。」

雷諾德旋轉了電訊擴大器，從遙遠的那邊，傳來了說話的聲音：

「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六位船員請注意收聽，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六位船員請注意收聽……

「我們知道，此刻您們一定在宇宙空間的某處，也許你們收聽到時會很興奮，很歡喜，但也許你們已不再活在太空之間了，無論如何，我們以最誠懇的心情向你們致最高敬意，並祝福你們旅途平安。」

這是每一次電訊的開場白。

「地球現在已經是第廿二世紀了，當這個電訊抵達你們地方的時候，地球又過了不知幾世紀，假如你們仍然以接近光的速度飛行的話。

「在公元二〇八〇年，地球人已經移居到火星、金星以及木星、土星，現在——二一一〇年，人類正忙着把地球上的水搬運到月球去。我們找到了控制生命的秘密，永生成爲完全可能；我們可以隨便呼風喚雨；每人都有一隻小型的電視電話機配帶着；人工生命並已製造成功；人工冬眠裝置盛行着，更多的人，爲了到更美麗的未來，紛紛接受冬眠；分解物質電送的裝置剛剛完成，可惜你們沒有接受器，要不然我們可以把你們所需要的東西，電送給你們。

「太陽系以外星球的高等生物，不久之前，來我們這裏訪問，和我們交換了許多科學知識，我們將藉此朝向更輝煌的前途邁進。」

一陣音樂過後，又傳來女人的聲音：

「我是米克爾的魯意絲，我懷念你，請你快點回來吧！我在冬眠中，已過了整整的一百一十二年，米克爾答應我要快回來的，請回答我，米克爾，你快點回來吧！我想念你，我永遠在等待你。」

魯意絲八千多年前的呼喚，現在才傳到此處，聲音那麼淒切，使我也不禁心旌搖幌。接着又是其他幾位太空人：雷諾德、克麗絲蒂、哥尼羅等人的親友從無線電中傳來的關照的話。

「我怎麼沒有人對我講話呢？」艾思薇奇怪地問。

「妳還小。妳還沒有愛人。」

「我還小？」艾思薇疑心頓起，雙頰鼓得好高，兩眼骨碌碌的轉，轉動着少女的幽怨。在地球那邊，她是沒有親人的。艾思薇是屬於改造人，運用科學的技術除去人類不好的遺傳密碼，加入好的。在艾思薇身上，只有好的、沒有壞的，不論她的性情、智慧、體力，都是最上等的，甚至連她體內的構造，也和我們不同。

無聲電接收器繼續傳來了消息，我清楚的聽見徐妮妮的聲音從八千光年之外傳來：

「重明，你還在嗎？真想你，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快點兒回來吧！我們在等你。葉子和我都已經諒解了你，我知道你是爲了我們負氣離開的。現在是廿二世紀了，地球上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冬眠，我只是暫時醒來向你呼喚，假如你再收聽不到，我只好再等下去了。」

像地球上荷馬史詩記載的，尤利西斯十年征戰之後，在海上遇到呼喚他的女妖。我的心在動了。雖然遠離地球時經過特別處理，減低這方面的慾望，現在聽到這種呼喚，忍不住想要馬上飛回去。回去？回去已經近乎不可能了。回去以後會被當做怪物的，回去以後地球的情景完全變了，那裏不再是我容身的地方，或者好戰的人類早已自我毀滅了。往昔的溫馨，化成了青煙，在眼前翻飛繚繞，妮妮的臉在微笑，如果現在她還用冬眠裝置保存身體，她還會好好的活着的，她是否仍在等待我？

川端葉子，一個尖長下巴笑瞇瞇的人臉，窈窕的身材，像春天的青草樹葉，渾身散發着一股青春魅力。她就是用那雙會說話的眼睛迷住我的。由於我們三人之間鬧得很不愉快，我才甘願應徵，擔任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船員。一連串艱辛漫長的任務，在永生永世之內要不斷的去努力，設法完成。外太空存在着智慧極高的生物，也許我們碰上他，和他建立起友好關係。像這樣茫無目的的漂泊流浪下去，究竟有何意義？葉子，我無法忘記她，她是一個又可愛又狡黠的女人，我墜入她的情網，却不料事發之後，她同妮妮大吵特吵。如今，無線電中傳來她嬌細的聲音：

「我是葉子，你記得我吧？有許久沒有看見你了。明，難道你還要流浪下去嗎？在地球上不是住得好好的，爲什麼要離開我們這麼遠這麼久呢？我的心已冰冷，就像冰宮城的牆板一樣。在晴朗的晚上，仰看繁星閃爍，每一個星座排列的方式總和古來一般無二，想到你或

許在那星座之上，我更懷念你，但，你還存在嗎？你還好好的活着嗎？在星座之上有你摸索的行蹤，這是怎樣的一種感覺呀！看不見，也摸不着，有幾次夢見你從成串如珠的星點裏墜落下來，夢醒時，發現枕頭邊藏着濕濕的淚水。一切都是不眞實的，我知道，自己看見的星星，它們也並不是現在的星星，星光要經過幾十年、幾千百年、甚至億萬年才傳到地球。因此，那是好久以前的星星了。我的話已說完。這裏已經許久沒有你的消息了，可能因爲你們距離太遠，沒有足够的電力發射消息回來。祝福你們永遠平安快樂。」

電訊在祝福歌的聲中結束。

「那兩個女人對你很好嘛！」艾思薇略有醋意，兩隻明亮有光的眼睛對着我。「告訴我，她們是誰？」

「一個是太太，一個是太太的好朋友。我在地球上的時候，她們都對我不錯。」

「地球是個什麼樣子，我差不多要忘了。」

雷諾德走過來，注視着冬眠中的米克爾。雷諾德也有一點想念家鄉了，雖然他在那兒並沒有留下什麼羅曼史，從他深鎖的眉宇間，窺得出他的心境，流浪人的憂傷，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可悲的了。默默地在每顆星之間奔遊飄盪，肉體存在着，靈魂却被凍結，進入死亡狀態的冬眠，生與死的界線是極難劃分的，活着，永無休止的流浪，又有什麼意義，任何一個人，在經歷了這麼

長久的曲折滄桑，一定會受不住的，幸虧我們的神經都特別健全，不像米克爾，在思念故鄉和愛人時，精神崩潰了。米克爾需要醫治。而醫治他的人却有點茫然。

「米克爾的腦部需要修補。」雷諾德說：「但在這裏動手術很危險，升到太空時再做吧。」

這顆被命名爲雷諾德星的地方，到處是一片悅目的綠色。克麗絲蒂和哥尼羅注視着艙外，他們不約而同的驚叫起來：

「我們被包圍了。我們被包圍了。我們的太空船被包圍了。」

「放心。」銀河式電腦在說話，安慰我們：「別大驚小怪，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太空船上的地球人落後太多了，相當於地球人的石器時代。他們傷害不了我們的。」

包圍着我們的一羣生物，似乎是戰爭中勝利的一方。這些綠色的野怪，一個腦袋是三角形的，下巴潤上額尖，綠髮散亂，紅眼、紅嘴，長着綠色毛的六隻手脚在揮舞，是敵意？還是善意？

藉着電子翻譯機，我們明白了他們首領所講的話：

「你們是什麼東西？膽敢到這兒來？非敎訓你們一頓不可。」

我們到太空來，純是一種友誼的訪問，爲什麼我們所遇見的生物不歡迎我們呢？似乎在任何一個世代，任何一個地方的生物，領土的觀念總是特別强烈。有的不願侵犯人家，也不願受人侵犯；有的專門侵犯人家，以擴張自己的領土爲滿足。在生物世界裏，似乎永遠存在着偏狹的地域

觀念。這是不應該的。

「說話客氣點。」雷諾德透過電子翻譯器傳出了話：「你們別不自量力，好好保重自己吧！散開一點，別包圍我們，這樣對你們沒有好處的。」

雷諾德的話，激怒了那羣野怪，似洶湧海浪一般的綠色生物，在四周憤怒地咆哮着。手裏擧着一隻隻的白色尖頭武器，嘴邊不停的在咆哮呼喊，那是他們惟一可以威脅我們的。

漸漸地，成千成萬的野怪用繩索綑住了我們的太空船。企圖拉倒我們，尖聲刺耳的喊叫，從每張血紅的大嘴裏發出來。一片綠色的浪潮在起伏、搖盪，眞是既滑稽而又恐怖的一幕。剛才的一場生物戰爭，一羣失敗者從遠方被押來了，垂頭喪氣的樣子一望而知是受降的戰敗國。這羣受降者可能是弱小民族，當我們初臨此地時，似曾向我們求援，可惜我們未能及時支援，以致淪爲奴隸。

光子火箭太空船，儘管再重，經過幾千幾萬生物的合力推拉，也會被移動的。我們把船殼通上電流，成羣的生物嘩啦嘩啦紛紛下墜，從每隻受傷的野怪的身體流出漿液，大概是血液吧！

雷諾德開動了機器，發射出一顆顆的迷魂彈，爆炸的化學藥劑，形成一陣陣的白霧迷煙，沒有幾分鐘工夫，滿坑滿谷躺着綠色生物。一些失去自由被奴役的民族在倒下前無力地嘶喊。藉着電子傳譯機，我們知道他們喊的是：

「神啊，救救我們！你一定要救我們。」

艾思薇看得出了神，不禁也發出驚呼：

「在這裏，我們代替了上帝的職位。」

上帝做的事也是艱苦的，當他察看宇宙生物間的不義，生物不斷自相殘殺，他會傷心於創造是一種錯誤。我們似乎成了上帝的使者，我們要繼續流浪，到宇宙每一處空間去訪問，消弭戰爭，宣揚和平。

天外異鄉人

從這兒望去，遍地都是一點一點的紅，散列在綠草叢中，他們看起來像植物，除了身上的毛髮、皮膚全是綠色的以外，只有嘴巴和牙齒是紅色的，此刻，他們一個一個在呼呼大睡，呆張的嘴，露出血紅的肉和牙，他們的身體因爲是綠色的，已經和綠草的顏色合而爲一，分別不出彼此，我們看見的，只是他們的嘴。就把他們命名作「綠草猿人」吧！這是艾思薇出的主意。

雷諾德開動了太空船的引擎，我們慢慢升空。

「要離開了嗎？」克麗絲蒂問：「爲什麼要這麼快走？」

「這裏只是一些野生動物。」雷諾德隊長說。

「我們太寂寞了。」滿臉鬍鬚的哥尼羅也提出了抗議：「該出來玩一玩才對，我們已經在太空中生活太久了。」

「我們找不到『人』，剛才我們不是出去玩過了嗎？倒霉的是，宇宙間每一個地方，似乎都

對於『異己者』加以仇視，凡是種族不同、信仰不同的，總會發生衝突。」

流浪者太空船飛過一羣綠草猿人的上空，他們正對着我們發出伊哦的喊叫，像是對我們無限的崇拜，又像是咒罵，經由電腦的翻譯，我們知道綠草猿人說的話：

「救救我們吧！不要走！」

「救救我們吧！我們需要你！」

「不要拋棄我們，萬能的主宰，只有你能救我們。」

呼聲是熟悉而沉痛的，在地球上的每一世代都有同樣熟悉而沉痛的呼聲。佔有慾、權力慾，超人慾是地球人的基本慾望。無論什麼人都想要自己高過他人一個頭，而引起他人注意和羨慕。這是所謂超人慾。至於權力慾、佔有慾，則說來話長了。二十世紀羅伯·阿爾瑞（Rober Ardrey）在他的著作中告訴人們：什麼原因使我們產生行為？那些原因的推動力最大——是食？是色？還是生存？這些都不是。「基本的驅迫」乃是佔有並保守「領土」的需要。這項驅迫統治着動物世界，也統治着人類世界。阿爾瑞要人們承認，人類「生物國家」到現在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有互相殘殺，和互相奪取土地的現象，這些行為是猿類會感到驚奇的。猿類也有領土界限，但猿類能夠維持和平，不是因為不願意防衛，而是因為不願意入侵。像大猿、狒狒、南非小猴、恆河猴、日本猴等，都沒有入侵的行為，僅以互相避開的方式來維持彼此排拒性的空間。我們有智

慧的人類，為什麼既不能由於先天本能，又不能經由人為的努力而學到猿類習知的課程呢？有時候，既然明知侵略必會帶來痛苦的結果，為什麼還會常常發生呢？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無數次戰爭，除了幾百萬年以來一直存在的一項答案之外，沒有其他的解釋。而今，在距離地球八千多光年的此地，我們目睹了一場生物戰爭，強者征服了弱者，那些弱者向我們求援，要求自由。這又使我想起了離開地球之前看過的一部科學幻想電影「浩劫餘生」。故事描述四位太空人由於機件失靈，迫降在某一星球上，其實這便是地球人好戰，而自相殘殺，文明全部毀滅，整個地球由猿類統治着，四位太空人之中的船長，倖免被害，當他逃出猿類的掌握，奔向自由時，却發現殘缺的紐約自由女神像，於是，如夢初醒地詛咒着人類的好戰，這是人類應得的下場。

從剛才的一場生物戰爭中，我們已經看明白了，弱小民族被征服，身上的四隻手被綁着，跟隨着征服者慢慢地走。雖然我們施放的迷煙彈，很有效的把許多他們的敵人迷昏了，但是這羣弱小生物，行動仍不自由，而且還有許多異族猿人在他們周圍監視、押送。

雷諾德冷靜地對着電子傳譯機傳話下去：

「不要叫，不要叫，安靜一點，你們馬上就會有好日子過的，上帝就來解救你們。」

我們五個人都笑了。

「慢點走！」艾思薇黑眸子在閃爍。「我們才登陸，不要這麼快就離開。」

「要救米克爾，我們必須快走，米克爾腦部損傷很重，或者，我們能够找到一個高度文明的星體，藉着超級的醫學技術爲他醫治。」

米克爾是六位太空人之中唯一尙長眠於人工冬眠箱的太空人。我們的生命可以延長到地球時間千萬年而不朽，如果可能，我們將橫跨本銀河系到其他的銀河系去，但這距離是以百萬光年爲單位的，萬一在中途發生機械故障，就無可救藥了。

流浪者一號愈飛愈高，底下的世界愈爲渺小，青綠色的一片地毯，在蘇菲爾陽光的照耀下，閃亮光。艾思薇看得出了神，她那富於東方女性美的臉龐有一種嬌媚與柔和。這裏已不屬於人間，而是陌生的天外之園，如此的寂寞和冷清。女人的美麗對於我們來說，已無意義，地球男人欣賞她，在別的星球的雄性生物則未必，也許會把她當成「恐怖野人」哩。艾思薇臉上刻畫着深沉的迷惘，當她的視線和我一接觸，閃爍的目光，隱隱有一股柔情蜜意。

「讓我們多呆一些時間也好。」雷諾德突然改變了主意，細小的眼睛注視着儀器表。「多採集一些標本。」

流浪者一號，慢慢加速，環行於星球之上，做空中視察之後，再度降落於平原之上。

異地的太陽光看起來那麼可愛，尤其在這日落時分，令人引發種種幻想的朦朧景緻，身處其間，猶似夢中，我們像是一羣在夢裏遊覽翻飛的人。從這個星到那個星，無盡的行程，永遠等着

我們去追尋、流浪。

猶記得在地球的那段時間，充滿了羅曼蒂克，金黃色的沙灘，那樣柔軟、平坦，海浪捲着浪花，也送來了清風，仰望長空，藍藍的天幕中的白雲，就像隨時會帶我們飛上天去似的。而現在，在另一個世界的我們，看太陽、看山、看地，景色情調都是不同的。這兒沒有我心愛的女人在身邊。艾思薇有川端葉子的機靈與美麗，我幾乎以爲她就是葉子的化身，她倆同是日本人，所不同的是，兩人相隔了八千多年光年，如果艾思薇現在回到地球，兩人相比，葉子要不是進了墳墓成了枯骨，就是在進行人工冬眠，或者已成了龍鍾的老嫗，而艾思薇因爲藉助太空旅行與人工冬眠術的裝置，得以長保青春。

一輪紅日漸漸沒入地平線，許多四隻翅膀的飛鳥在低空盤旋，好奇地注視着我們。我穿着太空服，走出艙外去散步。

「不要離開太遠。」雷諾德喊着。

雷諾德的顧慮是對的，當太空船初降落在陌生的星球之上，對環境不熟悉，隨時隨地都有危險發生。遭遇野生動物攻擊，或感染太空病毒，是最要防範的。米克爾的腦部的癱瘓，或許是因爲感染太空病毒所致，假如眞的如此，則無可救藥。生命的極限可能永難超越。

一望空濶的平原，如是的寧謐、悠然，萬物與我同在。搖顫的星光隱隱約約出現在天幕之上

。就在星光中的某一點，是我的故鄉——太陽系的地球。仰望長空，有一股悵然若失，和一股虛空、寂寥。我知道，我不能想家，想也無用，徒增傷感，却不由得我不想。當初離開地球，是我自己願意的。我看不慣地球人的社會，我要逃避它，這是最好的逃避方法：我們都發過誓，永遠作宇宙的流浪兒，或者在地球以外找到好歸宿，將地球文明傳給另一星球。醒着，便是在浪費生命，雖然經歷八千多光年的行程，我還年輕，但比起出發時的情形顯然老了許多。每當心情煩躁、沉悶時，我便極力克制自己，不使墜入感情的風暴之中，而此刻，胸中洶湧着長年流浪的悲愁、辛酸。八千多年的地球時光在旅行中過去了。我不會忘記二十世紀的人類在地球之上的情景。不斷的與貧窮搏鬪、努力遏止人口爆炸，根除貪官汚吏、兇犯、小偷、强盜、色情犯……

突然，一陣細細碎碎的低鳴在黑暗的草際響起，那聲音有點像女人的哭泣聲。在這天外異地，處處都有危險發生。我必須小心防範。長年流浪的結果，心靈已經陷入一種半知半迷的境界，也不知道是何種力量驅使我前去一探究竟。綠色的草叢裏映着金碧光顏，有些地方則隱在黑暗中，我藉着單人飛行器之助，飛上了空中，進行搜索。有一隻嗚嗚叫的大翅鳥掠觸過我的肩膀，那灼灼發光的眼睛，對着我掃來敵意的注視。降低高度，在低空搜索，發現在一株長着綠色鬍鬚的大樹下，躺着一個蠕蠕而動的綠色猿人。

與野生動物接近，我必小心謹愼，不可冒失大意，否則會遭受突如其來的攻擊。我在心裏囑

咐着自己。次一瞬間，另一種意念閃入。何必這般愛惜生命，當初既是志願到太空深處流浪的，不管死活，遇到任何危險，總要冒一冒險。太儒弱反而喪失了此行的意義。沒有經過多少猶豫，我便降落下來。心中忐忑，戰戰兢兢的走近那隻動物。

「咻咻，嗚嗚——」

那是野怪的哭聲嗎？趴在地上的綠色生物看起來就與植物無分彼此，只有那抖動、抽搐的身體，還勉强可以辨別出植物或是動物。牠抬起頭來，綠色頭髮用手掠過耳後，兩隻紅眼如同燃燒的兩把火炬，朝我仰視，他的嘴角掛着乳白色的液體、那是不是相當於地球人的鼻涕？眼眶邊也濕着一大片乳白，想必是眼淚了。我奇怪，他的臉貌竟有點和我們地球人相似哩。再看看他的手，左右掌各有六隻指頭，他看到我先是憤怒的叫嘯着，然後，在驚惶恐懼之中，又伏地嗚咽。嘴裏斷斷續續地哼着嘰哩咕嚕的話。那種話不是我能聽懂的，却有一小部分類似地球上的某種語言。我開始對他有一種同情與憐憫。我飛上空中，示意他慢慢跟着我走。他果然以快步奔跑，在底下跟隨。

和剛才大羣綠草猿人呼救求援同樣的聲音，又從他血紅的大嘴發出。

艾思薇和克麗絲芾在身後驚呼。

「你幹什麼？」艾思薇拍拍我的肩膀。「你不怕感染細菌？你不怕他攻擊你？」

「怕什麼？我要和他仔細談談話。」

「危險，危險，千萬別亂來。」克麗絲蒂飛到我前面，拿强力電筒往底下的猿人一照。

誰也阻止不了我的。我把他帶到太空船附近，藉着電腦的翻譯，我很快的和他交談起來。身邊的雷諾德隊長顯出緊張萬分的神情。這是有關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全體船員的生死安危的生物接觸，我們得異常小心。我在控制室用儀器和他交談：

「你是誰？」

「我是巴巴拉西克的皇太子。我叫羅貝達斯。」

「你剛才在那兒幹什麼？」

「我在祈禱，向我的神祈禱。」

「你知道神在那裏嗎？」

「神在天上。」

「神是什麼樣子呢？」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

「你以爲我是神？」

「你是從天上來的，你不是神，也該是神派來的。我的祈禱應驗了。你要救父王，救我的人

民。」

「你有些什麼困難需要神幫忙呢？」

「神是無所不知的，何必要我告訴你。」

憑着自己一時靈感，我似乎猜測到了。我說：

「你的國家被佔領了，你要光復你的國家。」

「是呀，萬能的主宰，你幫助我吧！只有你能恢復巴巴拉西克昔日的光榮。求你賜給我力量吧！」

「你們爲什麼戰爭呢？」

「不達拉國仗着人多勢衆，大擧來犯，擄走了我的部下，當他們的奴隸，還帶走了我們的婦女做爲他們的妻妾，眞是可惡。求求我的神，發發慈悲，拯救我的國家吧！」

在這個異地的生物世界裏——羅貝達斯的身上，表現了生物和人類的基本慾望，權力慾、超人慾、佔有慾，羅貝達斯他的國家的領土被佔領了，他要光復失土；他的人民被擄走了，他要把他們找回來；他的權力在戰爭中失去了，他要藉着「神」的幫助，重新擁有它，並顯出他的超人一等的王子的威嚴，對於他的處境，我是深深同情的。

「你還有沒有可用的部下呢？」

「我的部下全部被擄走了。只剩我一個了。」

「正義萬歲，侵略必敗。不要傷心，羅貝達斯，神會幫助你，使你以一個人的力量，勇敵萬軍。」

羅貝達斯若有所思的抬起頭來，他的兩眼射出兩道濃烈的紅色火焰，那是爲復仇而燃起的烈火。他眞的相信，他能以一己之力，勝過萬軍嗎？他兩隻細細長長的手撫着胸口，嘴裏喃喃不已，他開始以激動的跳躍來表現他的歡欣愉快。他那酒桶似的身體底下的四隻脚，有節奏地踩着草地，舉目望去，綠野如海，搖盪、起伏着金黃波浪。

「父王已經戰死了，我要爲他復仇，並收回失去的國土。」血紅的大嘴在風裏傳播着激動的聲音，那樣的果決不移。

「這是一個未開化的星球，」雷諾德揷嘴進來，他顯出極度的不耐。「我們不必太花時間在這裏。」

「他們必須敎化，他們是野蠻的一羣，我們要把地球的文明傳播在這裏。」艾思薇頗有見地地說着。

「對。」哥尼羅附和着。

時間是寶貴的，當我們完全清醒地在說話、做事時，人體老化得最快。我們還有許多未到的

旅程要去征服。雷諾德、克麗絲蒂和哥尼羅他們不願擔任此地的「神」，只好由我和艾思薇扮演一次了。

我們駕着小飛艇從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腹部駛出，降落在地面，藉着小型電子傳譯機和羅貝達斯交談。

「你上來吧，帶我們去找你的敵人。」

羅貝達斯擦乾了流淌在臉頰邊的一大片乳白液體，笨手笨脚地爬進來。興奮地說：

「巴巴拉西克的人民有救了。」他指着胸口懸掛着的一個碟形的發光飾物傲然說：「我不會辜負我的祖先的。」

我記起杜蘭特夫婦的「文明史」所說的，一個種族對另外一個相異的種族，所以引致厭憎，難以和諧相處，除了先天的人種相異外，後天的文化差別，如語言、習慣、道德、服裝或宗教的不同，也極有關係。殘暴、貪婪、好色等諸多罪惡，對於生存競爭是一種有利的優點，差不多每一種罪惡，都曾經是美德，使個人、家庭或社會團體得以繼續存在，人的罪惡可能是當初興起的遺跡，而不是墮落的瑕疵。但是，在歷史記載的年代裏，仍然有許許多多慈善的事蹟與罪惡相抗衡，宗敎也在各時各地發生作用，只有一部分共產主義國家一度以共產主義爲宗敎。當兩國之間有所爭執，戰爭是最後的仲裁者，除了儒夫及愚人外，都認爲戰爭是必要的。杜蘭特夫婦要人們

爲了人道在國與國之間明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寶訓，以減少戰爭的破壞。也許人類要等到外太空的生物侵略地球時，才會團結一致，不再發生戰爭。

我不禁自問：在離開地球八千多光年的此地，我正在做的是什麼？傳遞人類的文明嗎？人類在二十一世紀之後，戰爭是否已不存在。而這個羅貝達斯胸中澎湃着復國的熱情，難道他眞能以一己的力量，光復祖國？

羅貝達斯引我們飛到一個平原裏。這是我們白天曾經到過，遭綠草猿人包圍的地方，也是生物戰爭的場地。大地全黑，燦爛閃爍的星點掛滿了天空，羅貝達斯以爲自己是在天上，伸手要摘星星，兩手胡亂揮舞。透過電子傳譯機，我囑他安靜一些。我們戴上了赤外線眼鏡，搜索着不達拉國的平原羅貝達斯的子民被拘禁的地方，憑着他靈敏的嗅覺與聽覺，很快的找到了。

小飛艇的馬達聲，吵醒了底下平原的生物，整個平原爆出了喧囂繁亂的聲響，如萬石滾動，羣山崩塌。他們的屋頂是一大片廣大的草皮，從空中望去，只見草原，不見什麼，我們降低高度，引誘那些生物跑出可見的地方。於是開動機器射出了另一種化學藥劑——和平炸彈。我不知道這種藥是否有效，但這是雷諾德在太空旅行時所發明的，如果幸運，可以使得外太空的生物也會有和平的日子。這時，成千成萬的野怪鑽出了他們的大營房，與奮地狂歌狂舞。

「我的子民也被放出來了，他們得到了自由，呵呵，感謝神幫助了我。」羅貝達斯猛搖着三

角形的頭，兩眼又流出了乳白色的淚液來。他那長滿綠草一樣的手不住地揉撫着我的身體，使我感到一陣癢。

藉着赤外線望遠鏡，我們看見一羣綠草猿人在底下狂喊羅貝達斯的名字，手舞足蹈。羅貝達斯下了飛艇，去迎接他的子民，接受他們的歡呼。和平炸彈發生了如此大的效力，我以小型電視向雷諾德轉播了情況，雷諾德也歡呼不已。

小飛艇即將升空遠飛的一刹間，羅貝達斯從胸口取下那個手掌大的一片金屬飾物，丟了進來。他高喊着：

「送給我們的神，我們偉大的神。」

從那扇形的金屬片上，我發現使我吃驚的幾行中國字：「創世紀一萬兩千八百年，此地發生最慘烈的核子戰爭。我們必須離開此地，移居到別的星球去。據說在遙遠的太陽系那邊的地球，是一個好居處；也許我們只在地球經過，撒播生命的種子在地球之上，而到別的星系去。……此地的生物勢將絕種，而後經過千千萬萬年，另一種生物再度崛起。希望繼起的生物，記取這個教訓：侵略戰爭是沒有好處的。」

望着那面金屬物，我發出一長聲的慨嘆。

再會吧！星球

從母船那邊傳來電腦麥克分析事情的談話：

「這是一個大約卅五億兩千萬年前經歷核子戰爭的星球，所有的生物大部份都在那場戰爭中化爲烏有，於是，經過千千萬萬年的時間，生物再度發生，逐漸由低等進化爲高等，這裏的綠草猿人有四隻脚兩隻手，腦袋是三角形的，上尖下濶，體態和地球上的靈長類動物有些相像，根據現有的資料推測，那塊扇形的金屬物是一艘準備逃離本土的太空船所留下的，他們在升空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被敵人毀滅。一部分刼後餘生的生物，抵達地球時，地球已經有了原始生命形式的生物，也許他們把地球當作一個大試驗場，試驗生命的製造、成長、文明的演進等等，他們居住在地球附近的X星球之上，監視着地球，創造兩隻脚的新人類，中國的文字和西方的某些語文，說不定是由他們教給地球人的，或許他們的長相也改變得和地球人一模一樣，以致地球人毫無所覺。他們做了地球人的上帝，而此刻，我們也做了他們的遺民的上帝。在大宇宙裏，似乎普遍存

在着難解的現象，鬪爭、毀滅、再鬪爭、再毀滅，永無窮止。」

電腦的分析，使我唏噓不已。我——只是宇宙中的一個微生物，隨着太空船流浪，在太虛悠悠之中，回顧遠古的地球，八千多光年外的地球，一切的變化太多了，怎不令人神傷？

剛才的一場生物大混戰中，我們做了此地生物的上帝。假如綠草猿人有文字記載歷史的話，將會是一件奇蹟：兩族發生戰爭，巴巴拉西克全族被俘，只剩王子羅貝達斯得以倖免，王子得着神力——我們的幫助，從天而降，他的被擒的子民，不戰而獲釋放，兩族恢復了和平。

回憶往昔地球上人類的歷史，曾經有過許許多多神蹟異事發生而且被記載下來，這些是否來自外太空文明生物的傑作？

小飛艇昇上高空，平原底下擁擠着一大堆的綠草猿人，他們以虔誠莊敬的態度，高擧雙手，遙對着我們歡呼。藉着小型電子傳譯器，我們知道了他們說的是：

「萬能的主宰，感謝你來搭救我們。願你永遠與我們同在，無論我們遭遇什麼，你都會照顧我們，給我們安慰和幫助。」

綠草猿人的禱頌聲在黑暗中模糊而遙遠了。星光在額前閃爍，發亮的珍珠似的散滿了天幕，彷彿隨時會灑落下來。穿梭在星與星之間，光點與光點之間，心頭湧起一排難抑的浪濤，我們是星辰的兒女，我們的天父隱藏在不可見的渺渺太虛裏，尋覓吧！尋覓，永無止境的尋覓。做人的

要義是什麼？當地球人的智慧開始在地球上發達的時候，衆多的智者。對人生思考過，提出問題，却不能解決問題，一代一代的傳下來，對於問題的解答依然是零。哲學家所宣揚的哲學思想未必對人們有益，甚至於有害。黑格爾認爲理性管理世界，也管理世界的歷史，他所說的爲主義爲思想而戰，印證了人類的歷史，多少世代以來，人們有各種不同的信仰，在信仰與信仰之間，發生衝突，於是展開戰爭。黑格爾的思想導致產生國家崇拜及强烈的民族偏見，終促成人類慘痛的戰爭教訓。如馬克斯主義完全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放棄了唯心論，法西斯主義接受了黑格爾的唯心論而放棄了辯論法。雷諾德發明的和平彈，在這個星球的猿人裏發生效用，消弭了戰爭，而我，却怕這只能維持一時，等藥效過後，兩族又展開血戰了。猶記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越南戰爭時候，美國曾經發展出一種幻覺戰劑——ＢＺ，它能使敵人失去戰鬪力，但無損於他們的生命，這是一種「安全毒劑」，比之燃燒、爆炸或其他破壞性的武器，更富於人道及戰術上的優點。而ＢＺ化學戰劑仍欠理想，沒有和平炸彈來得有效。至於二十世紀中葉以致末期，許多青年服用的幻覺劑ＬＳＤ，只要萬分之一公克的藥，不是肉眼所能見的一小點，就能使一個正常的人發生類似的瘋狀態達八小時或數週之久，或永遠瘋下去，一磅ＬＳＤ會使四百萬人瘋狂起來。ＢＺ與ＬＳＤ兩者威力相若，但都沒有和平炸彈來得人道，有效。

「快回來吧！」雷諾德隊長從彩色電視中傳來了話：「我們不能在這裏多躭擱，還有別的地

方要去。」

「好的。」我答着。突然聽見艾思薇一聲驚喊：

「糟糕，看那邊！」

我拿起赤外線望遠鏡，從空中望去，一股洶湧的海嘯襲捲而來，像一頭覆地的大獸，漸漸把陸地吞噬了。成千成萬的生物在逃竄，大怪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威力，掃平了陸地，繼續向此地進犯。

我通知雷諾德趕快將太空船升上高空。海嘯的轟隆轟隆的咆哮聲有如天崩地裂般的恐怖，白浪捲過去，陸地便失去了一大片，在白浪即將覆蓋住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一剎間，流浪者掙扎着、怒吼着衝上了高空，從電視中看見雷諾德、克麗絲蒂和哥尼羅緊張的模樣，我不禁為他們捏一把汗。我記得公元一九九九年時候，地球上發生的首次海底城市大災難，就是因為建築上的疏忽所導致，兩千人的生命在一霎間被海洋所吞噬。

暴風狂嘯，小飛艇幾乎抵擋不住。艾思薇臉上發着寒顫，肌肉起着痙攣。我看見流浪者一號已經安穩地停在空中，我朝着那個方向飛去。閃電不時從空中劃下。

「那些生物呢？」艾思薇若有所思的發着問句。「他們到那裏去了？他們活着，不是戰死、病死，便是給大自然吞噬掉，他們永遠在與死亡鬪爭，永遠逃不掉生存競爭的法則，和平竟不曾

給他們帶來什麼。」

當然，此刻巴巴拉西克的王子羅貝達斯，也必然葬身海中了，他信仰的「上帝」在大水來襲的時候，救不了他，和平給他的意義是一時的興奮。望着羅貝達斯轉贈給我的那塊奇異金屬，那上面的字，似乎冷冷地對着我嘲笑：戰爭使此地的高度文明毀滅了，繼起的生物繼續在掙扎、奮鬪，永無窮盡，直到他們再度毀滅自己為止。

「別害怕，我們就要離開這裏了。」我說。

「真是奇怪，可能嗎？他們祖先，文明一度比我們發達，他們到過地球，把地球當做大試驗場，試驗種種事物，包括生命的發生、成長等等。他們的祖先創造了我們，遠比我們優越。」艾思薇頗感困惑。

儀器指出，我和艾思薇感染的輻射線很強，不宜久候。停在空中的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發着光亮，閃爍不已，雷諾德從電視中傳來問候：

「你們沒事吧？快點回來吧！」

「好的。」我說：「你的和平炸彈沒事吧！這裏再也用不上了。」

底下滾滾的海洋，捲着巨浪，蹂躪着大地，一陣咆哮，又一陣嗚咽，迷迷茫茫的一片，混混亂亂的一片。閃爍着繁星的天空，一下子被厚重的雲幕遮住了。

小飛艇終於抵達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腹內。艾思薇容光煥發，經歷了一場冒險，她更顯得成熟有魅力了。當她兩眼轉動的時候，有一股光芒射出，使我感受異性的吸力，在這六個太空人搭乘的流浪者一號之內，艾思薇和我——僅有的兩個東方人，由於接觸太多，似乎引發了一種微妙的感情。她太像從前在地球上和我戀愛的川端葉子，細白的皮膚，黑亮晶瑩的眼睛，小巧的嘴唇，那樣逗人憐愛。我是不能動感情的，往後的途程仍然遙遠，不知道又將發生什麼事情。

在醫療室洗去身上的輻射線，隔着一扇毛玻璃，隱約可見艾思薇苗條的身段在晃動，教人想入非非。愛情，對我們太空人說來，是一種精神的奢侈品，無權享用，可望不可及。

雷諾德把太空船升上高空，離開海洋風暴區，黑夜被蘇菲爾星的光射退了。那是一朶異地的太陽。正如地球上的哲學家卡繆在一九三七年四月的日記中寫下的感嘆詞句：「在異邦，日光淋沐小山上合着金光的房舍。一種比在祖國看到的同樣景緻更强烈的情緒油然而生。這個太陽絕非祖國的太陽，我完全了解，這個太陽絕非祖國的太陽。」卡繆身處異國，望着同一個太陽有此感嘆，而我們，在離開太陽系八千多光年的天外一隅，望着太陽的兄弟們，想到遙遠的太陽，又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雷諾德駕駛着流浪者一號，他堅定的目光直望着星空，那無窮無盡的星空隱藏着無窮無盡的秘密，我們要繼續去探尋、去遊歷。

艾思薇的眼光每逢和我交會時便閃出了火花，那是一個少女初戀時常會有的眼神，看起來我才只四十來歲。一個中年男人對女孩子有如許的魅力嗎？這是我從來未曾想到的，我已結婚，我的妻子——妮妮在八千多光年外的地球，那裏已經是公元一〇〇九八年的時候，高度的文明應該會使人類更眞、更善、更美，不再有任何罪惡。戀愛固然美好，但有鬪爭，有苦惱，我懷疑地球人是否還搞這玩意兒，這無聊的玩意兒，過去幾千幾萬年來一直在地球上面扮演着的玩意兒。

當太空船飛離星球的時候，我們必須走入人工冬眠箱，將自己生命凍結起來，以後，就得以接近光速飛行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哩！

克麗絲蒂金色的頭髮在星光中閃耀，她望了望滿臉鬍鬚的哥尼羅一眼，嫣然一笑，進入冬眠箱。莫非他們也在戀愛？

「我眞想回家了。」哥尼羅摸摸鬍子，聳了聳肩說：「看樣子你還樂不思蜀哩！」

我報以一陣苦笑。我能說什麼呢？多說一句話，便是浪費生命，我必須進入冬眠箱，將自己以低溫冷凍起來，等到抵達下一個星球，再醒來，到外面觀光。科學進步的終極，賦予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再會吧！星球。

外星人

從矇矓中醒來，看見太空艙外星點飛揚，像無數無數的螢火蟲，飛撲而來。電腦告訴我，這是銀河裏小如細沙的流星羣，而流浪者一號，以接近光速飛行，兩相撞擊，發出火花與巨響。

計時器指着：地球時間公元一〇一〇一年。自從離開蘇非爾星系到現在，我在駕駛座上呆了整整三年了。流浪者一號巨型光子火箭太空船，載着來自二十世紀末——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卅一日，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六個太空人，志願出發冒險，到太空去做有去無返的航行，按照地球時間，八千多年來，以接近光的高速度航行，由於高速運動使時間擴張，在地球上雖已歷八千多年，但太空船上的計時器，以及人體的感受，只不過短短的幾十年而已。每一位太空人，輪流擔任駕駛，他可以在駕駛座上使用人體機能減緩器，進入睡眠，遇有緊急事故，由電腦叫醒，其餘五人，則以超低溫冷凍，接受人工冬眠，使生命完全停頓不老。直到抵達目的地，再醒來做登陸的工作。

在駕駛座上一睡就是幾個地球年，現在我開始覺得餓了。我必須吃東西，我從食物櫃中取出東西來，填充身體的營養，突然紅燈亮起，我的眼睛接觸到一張紙片，是電腦的報告，一邊打字一邊播音：

「米克爾的腦部癱瘓症，經過雷諾德博士檢查及電腦的仔細分析之後，發現是受了某種未知的太空病毒的感染，米克爾雖然被冰凍着，他的病況愈來愈壞，現在他的人工冬眠箱，已全部被太空病毒所佔據，冬眠裝置即將失效，雷諾德存心保存米克爾的生命，但他沒有想到太空病毒的危害，相當可怕，爲了拯救整個流浪者一號，唯一的辦法只有把米克爾連同冬眠箱丟棄，任由他在太空中飄盪，否則太空病毒勢將蔓衍全船，奪取全體太空人的生命。」

「緊急，緊急！請照着執行！」

銀河式電腦從來不會發生故障與錯誤指示，在八千多光年的航程中。六位太空人都平安無事，直到將抵蘇非爾星系之前，米克爾腦部發生疾患，言行失常，暫被送入冬眠箱內，原來希望他的腦部疾患不再惡化，讓雷諾德博士爲他醫療，也許雷諾德曾在我睡眠期間爲他施行手術檢查腦部，發現不可救藥，又將他放入冬眠箱內。此刻，雷諾德也同樣在冬眠中。我只有先行翻查醫療紀錄，果然不錯，情形正如電腦所說，非常嚴重。

「緊急！緊急！請勿猶豫！陳重明，快點把米克爾推出太空船外吧！」

電腦的呼叫，夾着緊急的警笛聲。我是不能再猶豫了，米克爾曾是我的知友，我們一起從二十世紀末的地球那邊，飛躍無垠空間，旅行星際各處，別說是共渡太空旅程的驚險與神奇，即在二十世紀末，我們也曾在地球各地的海底城市，共度多少良宵，在海底、陸上、空中以及月球基地，我們的友誼增長着，我喜愛他那美國式的爽朗與幽默，他欣賞我這東方人的忠厚與純樸，我們同時誕生在一九八〇年，藉着科學的幫助，我們接受了由特殊技術發展而成的教育灌輸術，各種各樣的知識，在很短的時間，注入我們的腦部，免除進學校的痲煩。其他幾位太空人，也是同樣的情形。如今，米克爾就要永遠離開太空船，他的生命已告完結，以地球人的聰明才智，無法挽救他於不死，這是最可悲哀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吃完了一餐，走到米克爾安躺的冬眠箱旁邊，他的臉已像一張枯萎乾癟的菜葉，肌肉全部塌陷下去，貼着骨頭，像一具骷髏。死亡！這就是死亡！

從二〇〇一年到現在——一〇一〇一年，藉着人類的偉大科學之助，我們活了八千一百個地球年，實際上在我們的感覺中，只有一眨眼的幾年時間而已，高速運動使時間擴張，另外，我們有着使生命停頓不老的裝置——人工冬眠以及人體機能減緩術，我們得以像神一般活着。什麼是死？什麼是生？米克爾死了，我才是活着？誰來決定死與生？

藉着機械的幫助，我把米克爾和着冬眠箱推到出艙準備室。跨出了這一道門，就是無盡的虛

無與孤寂。那一粒一粒的星點，像每一個眼睛投來憐憫的注視，又像是一種嘲笑與蔑視，人在宇宙中，小如微塵，甚至連微塵都不如。所謂活着，不過是能動、能思想、能講話而已，反之則死，雖然我們自誇活了多少年，實際上還不是大部分處在「死亡」中。

我按動電鈕，把出艙準備室艙門關起。。米克爾從前的一言一笑在我腦際浮映着，他在昏迷狀態中曾經呼喊着：「永生是不快樂的，眞是無聊痛苦。」而今言猶在耳，他的生命已告結束。假如他的話是對的，那麼，他的死亡是一種痛苦的解脫。所有的太空人，原可以長命千萬歲，把生命從有限的一端向無限的一端延伸過去，人已成神，初初嚐到永生的滋味，不免惶恐不安。不錯，永生是痛苦的，沒有死亡永遠的活着，那種孤寂與難耐永遠沒有窮盡，而死亡可以結束一切，死亡反而是快樂的。對於米克爾的死亡，我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悲哀。

「不要讓太空病毒感染了！陳重明，快丟出去吧！」電腦叫着。

我按下了電鈕，只一刹間，艙門開啓又迅速關閉，米克爾和冬眠箱便像一隻火箭一般飛出去，在廣濶無邊的星際宇宙，米克爾與星星爲伴，永遠安息了。這是人類最偉大葬禮。米克爾成了宇宙中的一顆小星點。

我默默祈禱着。一股哀思自心坎流洩而出，從八千多光年之外的地球，帶來的亙古哀愁，做一個人必須背負的沉重擔負，我所背負的又加重了，偉大的人類科學，並不能超脫於萬有之上。

米克爾的身子越去越遠，終於成了一個飄浮的小點點，最後像微塵一樣消失不見了。

我叫電腦在航行記事册上記下了這件事。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現在只剩下五人了，除了我一人清醒着以外，其他四人都在冬眠中。由於太空病毒的作祟，死亡開始威脅着我們，我怎能無憂無慮地過活下去？米克爾的死亡證明病毒已侵入太空船內，下一個受害者輪到誰呢？

距離下一個行星系，尚有五光年的航程，以光速飛行，需要整整五個地球年，事實上在抵達目的地之前，必須逐漸減速，以便安全登陸。在這長長的航程中，我必須坐在駕駛座上，進入淺睡，接上人體機能減緩器，使生命的損耗減少到最低程度。萬一我也走上了米克爾的命運，那就不堪設想了。

穿然，警鈴大作，電視幕上可以看見兩架碟形的發光物體分從兩面向此包圍。

「怎麼一回事？」我叫了起來。

「我們被包圍了。」電腦回答說。

「什麼東西包圍了我們？」

「飛碟。」

「有危險嗎？」

「很難說。我們已經準備迎戰了。」電腦沉着地說：「我現在就叫醒冬眠中的四個太空人，

叫他們來幫助你！」

無線電傳來了飛碟人的電碼，顯然的，他們在呼叫我們。電腦送出去一組電波，做爲我們的回答。

「他問我們來自什麼地方，來這裏幹什麼的。」電腦說：「他要我們用電視頻道互相聯絡，看清彼此的面貌，我們的電視必須轉到特定的波段，現在就照做了。」

有生以來最令人驚奇的事情就要發生了。除了地球人以外的高級文明生物，即將出現在彩色電視上，我能第一個目睹，眞是有幸。懷着無限惶恐與戒懼，我等待着。猶記得在一九九五年時候，曾有外太空的生物來地球做公開訪問，可惜，他們並未公然露臉，十五架飛碟停留在紐約機場內，用無線電與地球人通話，繼之，凌空而起，十五架飛碟分別飛到世界上十五個大都市，以無線電勉勵地球人再接再勵推動文明的進展，世界各地一時劍拔弩張，緊急戒備，以防受到外太空生物的攻擊。但是沒有多久，飛碟一溜煙的跑了，消失得無影無踪。根據電腦的分析，外太空人以爲地球人太過野蠻，不屑與之爲伍，原是好意的造訪，竟被視爲敵人，某國還開砲轟擊，幸虧飛碟未予報復，否則地球的人鎗砲等物那裏還敵得過人家。傳說飛碟人曾經與地球上的高級科學家單獨接觸交換知識，於是二十世紀末，科學飛躍進展，光子火箭太空船竟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製成，二十世紀，許多科學家只能預測，達到光速的航具，可能要幾百年才發展得出來，它能

提早完成，不無原因，可能是飛碟人把有關秘密都傳授給了地球科學家，因而有了流浪者一號。

電視幕上出現了雜亂的條紋，電腦正在調整波段，以便與飛碟人聯繫。

嗶嗶………

刺耳的音響從擴音器中傳來，像是一種無線電訊號。

「對正了！」電腦說。

彩色電視機的畫面一下子出現了一個怪異的東西，全身閃着金光，肌肉、皮膚似是柔軟、薄細的金屬，一個圓圓腦袋上面兩隻大眼睛灼灼逼人，沒有耳朵，也沒有鼻子，兩隻手長在胸部兩側，圓桶狀的身體有一條粗如腦袋的脖子連接着，就在腹部中央，有一個開口，是慘白色的，像是嘴巴，身後有一隻長東西撐起蛛網狀的天線，在身體下方，有兩個黑而發亮的輪子，輪子是分別由一隻細瘦而彎曲的腿連接着，似乎那是他們用以行走的工具。

那是生物嗎？我心裏起着疑問。

「我是生物。」飛碟人腹部的嘴巴在動，說的竟是純粹的中國話。

到底他是透過電子傳譯機和我講話，還是從他的口裏講出來的。難道他能未卜先知，他能透視我心中的秘密？

「我是生物。我是宇宙中的最高級生物之一。我知道你心裏所想的一切事情，你們的語言我都懂。我不會攻擊你們，我是來歡迎你們的。」

他這樣一說，我放心了。我原以爲地球文明是挺高級挺進步的，沒有想到，還有比地球更進步的文明存在。不過，他們的文明眞的比我們進步嗎？這是一種價值觀的問題。誰也無從判斷誰好誰壞。

「你想的不錯，價值的問題，不可能有絕對客觀的判斷，只要你來參觀我們的世界，就會明白我們與你們之間的差別。」

「你怎麼曉得我心裏想的呢？」

「我是你們的神，你們的上帝，我當然明白你心裏所想的。」

他能知道我的心思，並不爲奇。我們離開地球的時候，有關人體超感覺的研究，也獲得初步成功，人人的腦部都有一種電波，只要有辦法截收並解讀電波便可透悉對方的心思。飛碟人的科學比地球人更發達，他竟宣稱是我們的上帝，眞是不可思議，也眞是莫名其妙。記得我們在蘇非爾星系的時候，面對着一批綠草猿人，我們儼然成了上帝，把和平帶給那批生物，不幸他們却被地震、海嘯所吞噬。如今，面對超地球人能力的生物，駕馭於我們之上，我們反倒成了他的子民。

「不必想得太多了。現在我要靠近你們的太空船，把你們帶到我們的世界來。」

在這緊張的一刻，雷諾德、克麗絲蒂、艾思薇和哥尼羅，他們分別從冬眠箱中醒來，經由自動紀錄儀的指示，他們也知道所處的危難情境。我們要被俘虜了？流浪者一號太空船，以光子火箭爲動力，最快可以開到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還有什麼飛行物體可以與之相比呢？要不要接受他們的邀請？這是個頗堪疑慮的問題。

「麥克，怎麼辦呢？」我問電腦。

「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敵不過他們。」麥克說。

「我們可以全速飛航。」雷諾德滿面憂戚，望着彩色電視螢幕上的飛碟人。

「你們不必顧慮太多，你們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球上長年有戰爭，人心惶惶不安，總是互相猜忌，我們純粹是一種善意接觸，請不必太過小心，你們無論怎麼跑，我們都有辦法追上你們。」飛碟人兩眼射着怒光。

他的話，我們能相信嗎？米克爾已因感染太空病毒而罹難，這次與超級文明的飛碟人接觸，危險更大，弄得不好，全船覆滅……

「我知道你們在擔心什麼——太空病毒，我們有辦法克服它，請你們務必放心，現在，我駕駛的飛碟，緊靠着你們的太空船，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你們便到我們的世界裏來了。我們現在是在三次元世界飛行，我按了一下電鈕，我們馬上跳到四次元，沿着宇宙的空間曲度飛到我國來

。」

通過四次元世界，這是多麼奇怪的經歷。在人所能感覺到的只有長、寬、高三向度，也就是三次元世界，對於住在三次元世界的人，看四次元世界，是不可想像的，正如從二次元世界（平面的，只有長和寬二向度）看三次元世界一般不可思議。

一刹間，似乎整個宇宙和太空船在急速地旋轉，同看四週的同伴，他們都有無比驚奇惶恐的表情。緊跟着，視野一片空白，眼前什麼也看不見，頭腦什麼也不能想，之後，一切恢復原狀。

「到了！」飛碟人說：「現在你們已經到了我國的上空了。我是卡若爾，我們的國家是最幸福的國家，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常年沒有爭執，這是一個和平、安樂、幸福的國度。」

與超人類文明的生物接觸，我們地球人成了鄉巴佬。我們所能做到的不過是時間、空間的初步橫越，還沒有辦法突破四次元的世界，就像電影畫面中的人物無法走出銀幕，從二次元世界——平面，到三次元世界——立體一樣。在剛才的一刹那間，我們從三次元進入四次元世界，同歸三次元的世界。我們的感覺是微妙、不可言喻的。在他們面前，人已退居於微小、原始的地步。就像細菌和人相比一樣可憐。

我們被俘虜了，我們勢將無法逃出飛碟人的掌握。

上帝呀！如果眞有上帝存在，請你救救我們吧！在悲戚愁慘之中，我心裏不期然的發出了叫

喊。

「我就是你們的上帝。」卡若爾說：「你們不必害怕，我帶你們到這個充滿喜樂平安的世界來遊歷一番，目的是要敎你們認識眞理，現在你們往艙外看。……」

一片黃金色的地面展現在眼前，黃澄澄的光閃爍不已，刺人眼目，我們置身在滿是黃金的地方不成？

「不錯，這裏到處是黃金，黃金是最沒有用的東西。」卡若爾腹部的嘴一陣震顫，似乎那是一種飛碟人的笑法。「錢，只有你們地球人的文明程度才用得上，我們這裏不用錢，根本沒有錢的觀念，錢是最可卑的東西，我們的祖先在多少億年前就不用了，我們這裏到處是黃金，因此，泥土和石頭，是極爲稀有的東西，找遍了整個世界，只有幾撮泥土幾顆石頭，泥土和石頭雖是至寶，但是沒有人爲了爭奪它們而發生爭執。我們是不分男女的，因此也沒有愛情糾紛，我們的信仰很單純，只有一個上帝。」

「只有一個上帝？」雷諾德對着電視幕問。「你們也相信上帝？你們不是自稱爲我們的上帝？」

電視幕上的飛碟人一下子消失不見。探首艙外，一片耀眼金光在閃爍，流浪者一號速度變緩，在飛碟的帶領下，我們降落在一處光華燦爛的平原上。我們終於找到超人類文明的處所。這裏

的生物外貌，雖然和地球人不同，但是他們的理想却是高超的，人類可望而不可及。從二十世紀末的地球出發，經歷八千多光年的航程，我們終在一〇一〇一年，抵達一個新奇而可驚異的世界。

神國之旅

由隊長雷諾德博士領頭，我們一行四人從扶梯走下去，克麗絲蒂留在艙內負責聯絡的任務。雷諾德的左脚終於踏上了黃金之地。那一小步可以媲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的登陸月球，他是人類第一個踏上月球土地的人，人類億萬年來的首度大突破，使得全地球人士爲之歡呼雀躍。而在地球時間一〇一〇一年的此刻，我們來到一處超人類文明的星球，安全的降落，也眞令人興奮，在地球那邊的人類是分享不到這份喜悅的，因爲卽使有足够的電力，無線電訊要從此地發射那兒，也要將近一萬年才能到達。

由於這個星球，質量比地球大了許多，我們行走在上面，感到脚步滯重異常，擧步維艱。

不遠處，有一個巨大的方形盒子樣的金色建築，高聳天空，光輝刺目，金光閃閃，閃着榮耀之光。聖經中所描述的天國景象，也許就是這個樣子吧！

脚踏在黃金造成的「土地」，我們都有些飄飄然，實在不可思議呀！黃金在此成了糞土，地

球上要是仍然停留在二十世紀以前的年代，他們看到這些黃金有什麼感想？用不着你爭我奪的去掘金，恐怕換到這個環境來，他們不爭黃金而爭石頭、泥土之類的稀有物質吧？對於事物的價值觀，會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黃金與土石相比，到底又是那一種比較有價值？從用途來說，也許黃金比較有用，但物以稀爲貴，在這裡土石要比黃金寶貴千萬倍。

「歡迎地球人來我國訪問。」擴音器傳來巨大的聲響，那棟金黃色的建築閃着耀眼的光，似有許多東西在裏面幌動。

「這裏是榮耀之國，滿有喜樂平安的榮耀之國，我們竭誠歡迎你們來我國訪問。」聲音是莊嚴肅穆的，先講一遍開場白，意思是怕我們驚惶。難道這是天國寶座，我們就要登上寶座去了。

「天國的寶座不在這裏，我們還得另外去追尋。」榮耀之國的生物可以藉腦波偵測器知道人類的心事，我剛才心裏想的，他們馬上回答了。這個超人類文明的處所，我們如何來適應呢？

天國在哪裏？地球上一部流傳了多少世代的聖經，告訴人們，凡是信的，就必得救，死後等待基督第二次降臨，然後復活，對於二十世紀以前的人們，天國的嚮往深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總認爲死後靈魂可昇天，因此在地上爲人時，就得有堅定的信仰，做一個仁義之人，而也就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由於科學的進步，物質文明發達，產生了嚴重的精神危機，死亡是什麼？靈魂是否在死亡之後還存在？這個形而上的問題，已經不攻自破，許許多多的人經歷過死亡，再從死

亡裏活過來，最普遍的是心臟停止的人被施以心臟復甦術，他們回想自己在死後的「感覺」體驗不出上帝存在，人類億萬年來的信仰動搖了，感到迷茫、孤獨、徬徨，隨後，人們不再需要上帝，自由永生的哲學瀰漫全人類，人已經從死亡的恐懼中求得解脫，科學使永生達於接近實現的境地，生與死變得毫無意義。如今，在遙遠的地球那邊，那種精神的危機是否已告解除，或甚至進步到不可想像的地步？這是個謎。那麼天國在那裏呢？那滿有喜樂平安的天國，一定要藉着宗敎信仰去獲得嗎？

「天國在不可知的地方存在着。」聲音如是的寧和、宏亮，帶着一股震懾性。飛碟人自稱是我們的上帝，但是連他自己也感到迷惘，他們的天國存在於不可知的地方。

在刺眼燦爛的光線照射下，我們緩緩的走到那幢巨大的方形的建築物旁邊，從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的控制室傳來電腦的警告：「小心，千萬小心，你們的生命隨時有危險。」

「不會的。」從那幢方形的金色建築中，又傳出了話，似乎我們一思一動他都瞭解。「你們必須完全信賴我們，我是你們的上帝，你們飄泊了很長很久的時候，你們實在需要安息了，我會帶給你們所需要的一切。」

那滿有威嚴的聲音滲透到我們全身每一個細胞裏，我們不期然地聽命於他。一扇圓形的大門徐徐啓開，似乎在一股不可見的拉力導引下，我們默默地走進裏面去。飛碟人卡若爾出現了，他

仍然是那副怪模樣，全身閃着金光，肌肉、皮膚似是柔軟、薄細的金屬，一個圓形的腦袋上面，兩只電視眼般的眼睛注視着我們，看起來像機械人，誰會相信他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人？

「地球人的眼光太狹窄了。」卡若爾腹部的白色嘴巴在顫動。「你們的審美觀點須要修正，別以爲地球人長得最美，其實，你們全身的血肉，中看不中用，你們經不起宇宙射線及太空病毒的侵襲，生命隨時會有危險，假如你們要長久在太空活着，就需要改造成像我們這副模樣。」

「我們不同意！」雷諾德堅定的說着。

「你們尋找的上帝，你們尋找的國度就在這裏，請在這裏安居下來。」似乎是懸空靜立的另一個飛碟人，在高高的上空說。「你們地球距離本銀河系中心，有三萬光年之遠，你們太自大了，我們曾經向你們發射過電訊，你們太笨，始終以爲除了地球以外，沒有別的高級生物存在，在一九九五年時候，我們的子孫到過地球訪問，有些野蠻不知事理、好戰好鬪、自私覇道的人類，還向他們攻擊，這是最要不得的，你們地球文明是比不上人家的，地球始終被監視着，你們却毫無所覺。我們是創造地球生靈的上帝，你們該敬拜我們，現在，你們終於見到了你們的上帝，你們會失望吧！上帝竟是這副模樣。」

這是不可能的，當我們在蘇菲星系的雷諾德八九號行星上訪問的時候，清清楚楚的從一件金屬片上的文字得悉，當地星球在經歷一場核子戰爭後歸於毀滅，高等生物從該行星上遷往太陽系

附近的星球居住，把地球當做一個大實驗場，試驗有關生命創造、進化、發展的過程。他們才是我們地球人的創造者。怎麼會是現在在我們面前講話的金屬人呢？他們的形狀外貌和地球人相差太遠了。聖經上不是記載着：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

「我是凡士法爾。」那個浮在空中的金屬人又說話了：「在我們的國度裏，人人一律平等，不分大小，誰都是主宰，誰都是平民，我們從六十億年前便一直活到現在，在我們周圍十萬光年的範圍之內，星球上的生物，全是我們一手創造的，你們不久之前抵達的那個綠草猿人的星球，是我們一手創造的生物，但是，我們一直在研究，到底創造的過程中有那一點發生錯誤，才導致生物與生物間不斷的互相殘殺，這是我們深所痛心的。」

巨大的金色建築裏，一下子出現了許許多多並列的金屬人，大約有幾十個光景。

「我們有一種精神力，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凡士法爾繼續說：「這些都是我的同伴，他們是跟我一起創建四周圍的生物的，包括那個綠草猿人的星球，現在你們明白了吧？地球上的生物是綠草猿人的祖先所播種的，而綠草猿人的祖先又是我們所創造的。那麼我們可以做爲地球生物的上帝而無愧。」

地球人所信仰的上帝是眼前所見的這些金色的、怪裏怪氣的東西嗎？在遙遠的太空深處，我們尋覓到一羣自稱爲地球生物的創造者，自稱爲上帝的，這是何等的不可思議。我們能相信他們

嗎？根據地球上的聖經說：上帝是萬能的，無所不能的。難道死去的米克爾還會活轉來？此刻他正飄浮在不可知的茫茫太空之間，他是因爲感染可怕的太空病毒，陷於不可挽救的地步，施行太空葬禮，屍體被拋擲在太空中。卡若爾曾說太空病毒不可怕，他有辦法治療。假如他們眞是地球生物的上帝，我們眞要感到失望了。

「不必失望。」滿有威嚴的聲音傳來，他們總是知道我們心裏想些什麼。「不論你們需要什麼，都會得到的。你們要死去的米克爾復活嗎？可以，一點也不難。」

幾個金屬人一下子消失不見，大概那是他們運用精神力的結果。艾思薇在我身邊發起抖來，雷諾德的眼睛烱然發光，雖然戴着頭盔也還看得出他的惶恐。只有哥尼羅似乎鎭定自若，不爲所動。

「好像他們要表演招魂術。」雷諾德說。

我們心驚膽戰地注視着下一瞬間即將發生的事，卡若爾走到我們面前，詳細地解說着：

「要使死去的生命活轉來，這是輕而易擧的，在地球人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對我們說來，是再平常不過了。生物個體是一連串的化學組合，我們現在已經派出人去尋找米克爾的屍體，我們的人，是可以用精神力遨遊各處，無論多遠，隨去隨到。我們不但在空間中來去自如，在時間中也一樣。先要找到米克爾的屍體，我們再追踪米克爾生前留下的腦波，爲他重組複製一個人，

把他原來的個性、思想、智慧、記憶等灌進他的腦部去，使他成爲一個活人，雖然他原來的肉體已告腐朽、毀滅，我們等於是再造了一個完全相像的新人。」

「那麼請問一下，能不能爲我找回我從前的愛人，教我現在就能看到她。」

「可以，只要她還在地球上的話。」

「假如不在呢？」

「那麼請你告訴我她的模樣，我們必須根據你的記憶，另外再製造一個完全相像的人。我們要從你的腦袋裏搜取有關資料，才能進行塑造，也就是說，我們要偵測分析你的腦波裏面有關你的愛人的種種情況，再根據這些資料重造新人。現在我就到地球去看看，尋訪你的愛人。」

卡若爾說完，隨即消失不見。以地球人的科學理論，光線是宇宙速度的極限，沒有第二種速度可以超越光速，即使以光的速度回去地球，來回也要將近兩萬年，卡若爾憑着不可思議的精神力，竟到地球去了，看他是不是有所收穫。

這是神話嗎？以人類無比的聰明才智，到達遙遠的此地，所見所聞的這些景象，怎不令人駭異驚懼？上帝在那裏？到底有沒有上帝？假如眞有上帝，又存在何方？宇宙是由物質所構成的，依據李梅脫氏 (G. Lemaitre) 所提倡的著名的宇宙膨脹學說，他認爲宇宙原先是一顆巨大原子，其內部物質緊密濃縮其間，發生一次大爆炸，於是宇宙不斷地膨脹擴大，像一個汽球一般，

愈吹愈大，而銀河與銀河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與膨脹宇宙論相似的有格蒙氏（C. Gamow）的進化宇宙論或爆發宇宙論，他們都承認，宇宙必須有一個原始的創造者，才得形成，在神創造宇宙以前沒有所謂時間、空間。關於宇宙的根本起源問題，地球上的科學家、哲學家，衆說紛紜。歸根結蒂，宇宙是否自有，無始無終，抑或源於創造，無中生有，有始有終？「唯物論」者主張物質宇宙自來已有，物質爲一切存在的究極存在，物質爲不生不滅的永恒存在，對於物質的根本起源不予探究，而「唯心論」者主張萬有爲神所造。兩者都不能滿意地解釋宇宙起源問題，其他唯能論雖然企圖補救兩者的缺陷，認爲能量先於物質，原初宇宙由絕對虛無而醞釀出原潛能，再由原潛能凝成物質基子，於是宇宙開始進化，這也是落入「無中生有」的巢臼。對於上帝創造萬物的觀念，地球人始終不願隨便否定它，在二十世紀末，雖然對神的觀念已漸趨薄弱，甚至把神踩在科學的脚下，而當每一個有人性、有思想的人，一想到浩瀚宇宙如何能自有永有，不生不滅，便不能不想到造物主，不免興起一種敬畏與慨嘆，敬畏這宇宙的神奇偉大，慨嘆人的微小不足道。

在這疑似上帝的金色殿堂裏，我們屏息等待着可驚異的下一幕。

驀然，在巨大空曠的大建築裏，我們看到編號第三的米克爾的冬眠箱，飄浮在上空，白而發亮，和四壁的燦爛金光相映生輝，漸漸地降到地面上，當它停下來的時候，我清楚地看見米克爾

微笑的臉。

這會是事實嗎？地球的科學在永生之門前徘徊着，永遠進不了，現在目睹這件奇蹟，該如何來解釋呢？我們只能使人接近不死，不能完全不死，不能使完全死去的肉身在瞬間復活，地球人的科學技術，只能有限度的修補人體。

冬眠箱打開了，米克爾走出來。他的手脚遲緩地移動着，眼神流露着驚疑與茫然。

「我們怎麼會到這裏來？」米克爾問。

生命去自何處，又來自何處，死與生之間，是由誰在掌管操縱着？難道生命只是一堆化學組合？我走上去，撫摸米克爾的身體和他的手。這情形有點像耶穌復活之後，門徒難以置信的去摸耶穌的身體。米克爾是眞眞實實的活着，身體有溫度，眼睛會轉動，手背上有一顆黑大的痣，他是被我抛擲在太空中的，怎會在一瞬間活過來，降臨此地？

卡若爾再度出現了，並沒有把我的愛人帶來。

「地球已經沒有生物了。」卡若爾說：「根據我們的子民的報告，地球在公元八〇九七年已經全告毀滅，不適宜地球生物居住。連同太陽系的火星、金星、木星也同樣如此。」

「爲什麼呢？」

「戰爭。與太陽系外的星球人發生戰爭。」卡若爾沉痛地說着：「很少有星球生物文明逃得

過戰爭的刼數，根據聖經記載，卽使原初人類只有幾個人，也會自相殘殺。從家族與家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擴到大最後是星球與星球之間的戰爭，戰爭似乎是促成進化與毀滅的原因。只有極少數的，百萬分之一的星球生物文明能夠自求多福，廣佈和平，不斷更新，創造生物的福祉，視宇宙全體爲一家人，去追求造物主安排的最後目的。」

地球已經毀滅了！轟然一聲巨響，直把我震撼得不知所措。地球文明毀於戰爭，毀於人類的內心。萬能的科學救不了人類。現在我們六個人，也許就是僅有的地球人了。

「一定是生命被造時發生了某一部份的錯誤。」艾思薇似有所悟的說。

凡士法爾以一種嚴肅的目光審視着我們，腹部白色的嘴在顫動：

「我們一直在努力創造完美的生命，但是生命始終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我們一直在思索造化的意義，我們可以創造生命，但是却不知道誰創造了我們，我想，那大概就是眞正的上帝吧！我們也一直在尋找天國，也許天國不在遙遠的彼方，而在你我的心中，我們只是造物主計劃中的一小部份，生命大概不可能達於類型化，盡善、盡美，造物主要所有生命有自由的心靈，自由的意志，自由的生、自由的死，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奮鬪，追尋眞理。」

我護送着從死亡中活過來的米克爾回去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幾個金屬人對我說不必，他們可以運用精神力搬運米克爾和他的冬眠箱。

，只一刹那間，我和米克爾便回到太空船了。克麗絲蒂一見米克爾，又驚又喜，剛才她已經從電視中看見種種情況，如今目睹眞人，不免訝異。我想，這不是夢，我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事，人可能會有迷糊的時候，但電腦不會，它記載着：「地球時間公元一〇一〇一年八月十二日九時十三分，我們登陸於一處神國，這裏的人是有精神力的，來去自如，可以說是地球人的上帝，已經被確定絕對死亡的米克爾，奇蹟似的復活了，從悠悠太空中再度回到太空船來…………」

金色迷幻城

米克爾靜靜地坐着，注視着電腦打出的字，他高大的身體微駝着，像是載着沉重的負擔，他灰白的頭髮仍然灰白着，臉上的皺紋刻劃亘古流浪的哀愁，當他喊着「永生是不快樂的」，腦中樞陷於癱瘓，我是不能或忘的，生靈面對着不可超越的時間、空間，面對着無垠無邊的寂寞，不斷地掙扎，茫無目的的流浪，究竟能忍受得住多少熬鍊？

我好奇地撫摸着米克爾的身體，端詳着他的臉，那確是原先的他嗎？他知道自己已經死去重又復活嗎？這付身體是一度被我拋擲在太空中的屍體嗎？不，絕對不是，神國的卡若爾，清楚明白的說，他是按着米克爾的屍體重新複製一個新人，那麼站在我面前的人等於是米克爾的副本，正本已經死亡。

「我死了嗎？」米克爾發現電腦的紀錄，困惑地問着。

「你已經死了。」克麗斯蒂掠一掠滿頭金髮，歉然地微笑着。「你是死過一次了，你的屍體

原來被拋擲在太空中的。」

一團疑雲籠罩着米克爾，臉上的驚懼加深，他喊着：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們都在騙我。」

在遙遠的天外異地，人類遭逢不可思議的事故，主觀的理念，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面對的一切。生與死是極難劃分的，生存與死亡只是化學組合及物理現象的變化，按照地球上的科學觀念，生命的本質是相同的，不管動物和植物，構成生命的基本單位——細胞，都極相似。兩者的細胞都有細胞核、染色體、核仁、粒腺體、高爾基氏體、核糖體和細胞膜，生命基本上的相像，顯示動植物來自同一的祖先。而我們在二十世紀末離開地球的時候，科學家對我們一再提出警告：在星際空間的生命形式可能完全和地球不同，也許看起來他們是一堆岩石，地球人根本不能承認他們是生命，但他們也不承認地球人是生命。這些光怪陸離的景象，使我們要去面對、適應時，會困惑無主。米克爾神奇地復活了，這種變故，對我們的精神震撼是巨大的，早在廿世紀六十年代，人類對「生命」的研究已經有了首度大突破，利用生物衞星結合地面實驗室進行試驗，具體證明某種生物在確定死亡之後，運用人工環境或適合復活的自然環境，使其復生，而經由人工合成的科學技術，已製造出數百萬種有機物。更在一九九九年製成了人工生命。人類的力量成了「神」，可以創造生命了。而在此地，我們遇到比我們高了多少倍的超能力的神，我們為之顫抖。

電腦清清楚楚地記載着過去發生的每一件事，米克爾喃喃自語着：

「我死過一次了？我死過一次了？我怎麼會被拋擲在太空中的？」

「你太想念你的魯意絲，你差不多發狂了。」克麗絲蒂的金髮，就像真是金做的閃閃發光，那是因為和窗外的金光相輝映的原故。

「我？魯意絲？發狂？」米克爾陷入更深的狐疑，他似乎努力在思索往事。「我怎麼會在這裏？我怎麼會死了的？」

克麗絲蒂向他解釋過去發生的每一件事，米克爾將信將疑，露出一陣我所熟悉的慘淡笑容。

這是荒謬的事實，面前活着的人只是經過複製的米克爾，並不是原先真正的米克爾，他對自己過去遭遇的一切，似乎有點迷糊了，一個被複製出來的人，總有點不同吧！人是億萬個生命細胞的凝聚，是一種神奇的工程設計，但在神國不可思議的能力下，造人似乎是輕而易舉的。

從電視裏，我看見雷諾德隊長在金色殿堂裏和神國金屬樣的人談話。雷諾德不必說出口來，只要他心裏想些什麼，就有回答。在「神」的面前，人變得無知而幼稚。地球上的科學家，也有過先知先覺之士，提出生命進化的有關理論，此即由物質而生命，進化為意識、精神，以至於未知的超精神現象的「神」，神是由精神發展出的高離能的最高形態，在神的上面是否仍有一個最高主宰的造物主呢？不可知。

「希望你們在這裏安居下來。」他們在說，似乎有幾百張嘴同時發出了聲音。

電腦麥克經過一連串的分析整理之後，發表了他的意見：

「他們要求我們，似乎有某種目的。」

我看見電視幕裏的艾思薇以緊張無比的神情注視着那如幻似眞的神靈們——那些原來駕駛飛碟的生物。

「爲什麼需要我們安居下來呢？」艾思薇問。

神靈們的回答顯得很沉重而憂傷：

「我們很空虛，很寂寞，我們活了八十億年的時間，太無聊了，我們眞想找一個好的歸宿，但找不到，我們永遠在宇宙空間飄盪、流浪，告訴你們吧！這個宇宙本是虛空的，我們從八十億年前誕生，活到現在，我們開始時也像你們一樣，有肉身、有形體，後來慢慢進步成爲靈體，可以來去自如，現在我們厭倦了這種生活方式，我們看盡了宇宙舞臺上的生物浩刼的悲劇，同樣的悲劇看得太多，越覺得悲慘。永生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假如眞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存在的話，我懷疑他是不是耐得住寂寞。」

「我們不能長久留在這裏！」雷諾德堅決的說。「生命既被創造了，一定有它的意義與目的，你們既是神，請告訴我們生命問題的終極答案吧！」

「無可奉告。爲什麼會有物質、會有生命等現象，要答覆這個『爲什麼』是不可能的，我們本身可以創造生命，卻不瞭解誰創造了我們，爲什麼創造我們。」

生命永遠面對着一座牆，無法橫越過去的一座牆；爲什麼會有宇宙？宇宙從何而來？宇宙的將來又是如何？科學的止境只能達於「描述」，無法「解釋」，這似乎是宇宙文明間的共通情況。離開地球時，最新的宇宙理論是說，宇宙每八百億年發生一次大震動，收縮與膨脹，週而復始，現在正在膨脹中，有一天將要復歸收縮，再行膨脹，來一次大震動，屆時宇宙所有的物質連同生物文明便要全歸毀滅，再行創造進化，也許構成另外一種不可知的形式的宇宙，和現在的宇宙完全不同。

「是的，那個在太空船上的陳重明，他想的很對。」彩色電視螢幕傳來對方的回答。要知道『爲什麼』是不可能的，宇宙本身是個謎，生物活在謎裏，無法衝破它。我們虔誠希望你們住下來，我們太孤寂，沒有足够的伴侶可以解悶。同時，我們也希望你們能終止流浪，把肉身改造成像我們這副樣子，才能永久活下去，地球人並不是智慧最高的生物，相反的，是最低能的生物，你們的視覺只對輻射光譜中的一小段有反應，也就是限於一吋的百萬分之三百至一千之間的波長，其他聽覺、嗅覺、觸覺等的功能也是頂差勁的，有些星球的生物，還具備有電磁器官，能够分辨無線電、磁場、地震波、分子運動等等，生物本身像一架萬能的機器。地球人和他們一比差太

多了！」

「我們不是來聽訓話的。」雷諾德說着，招呼哥尼羅和艾思薇離開。「但是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的救助與指導。現在請送我們回太空船吧！就讓我們回去太空船吧。」

流浪者一號內部設備應有盡有，它有一套完整的自立系統，有適當的大氣壓力，溫度、廢物復原，就像一個小地球一樣，地球在太空中不斷的運動，地球也是一只巨大的太空船，而流浪者一號只是體積較小，動力來源靠着永不枯竭的光子。

一瞬間，雷諾德、哥尼羅和艾思薇幽靈一般的直立在我們面前，旁邊還有飛碟人卡若爾。

「你們不必驚奇，」卡若爾說：「在神國發生的事情，對於你們總是不可思議的，我們自稱爲神，並不含有神學上的意義，神是生命進化的一種最高形式。我們非常歡迎你們能夠安居下來。有什麼事情可以在心裏呼叫我的名字，我就隨時可以趕來。對於你們感染的太空病毒，我現在就爲你們掃除它。」

卡若爾說完，他的兩隻手在圓形的腦袋上的一個旋扭上轉了一下，兩隻眼睛形同電炬一般，放射燦亮的白光，一閃一閃的，我們都暈眩了，只覺得白光刺目，不可抵擋，但又不傷害我們，太空船的器械，經白光照過，也映着燦爛閃爍的光，幾秒鐘後，一切恢復原狀。與超人類文明的生物接觸，我們處處感到窘迫，無法適應。卡若爾跟着消失不見。

「這到底是眞實的，還是虛幻的世界？我們是不是受騙了。」哥尼羅卸下了太空裝的頭盔，一再地搖幌着自己的腦袋。接着又是一聲怪叫。「看！外面是什麼？」

窗外也有一個着太空裝的人，那是藉着火箭帶飛行停留在空中的，看見他，我驚呆了。太空船內其他幾個人也不由得一陣驚詫。哪來的地球人？再看那人的面貌，又不禁一怔。那是「我」呀！我怎麼會跑到外面去？「我」正在窗外朝我擺手。

「陳重明！陳重明！」雷諾德朝我靠過來，指着窗外：「這是怎麼一回事？到底哪一個才是眞正的你。」

「一定是他們開的玩笑！他們另外複製了一個人，故意逗逗我們。」艾思薇，這位來自地球東方的少女做着猜測，她的容光煥發，有一股女性的柔媚，此刻，她的頭盔也卸了下來，好奇地注視着室內室外的兩個我。

我打開了艙門，「我」却飛走了，我緊跟在後，火箭帶嘶嘶作響，我儘快追趕過去。地面上的金光刺人眼睛，使我不敢朝下望，地面全是黃澄澄的金，閃閃發光的金。在地球上過去有不知多少人爲了黃金而瘋狂，爲了黃金而鬪爭、死亡，誰擁有最多的黃金誰便是最有權勢的人，金子可以購買到人的自尊、情操，以及所需要的東西，基於人類對黃金的朝思暮想，有了所謂煉金術，這並不眞能够點石成金，古代煉金家夢想能够將一種物質轉換爲另一種物質，這完全受了亞里

斯多德學說的影響，亞氏主張地球在宇宙中心，宇宙中所有的物質可歸類爲四種原質「地、氣、水、火」，由亞氏的錯誤學說所導致的煉金術研究，使科學的進展延擱了兩千年之久，直到二十世紀，新的原子理論闡明，物質是由原子所構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與電子所構成，經由特殊的機器——原子擊碎機，可將一種元素的原子核改變成爲另一種元素，這就是二十世紀的煉金術。我繼續飛行着，每一次注視金黃色的地面，就想起地球上愚蠢的人類，假如二十世紀的人都到這兒來觀光一番又作何感想？假如當時全地球人都移居此地的話，他們或許會忙着去開採石塊、泥土吧！因爲石塊、泥土在這兒才是頂稀有的東西。

「陳重明，不要走遠了！」無線電中傳來米克爾的呼叫，藉着腕錶電視器，我看見太空船內幾個夥伴們緊張地注視着我的行動。

我正在追踪另一個在前面的「我」，這是多麼神奧莫測。那個「我」飛得很快，幾乎和我速度一致，我很難追上「我」，到底這又是怎麼一回事？我再一度注視着腕錶電視器，更駭人的事發生了，我發現電視裏面也有另一個「我」在注視我。飛碟人對我開的玩笑實在太大了。根據量子論，物質都受量子定律的支配，控制這種現象的所謂量子常數其微無比，它的數值在小數點後二十七位，難道我成了量子世界的人，在一霎間出現了許多不可確定的「我」？在量子世界裏，任何東西的位置和速度永遠不可確定，一件東西看起來有許多不同的位置。只能說它大部份在這

裏，一部份在那裏。我拼命將火箭飛行速度加快，以期能追趕上前面另外一個「我」，更奇怪的事又發生了，另外一個飛行中的「我」忽然一變爲二，就像細胞分裂似的，次一瞬間，由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十六……許許多多的「我」在前面的空中飛行，就像一大羣黑壓壓的鳥類。

我再也不能忍受這種不可思議的恐怖！這種疑幻似眞的恐怖！我大聲的呼叫着：

「救命！救命！卡若爾救命！」

許多金閃閃的人一下子在空中出現了，代替原先無數個莫名其妙的「我」，卡若爾在前面，他說話了：

「你們地球上有過不少神仙思凡的故事與傳說，神仙不死，有時候免不了寂寞，有時候也會羨慕世人的歡樂，卽使歡樂是短暫的，也是值得的，因此神仙會思凡、下凡。非常抱歉，我們剛才嚇壞了你，我們只是想暫時做一下凡人，尋尋你的開心而已。現在請你安心吧！」

陽光很强，四外全是亮閃閃的，看不見我們經常流浪的星空，而這裏，已是人類誕生地之外極爲遙遠而又遙遠的地方，在浩瀚廣漠的太空之間，太陽系裏那顆藍色的星球是否藍亮如昔？據飛碟人說，人類已在那顆藍色星球上毀滅了自己，我不知道要怎樣來形容內心的悲戚與感慨。人在宇宙中就像微塵一樣飄着、盪着，沒有根的掙扎，而追尋的又是什麼？對藍色故鄉的懷念愈加深濃了。

悲慘的地球

從空中看見飛碟人卡若爾在底下向我招手，我將火箭機緩緩停下來，降落在黃金舖成的地面。這是一個神奇的世界，人類置身其間，有如幻境，在這麼近的地方，我看見他腹部的白色嘴巴動了幾下，接着有話從耳機裏傳給了我：

「陳重明，你一定覺得寂寞吧！」

「是呀！」我說：「我們流浪了很長很久的時候。」

卡若爾在我停下來的時候，手裏拿着的一件方形盒子閃了一閃，我暈眩了一下。

「別怕，這是塑像攝影機。這種攝影機跟你們的不一樣，瞧，」卡若爾從方形盒子裏取出一具背着火箭機的小太空人，那正是我的塑像，眞是不可思議呀！

卡若爾交給我那具小型的人像，當我仔細端詳的時候，那具人像竟然蠕動了起來，向我行了一個禮。

「天呀！這是活的。」我失聲地叫着。

在太空船上的五個人，經由小型電視攝影機的轉播，他們也看見了這種奇突的事情。我從腕錶電視螢幕裏，看見五個睜大眼睛的同伴在注視着，有笑聲與驚嘆聲從錶形電視裏傳來。

「你要的話，我把它送給你。」卡若爾說。

「好的，謝謝你。」手裏拿着那件自己的小型副本，有點誠惶誠恐，有點戰兢戒懼。

卡若爾帶領我去參觀他們的國度。我們一起飛上了天空，卡若爾要飛行似乎輕而易舉，可以隨心所欲，不必像我背着火箭筒。他指着地面上的一堆石頭說：

「這是至寶。」

「無價之寶？」

「石頭是無價之寶，因爲這裏到處是黃金，所以石頭就成了無價之寶。雖然石頭這般貴重，但是沒有人會去搶它，因爲儘管再貴重的東西，對於我們也是一無所用，我們不必爲吃的爲用的而煩惱。」

幾個金屬人站在石頭旁邊，似乎在欣賞石頭的「美麗」，就像地球人在欣賞黃金、鑽石一般。我們自空而降，有一個卡若爾的同類交給我一塊石頭，他說：

「這是神國的寶物，送給我們的子民。」

我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回顧地球人類的歷史，總有那麼多的戰爭與紛擾發生，爭搶着錢

財、美色、權勢，那些人類，爲什麼不到這兒來看看，黃金與糞土何異？我腳底下踏着的土地，就全部是黃金。美色在這裏也是一無所用，他們沒有性別之分，是純粹的中性人，也許這是生物進化的最高形式。他們進步到可以脫離形體，以精神力來去自如，這是地球人深所羨慕的。我眞想回去一看，飄泊了這麼長久的時候，忍受的孤寂已經超過人所能忍受的極限。

「我是雅斯培。」金屬人說着，把石頭擲得遠遠的。「我知道你想回家去，這並不太難，我可以馬上帶你回去。」

地球人的心事總是瞞不住他們的。記得地球上另一位哲學家雅斯培，當存在主義的風暴襲捲整個世界時，他堅持必須重返對上帝的信仰，以逃出時代的精神危機，與雅斯培同屬有神派的存在主義哲學家馬塞爾說：「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但這個世界裏有一個惡魔。」

「回去，我倒眞想回去，」我充滿了好奇：「我也想看一下八〇九七年的人類世界。」

「八〇九七年已經過去了。現在看不到了，只有用時間旅行法可以回到過去。」

「那麼請帶我回去吧！」

「跟我來。」

我緊跟着他，到了一幢圓形的巨大建築。

「本來我可以用精神力搬運你的身體的，但是你要回到已經不存在的八〇九七年太陽系，就

需要藉助時間旅行法，這種時間旅行，對你們地球人也許是一種新奇而可怕的經歷。」

「那麼還是先讓我看看現在的地球吧！」

「可以。」

雅斯培圓形腦袋上的兩隻長長的手抓緊了我，要我閉起眼睛，停止呼吸，我照做了。是不是在一瞬間就可以重返地球呢？我將信將疑地等待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指出光速是宇宙間速度的極限，沒有第二種速度可以超越光速，即使此刻以光子火箭太空船，以接近光的速度駛返地球去，也要經過八千多年。而在二十世紀末，我們離開地球的時候，曾有物理學家有「迅子」的假說，所謂迅子，即是比光速更快的微粒子，理論上認為，任何比光速更快的物體，都具有數學家所表示的「虛數」的質量與長度。在一般所熟知的相對論宇宙中，能量和速度是成正比例的，能量越大速度越快，而迅子世界中却正相反，一顆沒有能的迅子，可以無限的速度運動，迅子獲得的能越多，運動就越慢，一直到獲有無限能時，就慢下來到達光速。在緩慢的宇宙中，任何物體不能超越光速，而在快速的宇宙裏，任何情形下，迅子不能走得比光慢。光速是兩個宇宙之間的疆界，彼此不得跨越。難道現在回到地球去，就用了超越光速的能力？

「不錯，」雅斯培知道我心裏所想的一切，他很快的解答了我的疑團。「要超越光速，只能運用精神力才能辦到，現在請你平心靜氣的，什麼也不要想，讓你的腦海保持一片空白，專心一

意想着你自己的家鄉——太陽系的那邊，遠在八千多光年之外的地球。」

朦朧裏，似乎我的形體煥散了，化成了無數無數的小微粒，以極高的，極可怕速度衝向太空深處去在黑暗裏狂躍、飛馳，星星完全消失不見。我感受到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與驚懼。

「太陽系就到了，前面就是。」雅斯培的聲音。

太陽在漆黑的太空裏，和其他的星星相比，只是一顆平凡無比的星球，此刻，我看見太陽依然和我們離開時一樣，放射着燦亮的光，一瞬間，地球已出現在眼前，這顆曾是藍亮可愛的星球，已非往昔的面目，它和月球一樣的荒涼，藍藍的色澤已告消失。代替的是慘暗的黃光。根據卡若爾所說的，地球生物文明毀於八〇九七年的一場與太陽系外的星球人戰爭中，我的腦中盤旋着卡若爾的話：「很少有星球生物文明逃得過戰爭的刼數。只有極少數的、百萬分之一的星球生物文明，能夠自求多福，廣佈和平，不斷更新，創造生物的福祉，視宇宙全體為一家人，去追求造物主安排的最後目的。」

圓形的地球在眼前越變越大，從前的輪廓，五大洲的樣子隱約可以分辨出來，海洋已成半固體的泥濘狀態。

「還會有人類生存嗎？」

「不會了。你們六個太空人大概是僅有的人類了。」

「放射性一定很强，我們需要防護設備。」

「放心，你現在已經脫離了形體，用你自己的精神力回來地球了。」雅斯培沉着地說：「精神力是不受任何物質力支配的。」

雅斯培帶領我緩緩地在低空飛行、遨遊。我的心情沉重無比，到處是一片荒涼與淒慘，怵目驚心，不堪注視，我們在歐洲的某一個大城市廢墟降落下來，我檢到一本燙金的皮面小冊，裏面有幾行醒目的字：「締約各國政府代表各國人民宣言，戰爭既發動於人心，故和平之壁壘，仍須建築於人心。自人類有史以來，世界各民族間之昧於彼此習俗及生活，乃為造成猜疑及失信之普遍原因，即因此隔閡而時常爆發戰爭。……欲維持世界和平於不墮，必須植基於人類知識上及道德上之團結。……」封面的標題是：「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約章」我記得這是二十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立的一個國際性的文教組織，旨在宣揚和平，傳播知識，讓和平植基於人心。有關大同世界的理想，在中國孔子時代早已大力鼓吹，西方的世界主義，人道主義思想也在同一時代萌芽，古代希臘的斯多葛學派以世界公民自居，主張自我對宇宙全體負責，人不必受支配於人為的各種法律，崇奉自然法，人與人之間絕對平等，無階級之分，彼此互敬互愛，奴隸和主人各本理性，不應有尊卑貴賤之分，個人的理性可以擴及世界，以建立理性至上，天下一家的世界，永泯戰禍。我不知道從二十世紀到八十一世紀，人類的整個文明的進展過程如何？是否趨向「至

善」？要不然怎會在八十一世紀末葉與太陽系外的星球人遭遇而互相毀滅？「和平的壁壘」始終沒有在宇宙生物間建立起來嗎？為什麼？

悽然默默地站立在已崩塌的文明之上，懷想往古的人類歷史，不勝哀痛唏噓。是生命，就必須面臨諸多的苦難，逃離不了毀滅的刼數。但什麼又是生命？從物理和化學方面來解釋，生物與無生物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線，甚至有科學家鄭重其事的把恒星作為「有機體」看待，因為恒星也可以自行生殖、有適應性、有嚴密的引力聯繫系統，而生物與無生物之間根本無可分辨，最簡單的生物和複雜的無生物兩者之間的差別極微，地球上的科學家曾大致認定生物是從非生物進化而來的。

「不錯。」雅斯培說：「地球人是相當聰明的，但能夠鑒往却不能知來，我們已經不只一次的對你們說過，地球上的生物，是我們的子民撒播生命的種子而進化來的，我們可以創造生命，却不知道誰創造了我們，我們相信當初是由無生物進化而來的，但是誰又曉得最最原始的宇宙物質從何而來？是不是有更高的能力來進行創造？因此，我們信仰一個不可見的全能的上帝。」

四面是慘黃的沙土，沒有植物，沒有藍色的海水和天空，周遭一片血紅模糊的光景，幾個廢棄的太空站仍在地球上空巡行着，仰看蒼天，星光稀疏的在閃爍，地面上許多人獸的骸骨雜亂地散佈着，東倒西歪的建築，有如一堆堆被推倒的積木，焦黃的樹木，伸出枯槁猙獰的手，似在向

天空掙扎嘶喊，整個情景有如一幅地獄圖。

突然，天空中發着隆隆的響聲，一艘與流浪者一號相似的太空船在低空盤旋。

「是流浪者一號?」我叫了起來。

「不是，」雅斯培說：「流浪者一號沒這麼快到這裏，它還停留在八千多光年之外的我國土地裏。」

我看清楚了，那艘太空船是流浪者八號。拚命地向他們揮手。

「沒有用，」雅斯培在嘆氣：「靈與物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看不見我們，只有我們能看見他們。」

流浪者八號終於在一處較為平坦的地面停下來，走下來幾個穿着太空裝的人，那也是人類呀！看，他們伏在地上，身體起勁地抽搐着，像在痛哭吧！當太空人遨遊宇宙各處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故鄉已遭浩刼，怎不悲痛椎心?怎不淚流滂沱?

我們悄悄地移身前去，聽見他們哭着說：

「可悲呀！眞是萬萬沒有想到，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流浪者八號太空船裏播出了一段合唱曲，有一種宗教的莊嚴與肅穆，曲聲中隱含着亙古的憂傷與悲愁，是在頌讚造物主，是在悲悼生命的諸多苦難，是在祈求憐憫，祝禱和平。

有人在哀禱：

「慈悲的天父呀！請明察我們的不幸，讓生命永遠有喜樂平安和幸福，不要再互相殘殺，製造禍端吧！」

雅斯培黯然神傷，在人類的面前，他可以是一個主宰者，但是他說，他可以創造生命，却不知道誰創造了他，一種對更高的能力的景仰，永存於宇宙生物的心中。凡是智慧生物都祈求和平，而和平終難一得。

「我們該走了！」雅斯培說着拉起我的手，嗖的一聲突如其來的星移斗轉，我又回到神靈的國度來。

我不相信剛才經歷的事實，但是我的手裏却拿着一本在地球廢墟中檢到的燙金皮面小册子，我發現自己的面頰早已潮濕了。懷念家鄉的情緒愈來愈濃，我開始强烈的感覺到生存是一種負擔，永生可能是不快樂的，永生成了永苦。生靈在掙扎，嚮往永生的路途却是諸多坎坷災難，世界原是完美的，但惡魔破壞了它，誰又去消滅惡魔?

金色的地平線上，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巍然聳立着，幾個搭着小型火箭機的人影飛出去，直向我這兒來……。

從星星來的

黑夜裏，摩托車在山間公路飛馳着。沈先銘微有些醉意，他是不能喝酒的，只因爲參加了友人的婚禮，盛情難却，糊里糊塗的喝了一兩杯黃酒。醫生說過，他胃不好，不宜喝酒，朋友說他身體太瘦，有點神經質，兩隻胳膊有如麥桿子，最好別騎摩托車，免得發生事故。而他現在腦袋昏昏然，雙眼死盯着前面的路，黃色的車燈射過去，照着路面一片亮白，四外是黑忽忽的，路面與樹木在向後急退，晚風迎面撲來，凉冰冰的，緩和了他身上的熱氣與醉意。

突然，在公路的上空出現了一個發光的橢圓形物體，那像一個急速飛行的汽球，只是光線太强，使得他爲之目眩，一個差錯，連人帶車，翻落路旁的草地裏，他很快的爬起來，抬頭四望，天空除了閃爍的繁星以外，看不見什麼，他深吸一口氣，平服一下心境。自言自語着：

「活見鬼！該不是做夢吧！」

他的右脚脚踝處及小腿部份，感到一陣酸麻疼痛，他拚命搖幌着腦袋，藉以淸醒自己，囘憶

剛才的一幕，他不禁毛骨悚然。一個發光的圓盤形物體在天空飛行，倏然不見，這又是怎麼一回事？費了好大的力量，掙扎着，把翻倒的一輛山葉九十CC機車扶起來，身邊却聽見有小孩在哭喊：

「哇哇哇……」

回身四顧，看見身後黑暗的草叢裏有一個小小的人影，像是個孩子。

「等一下，我就來。」氣喘喘的把車子推到公路上，停放妥當後，轉身奔向田間，去抱起孩子。

是一個小男孩。沈先銘問他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是誰家的孩子？那個看來只滿三歲的孩子，一概不知所云地嚷着叫着，他講的是一種沈先銘所無法瞭解的語言，不是國語、台語，也不不知是什麼其他語言。

沈先銘陷入迷惘疑惑中，這四野一個人也沒有，看不見農家燈火，人煙稀少，這個孩子，在深夜怎麼會呆在這裏的？重重的疑雲在心頭繚繞，困擾着他。

抱起孩子，把孩子放到摩托車上，讓孩子坐在前面。他浮起了一絲微笑。自己的太太不是喜歡小孩嗎？何不暫時把孩子帶回家去，等到有人來認領時再送還人家。

一路上他腦中浮沉着許許多多的問題。我總不能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的告訴人家，那樣人

家不會相信的，會以爲我喝醉了酒，從什麼地方拐來的孩子。和淑媛結婚五年，還沒有愛的結晶，夫妻倆都萬分着急，如今檢來了孩子，眞該高興了，會不會是老天賜下的？沈先銘是受過教育的人，在鄉間的永山國民小學擔任教員，自然不會相信這種怪事。他想着，如果帶回去養，將來孩子長大了，給孩子的親生父母認出來了，總也要歸還人家，到時眞是難分難捨。假如孩子的親生父母不出現，那麼將來最好不要讓孩子曉得他自己的身世，免得傷了他的心。這種種都是未來會遭遇到的問題。

當天晚上，沈先銘把孩子帶回家裏，妻子感到萬分驚奇：

「哪裏來的孩子？」

「天上掉來的！大概是老天送給我們的禮物。」

「別開玩笑了。」

「誰同妳開玩笑。看！」沈先銘提起褲管，指着脚上的擦傷，把剛才一連串的奇遇講給妻子聽。

「一定是你自己眼睛發花，那裏有什麼發光的飛行物體。」淑媛不以爲然，鬼鬼祟祟的說：「不要把笑話傳出去，免得人家說你神經不正常，連你的飯碗都保不住了。就說在路上檢到這個孩子，你把他帶回家裏來。」

孩子黑髮、黑眼，黃皮膚，純粹是中國人的模樣，衣服質料却非比尋常，柔軟，像帶着金質，沈先銘從來也沒有看過這樣的布料，太太摸摸孩子的衣服，看個仔細，看不出什麼名堂，她的眉頭緊鎖，腦袋搖着，搖着。

孩子睜大兩眼看着兩個大人，他似乎對這陌生的環境感到驚奇與恐懼。

「嗚哇哇……」孩子哭着，起勁地哭着，一邊喃喃地叫着喊着那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一種語言。

連哄帶騙的，教孩子止住了眼淚，讓孩子躺下來安眠。夫妻倆又喜又懼，高興有了可愛的孩子，害怕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要是人家認領了去，也就空歡喜了一場。

商議了整晚，第二天便帶着孩子到派出所報案去了。承辦員對這件案子頗傷腦筋，沒有任何線索可以教他去找尋孩子的親生父母，沈先銘夫婦表示，在沒有人認領以前，願意收留下孩子，善盡撫養與教導之責。孩子就這樣在沈家住下來。

警察機關爲了尋找孩子的親生父母，曾經透過治安單位及大衆傳播工具，廣爲宣告，並在附近各鄉鎮，查證失蹤報告，均無所獲，看來孩子的身世將永遠成謎了。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孩子漸漸長大了。沈氏夫婦爲孩子取了一個叫「星子」的名字，意思是「星辰的兒子」，沈先銘見到孩子那天，正好看見天上出現異象，這不是「星子」是什麼?他

倆教導孩子國語、臺語，以及總總事事物物，孩子很聰明，什麼事總是一學就會，那副樣子，看起來像活潑快樂的小天使，蹦蹦跳跳，口齒又伶俐，很討人喜歡。

一眨眼間，又過了一年又八個月。孩子很快樂地和兩個大人厮守着。沈先銘夫婦對他疼愛有加，就當自己孩子看待，他們數算着孩子何時長大進小學、中學以致大學，結婚生子，未來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他們爲孩子預先描繪了未來的輪廓，夫婦每天談話的題材少不了這件事，他們澆灌給孩子的愛，是既濃且深的。

這天晚上，沈先銘正爲學生們批改作業，鐘敲十一時不久，他聽見星子的睡房裏有一陣奇異的喃喃聲，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孩子時所聽見的語言，這種語言到後來孩子會說國語、臺語時，就不常出口了，現在忽然在睡夢中喃喃不已，不由得使沈先銘起了一陣疑惑。

悄悄地走到孩子房內，看見星子倚立窗邊，凝望着夜空的星星。嘴裏還在不停地講着沒人聽懂的話。

「星子，」沈先銘問他：「你在想什麼?」

星子不由一怔，轉過身來，手指着天上的星星說：

「現在我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裏來了。」

「你在做夢，說夢話。」沈先銘搖撼着星子的身子，笑仰着身子。「快上床睡吧!」

「我不！我不！」星子鄭重的說：「我知道我的爸媽在哪裏了，你們並不是我的親生的爸媽，但是我還是感謝你們的照顧撫養。」

怎麼搞的？這孩子突然講起大人的話來。沈先銘一頭霧水，搞不清楚這件奇事。

「你說，誰是你爸媽？他們現在在哪裏？」

「在那裏，」星子指着天上的星星大聲說：「就在那裏！我是從那裏來的，生我的父母現在就在那裏，他們剛才和我談過話了。」

小孩子也會精神失常的，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對兒童心理有相當了解，現在，沈先銘懷疑星子得了精神病，這將使他破財為孩子醫病了。

「星子，你說你是從星星那邊來？」

「我確實是從別的星球來到這個世界的，我的爸媽都住在那顆星球上面，他要我乖乖的住下來，我已經答應了爸媽，我會照做。以後晚上，爸媽會常常和我通話。」

沈先銘不禁一陣毛骨悚然，真有這回事嗎？星子是從別的星球來的？真是越來越玄了。他回憶發現星子的那晚，他駕着摩托車，看見一個發光的飛行物體掠空而過，這是不是傳說中所謂的「飛碟」？假如是的話，這孩子謎樣的身世，似乎可以得到印證，孩子當初講的話，沒有人能够聽懂，他身上穿的衣服質料，也非比尋常，這種種都極為可疑。

「並不可疑，」孩子竟突然解破沈先銘的心事，「我確實是從別的星球來的人，我的心跳比一般人快一倍半，我的血型也和一般人不同，這都可以靠科學的檢驗來查明的。」

沈先銘更加驚駭迷惘。孩子怎麼會知道我在想什麼，這不是太不可思議嗎？

「一點也不必奇怪。」星子說：「我們別的世界的人，只要到了五歲左右，就慢慢的發展出一種超感覺器官，能够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利用超感覺與遠地的人通訊，你心裏想些什麼，是瞞不住我的。」

這種怪事，到底是真是假，沈先銘疑是夢中，他趕緊去喚醒沉睡中的太太。

「淑媛，妳快來看，這件事情真是奇又奇的，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妳快點來幫幫忙！」

淑媛也趕來看孩子，證實先銘並沒有看錯、聽錯，這孩子講的話，頭頭是道，他能够偵測到別人的心事，他的言談舉止，都不是五歲大的孩子所應該有的。

沈先銘開始確信，檢到孩子的那天晚上，他的眼睛並未發花，神智也非不清，他所見到的確實是飛碟。但是，外太空人駕駛着飛碟，把孩子丟下來，又有什麼用意呢？

「我們的世界正在發生戰爭，爸媽要我住到這兒來避難。」這是孩子觀察到先銘的心事後，所做的回答。

整個晚上，沈先銘夫婦爲了這件事情而失眠。要不要把這件事公諸社會呢？假如眞這樣做的話，勢將轟動全世界，科學家將設解答法有關孩子的種種疑問。在美國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登陸月球之後，這事的發生可能轟動全球，一個來自別的星球的孩子，在臺灣的友林鄉被發現並予撫養，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新聞。

根據孩子所說的所謂超感覺通訊法，實在並非不可能。愛因斯坦的相對討論中所提示的定理：光速是宇宙間永恒不變的速度，它是任何速度的極限，宇宙間沒有第二種速度可以超越光速。無線電與光同等速度，從地球發射電訊到月球往返需兩秒半，到木星來回需一小時二十分，到冥王星來回需七小時，到太陽系外最近的恒星來回需九年，其他更遠的星球則要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千萬年以上不等。目前正在發展中的ESP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 超感覺通訊法，已顯示出心靈互通消息，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不論多麼遠的地方，隨傳隨到，這是一種超越光速的「效應」。根據這種概念，將來可望發展出太空通訊心靈感應法，使遠地的太空船能够隨時與地球人通話，消息不受延阻，免除太空人的寂寞。沈先銘是有新觀念的人，他隨時閱讀有關的最新科學知識，以便敎導學生，如今，怪事就發生在自己身邊，他想起了有關超感覺通訊最新的進展。也許別的星球的生物文明比地球要進步幾千年、幾萬年，因此，他們很容易派遣飛碟到地球來，他們的孩子使用這種奇異的通訊方法，與遠方的星球上的父母聯繫，是有可能的。

一天又一天，同樣的事情不斷地發生。孩子每到深夜便魂不守舍的佇立窗前，喃喃不已，似乎就在和別的星球上的父母通話。沈先銘爲了確實查證，把孩子帶到一家公立醫院去檢查，他沒告訴醫生有關種種孩子的身世，只是要醫生看看孩子，查查有沒有病而已，醫生的報告竟符合孩子所稱的：他心跳比常人快一倍半，血型不是已知的人類血型。

沈先銘心頭愈加重，他不知道要怎樣來解決這件事情，當他坐在客廳沙發沉思入神的時候，星子來到他面前，兩手攀住他的頸子，含着淚說：

「爸爸，我對不起您，讓您添了這麼多麻煩了，我昨天晚上剛剛得到親生爸媽的通知，大概我最近就離開此地了。」

「你要離開我們？」在一旁的淑媛聽到消息，又難過又震驚。「不要走嘛！待在這裏很好，我們需要你。」

「我知道，我很感謝你們的收留。」星子轉而投入淑媛的懷抱，繼續侃侃而談：「當戰爭已經過去了，我就必須回去，我的家不是在這裏，我的家在星星那邊，你們一定不會相信的，在距離此地十四光年半之外的星系上，就是我的家，我們的太空船可以用光的速度飛行，當我們在航行的時候，可以暫時將生命凍結起來，完全停頓不老，我的叔叔伯伯們，告訴我，地球人太愚蠢太自大，他們始終否認有來自外太空的飛碟存在，其實地球早在我們的監視中。

淑媛推開孩子，她不相信這些話會出自一個五歲大的孩子之口，她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孩子講的是一篇有關科學的道理。她仔細端詳着孩子，心裏起了一陣恐慌。她憶起幾年前的一則有關飛碟在澳洲綁架一對夫婦的報導，……

「不會的。媽，不要害怕，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在我們的世界裏，也曾經和地球上的情形一樣，有過多年的戰爭，有自由民主，也有極權暴政，我們那兒，現在已經是六十世紀了，你們才二十世紀，當我們二十世紀的時候，遭遇到的情形和你們是一樣的，可以說，我們的歷史是走在你們的前面，這宇宙的進化有一定的規律和程序。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偉大和平的中國人的世紀。」

當天晚上，沈氏夫婦突然被一陣嘶嘶的響聲所驚醒，睜開眼睛，乍見窗外射進刺目眩人的白光，就像大晴天裏仰視着太陽或是被鎂光燈所照射一般的感覺，幾秒鐘過後，白光不見，響聲消失，眼睛因爲剛才受到强光的照射，現在强光消失，換來一片黑暗，他們經過幾分鐘後，才慢慢的可以看見東西。

轉到隔房去，不見星子的人影。

「星子，星子，你到哪裏去了?」

「星子，別走呀!」

任憑他們呼喚，總不會再有星子的影子。夜空的繁星閃爍如故，那是星子的歸程嗎?沒有人知道。有關星子的身世，將永遠成謎。

懊喪的沈先銘，第二天打算把有關星子的故事向社會公佈，不意之間看到報紙上有一則醒目新聞：「昨天晚上十一點一刻左右，在桃園一帶，有許多人聲稱看見一個發亮的扁圓形球體在上空飛行，治安機關正在進行調查中。據一位住在友林鄉的農夫說，他親眼看見那發光的飛行物體從高空降落下來，還發出嘶嘶的響聲，但只有幾秒鐘工夫，便直衝雲霄，消失得無影無蹤。……據本報記者連夜走訪權威人士所得的分析是：飛碟，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世界各地便經常出現，甚至在古代的歷史記載中，也可以找到數百件可相互印證的飛碟事件。美國有一個『全國空際現象調查委員會』，簡稱NICAP的組織，專門調查不明飛行物體，該會會員數千人，遍佈全美及世界各國，會員多爲天文學家，太空火箭專家，飛行員，情報員等等。據調查一萬多件有關的飛碟事件結果，多數情形將飛機、汽球，人造衞星、鳥羣、雲的反光、大地陽光反射、大氣現象、流星、恒星、北極光等誤認爲飛碟。僅有極少數，是無法辨認或解釋的。飛碟之有無，尙在爭論中，但是心理分析家之中也有人以爲，飛碟之所以到處『出現』，是因爲國際形勢混亂所致，人們在潛意識中迫切希望上帝拯救人類，上帝代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是整個至高無上的象徵。上帝是圓而無缺，完全與完美的。那扁圓形的飛碟，實是人們心中的幻象。又

據精神病學家說，飛碟代表奇蹟，多數人都有信仰不明飛行物體——奇蹟的慾望，因而易受幻象欺騙。對於臺灣首度發生的飛碟事件，也實在不必過份渲染。」

沈先銘打消了把自己的遭遇公諸社會的意圖，他不希望人家把他當成心理失常看待。他沒有任何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那孩子是從別的星球來的、再回到那星球去。他只是向派出所報告那孩子失踪了。

悶悶不樂地度日子，懷疑自己和妻子活在幻象中，懷疑自己和妻子兩人的精神失常了，相偕去看醫生，證明兩人都無恙。他們從醫生處查到孩子的病歷，那血型與心跳，不是惟一的證據嗎？但此刻孩子已在星空之上，不屬於這個世界，如何能够證明過去發生的事都是確實的？而且孩子從何而來，從何而去，又沒有別人親眼目睹，假如貿貿然的向社會宣佈，他是從別的星球來的孩子，豈不是鬼話連篇？

終於有一天沈先銘從報紙上讀到外電報導，捷克地方的布拉格，也有相似的情形發生。一個六歲的男孩自稱是來自另一星球，這個男孩的奇事，在布拉格大學檔案裏有詳細的記載，他講的話是沒有人可以聽懂的，他的心跳比常人快一倍半，血型和一般人不同，這個孩子每天晚上和星星講話，但在蘇俄、波蘭、匈牙利、東德的軍隊侵入布拉格之際，他被送往蘇俄去供研究。從此音訊杳然。

星子臨去那夜說的話在他腦際廻盪着，他更堅定了對未來的信仰。二十一世紀很快就會來到的，那是一個和平光輝的大同世界。仰望繁星閃爍的夜空，他懷念遠去的星子，他莊重嚴肅地爲一些什麼祈禱着……

美麗新天地

地球時間公元一〇四五〇年。

從朦朧中醒來，意識到是否又是另一個登陸工作即將展開，機器人安琪兒把我這個多眠中的太空人喚醒，她的熟練工作使我佩服驚奇。她說：

「有怪事發生了！」邊操作機器邊觀察着儀表。

雷諾德隊長目露驚慌，囑咐嚴重戒備。

「怎麼一回事？」我問。從事長期的太空旅行，最怕遇到的是這種突發的情況：莫名其妙的被叫醒，而後去處理面臨的困難問題。

「我們原來打算登陸的星球，那顆星球竟然脫離軌道朝我們這個方向飛過來！」機器人安琪兒指着電腦的計算圖表，還有螢光幕上的星空，有一粒小小的星點，正在緩慢移動，逐漸變大。

電腦麥克說話了：

「相撞是不會的，我們可設法避開。只是至今我們還不知道為什麼使那顆像地球一樣大小的行星脫離他的太陽系，以高速飛走。」

這是我們從事太空旅行以來，所遇到的第一個不可解釋的行星運動現象。我們是從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地球出發到太空各處漫遊，按照地球時間計算，八千多年來，不斷地以接近光的高速航行，由於高速運動，使時間變緩慢，正是愛因斯坦理論的時間效應，對於地球人來說，雖已歷八千多年，但對太空船上的人來說，只不過短短的幾十年而已，由於電腦及機器人擔任自動駕駛的任務，六位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籍的太空人，只留下一人做淺度睡眠，其餘五人則進入多眠箱內，使生命完全停頓不老，直到抵達目的地再醒來做登陸工作。

雷諾德開始減速，以便進行更進一步的觀測。那顆星球像是有智慧生物在操縱，緩緩的在向右轉變方向，我們跟蹤過去，距離更近，星球越變越大，可清晰看清陸地海洋的輪廓，太像地球了，使我懷念起自己的家鄉。雷諾德操作太空船追蹤前去，那星球像噴射汽球，另一方在冒着氣體，推動星球前進。

電腦麥克在做初步的分析：「這個星球大氣組成的元素和地球很相近，甚至陸地與海洋的分佈也差不多和地球相似。簡直是地球的孿生兄弟，但是地球此刻已在八千八百五十三光年之外，而且地球上的生物已經毀於一場與外星人的核子戰爭，……」

「這個星球是不是有人在操縱運行？」我問。

「非常有可能。」電腦說。沉默了半晌，似乎再一次做計算。「是知性生物在操作整個星球。」

當那顆星球漸漸減低了速度，靜止下來，我們開始猶豫，是否做登陸的工作。我記得，在我們離開地球的時候，也曾經有科學家建議，派出太空人去捕捉小行星或火星的衞星，同樣的，在銀河深處的知性生物，也會有相同的想法，去捕捉別的星球來利用、開採。但出現在我們眼前是一顆有如地球一般大的飛行的巨大星球，要發動這樣大的星體必須運用多少能源，工藝力量，則是我們所不知道的。這樣看來，如果上面居住着文明生物，他們的文明一定比我們進步。

終於我們決定做降落的準備，我要機器人去喚醒每一個多眠中的太空人從事工作。太空船上原有四男二女，一個機器人、一具電腦構成了整船的生命體。

這時我發現米克爾的多眠箱早已打開，人也不見。

「他到哪兒去？」我大驚急問。

「他死了！」機器人安琪兒說。

「怎麼死的？」

「他在太空航行途中身體的機能全部消失。」雷諾德說：「我不知道他的毛病出在那裡，有

一次我醒來，發現他全身的肉都塌陷下去，像一層皮包着骨頭的骷髏人，於是我決定把他丢棄在太空中。」

我心頭凝結着哀傷，算起來米克爾已是死過兩次了。第一次是感染了太空病毒，我把他拋棄在太空中再由超級文明上的神靈生物把米克爾複製出來，我們心目中的米克爾只是副本，現在連副本也死亡了。

「有電視錄影紀錄這件事的。」雷諾德說着，放出了錄影。螢幕上出現的是雷諾德走近米克爾冬眠箱旁邊，俯視米克爾，然後拖出米克爾骷髏人，往輸送艙門去，按了電鈕把米克爾的屍體拋擲到艙外去。雷諾德心事重重，他似乎又在祈禱上主帶給我們未來旅途的平安，不再有災難。我們已踏足太陽系以外的太空深處，目睹宇宙的壯麗偉大與神奇，對於始終使人迷惑的信仰問題，也許必須在冥冥中作內心的體會才有確實的感知與解答。

其他三個太空人克麗絲蒂、艾思薇、哥尼羅也醒來了。最使我愛戀的艾思薇，她是誕生在一九九〇年的東京，她是一個純粹的試管人，她是用她母親的卵子加入某人的細胞核使之分裂、成長、發育爲人，她的父母親是誰對她已無意義。此刻，她出神地望着狀似地球的美麗星體，似乎在期待着什麼。她的身材窈窕，顯露出一種東方女性特有的美。當她知道米克爾的噩耗後，傷心地哭了。「我們回到地球了嗎？」她問。

「不是！」雷諾德說。他把情況複述了一遍，使大家都明瞭。

電腦打出了報告在螢幕上：

「這是推測：

這顆星球上的人爲逃避原有太陽能源的用盡毀滅，於是設法發動該星球的能源脫離原有太陽系去找一個新太陽，加入年輕的新太陽系行列，使星球上的生物延綿不絕，我們現在已經跟踪到了它的新太陽系裡。照推測他們的文明約當地球的二十二世紀，而我們是來自二十世紀的人類，他們自然高我們一等。」

流浪者一號太空船在星球上空環繞着，繼續觀察監視一段時間，準備選擇地點降落登陸。

突然，我們偵測到有跟踪的飛行體，它很快的又消失不見。我們繼續飛行，降低高度，漸漸的看清楚底下世界有文明生物的建築、飛行體，雷諾德決定飛到荒僻的地方再降落。這時又發現有不明飛行體跟踪，雷諾德亟思擺脫，爲時已晚，從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的各種飛行體包圍了我們。

「大家要鎮靜！」電腦麥克說：「他們應該不會攻擊我們的，高度文明的生物應不致有暴力傾向的。」

流浪者一號在山區的一處平坦地方降落。經過寂寞漫長的太空旅行，我們身心俱疲，看到生

物，已屬幸運，能遇到與人類類似的知性生物，更是萬幸。我們不理會他們的包圍，從容鎭定的繼續做我們的事。果然，那些包圍我們的飛行體又一窩蜂的散去了。大約他們看準了我們來訪沒有絲毫敵意。回顧人類的歷史，不只一次的發現來自外太空的物體，有遠見的人都認爲與外太空的知性生物接觸可以交換知識，促使文明進步，自從美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一連串太空任務，所有的太空人都受到指令，如果在飛行時間發現有飛碟跟蹤，應該力持鎭靜，不可輕舉妄動。現在在離開地球之外的遙遠世界，我們自己成了侵犯別人的不明飛行物體，但是對方的文明比我們進步，除了保持鎭靜以外，我們所能够做的非常有限。

關緊太空艙，五個人在艙內做登陸的準備工作，好像外面根本不會發生任何事似的。我的心靈懷着對新世界的美好盼望，我們過的已經不是人的生活了，渴望回復到在地球上所過的日子，有家庭、社會的溫暖，可以看日出日落，森林與海洋，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與知心的朋友談天說笑，可以欣賞美女，飲酒作樂……八千多光年航程，所積壓的苦悶與寂寞，好像一下子都要爆發了。

突然，金髮碧眼的克麗絲蒂抓住自己的頭髮，亂撞亂跳一陣，大叫着：「我要出去，我要快出去！」

滿臉鬍鬚的哥尼羅抓住她，要她鎭靜，克麗絲蒂渾身顫抖不已，臉上現着痛苦，呻吟着，衰

竭無力地躺下來。雷諾德滿臉沉重，他是惟一精通醫術的太空人，抱起她到醫療臺上，藉着各種電子儀器的幫助，爲她診病。

「檢查不出什麼？」雷諾德惘然的搖頭。「可能只是長期精神壓抑的結果。」

電腦的嘟嘟聲響起，正要告訴我們它對此事的看法，果然它說話了，螢幕上也同時打出了字：

「注意！請聽報告。你們大家都需要結婚了，在流浪者一號太空船離開地球之前，主持這項計劃的負責人，曾經考慮過你們的生理極限，不可能藉着藥物長期壓抑住生理的需要，更何況還有心理上的問題。克麗絲蒂的毛病，須要用婚姻生活來治療。你們要是不聽從勸告，將來會一個一個發生問題。」

「好呀！」艾思薇興奮的叫得有失常態。

如果她想結婚，我是第一個對她有興趣的呀，我朝她擠眉弄眼，她回報以欣喜興奮，我懷疑這個太空船上生存的五個人類，都有點反常了。

克麗絲蒂倏地從醫療臺上坐起來，豁然病癒，大家忍不住笑了。機器人安琪兒按下音樂鈕，播放了輕鬆的音樂，使大家鬆弛了神經，減低緊張的氣氛。

此地的星球人似乎在遙遠地監視着我們。在雷諾德的安排下，我們兩男兩女決定結爲夫婦，

我與艾思薇兩個東方人是一對，克麗絲蒂與哥尼羅是另一對，照理還少了一個女人，雷諾德却不在乎，他說：

「在上帝祝福下，我宣佈你們結爲合法夫婦。」

艾思薇柔美的臉上綻放了笑靨，我牽着她的手飛向天空，比翼雙飛，各人配帶着單人飛行器翱翔在藍天白雲裡，暢快無比，所謂「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可以用來形容我們以前的太空飛行，地上已過了千萬年，我們才只過了幾年，似乎已成了仙人，但仙人的生活未免單調，回復人的生活，那才樂趣無窮。

當我們回到太空船時，發現雷諾德被一羣看似人類的生物圍坐着，利用電子翻譯器在交談，不過談話已經結束了。那些生物的眼睛發着灼人的亮光，可以看見各種光波，耳朶是喇叭型的，對聲波反應靈敏。皮膚也不一樣，觸覺非常敏銳，可以測知各種動靜，這是後來雷諾德告訴我的。此地的星球人像地球的飛鳥，長着翅膀，雙脚是蹼狀，走路搖搖擺擺的，共有三個人，他們駕駛着圓盤形的飛行器離開了。

「他們說些什麼?」我問雷諾德。

「他們是非常歡迎我們的，願意與我們交換知識，他們確實是因爲原有的太陽即將毀滅，而星球，脫離軌道去尋找到新太陽以求生存的，現在我們就寄生在他們的星球上，新的太陽也

如願找到，可以不再爲了生存問題煩惱。」

我恍然了悟，不論物質與精神方面，知性生物是不能沒有新的疆界而活下去。二十世紀的地球一度面臨能源危機，人類不斷的向內太空外太空開拓，但就沒有人想到有一天太陽本身的能源也有用盡的一天，果如此則地球也難逃毀滅的命運，惟一的辦法就是像這種聰明的星球人把整個星球當作是一艘巨大的太空船，發動剩餘的能源物質以脫離太陽系，尋找新的寄托，以這種方式來開拓新的生活領域眞是一大傑作！

雷諾德走出流浪者一號太空船，睡在草地上，面向天空，出聲祈禱着：

「感謝上帝，我們終於找到了美麗的新天地。」

如同摩西帶領族人出埃及一樣的悲壯，歷經八千多光年的航程，我們突破了孤獨與寂寞的痛苦包圍，投向一片美麗的新世界，我們終止了流浪……。

社會科幻小說

雲煙

期末考剛考完，就想去看看許久不曾見面的父親，也許最近未來研究所的教學或研究業務太忙吧，父親也沒有叫他太太打電話給我，叫我和弟弟去玩。

許多年來，我對父親有一種虧欠的感覺，我和弟弟，甚至母親都誤解了他。母親在我三歲時便與父親分手，隨卽與營造公司的監工結婚，而父親直到我去年考上大學時才另娶。我和弟弟自幼便跟着母親住在外公家裏，還有繼父、同母異父的弟妹，我們聽慣了外公和母親的一面之詞，把父親形容爲最壞、最沒有出息的男人，小時候父親到學校看我，我總是逃避並仇視他。直到我唸小學五年級時，他來向我告別，說要出國去，要許多年才能回來，送給我兩條銀鍊子，一條是給弟弟天河的，鍊上有心形的小盒子，裏面有父親的照片。父親的眼睛有點發紅，要我好好保重，努力用功，望着他離去的背影，我開始覺得自己的不對，畢竟父親還是非常愛我這個女兒的。還有他的兒子。父親受的委屈和痛苦一定很大，從他和母親分手後孜孜矻矻於求學，遲遲未

再娶，卽可想見。有很長的時間，我把對父親的思念化成了筆墨紙片，與父親互通心聲，但給母親或外公知道了，總會責罵我。年歲漸長，我對父親由逃避、厭惡轉爲尊敬、愛慕，尤其在他回國後，受到報紙輿論的重視與讚揚，使我深以爲榮，那是在我高二時候。緊接着父親受聘擔任未來研究所主任。

和父親通過電話，父親要我和弟弟晚上到研究所來，看一場身歷其境的立體電影，這是首度在國內擧行的試片會。在不久的將來，國內也會有這種電影出現，甚至立體電視也會遍及家家戶戶。我從書報上知道，這是根據一九六〇年代的雷射光立體全圖像發展出來的，可以達到驚人的三度空間感，在立體全圖像上可以看到物體的上下前後左右，甚至把頭移近，可以看到物體的內部構造，其眞實感令人難以置信。

弟弟還沒出生時，父母親便分手了，因此弟弟心目中的父親比我有更先入爲主的偏見。這晚，我們對母親說到西門町看電影，而到父親的研究所來湊熱鬧。父親忙着跟新聞記者打交道，接受訪問，答覆有關問題。我聽到印象最深刻的是寶島電視公司的記者侯莉珠發的問題：

「請華主任談談今天晚上這部電影的主題，並且請問在這個時候引進這種外國的新奇玩藝是否適當？」

「這是一部科學幻想影片，嚴格的說，這部電影已經過時了，因爲這部電影討論的是人類面

臨的生態環境的危機，尤其是農藥汚染的問題，但歐美國家他們老早在許多年前便開始注意，停用農藥，而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石油短缺問題所造成的能源危機後，科學界更全力尋找新的能源，避免汽油廢棄汚染，現在西方先進國家都已經逐漸把空氣和水的汚染減低到最輕的程度，我們現在的處境正是西方國家的過去，國人應該趕緊設法糾正，至於身歷境電影，可望在最近一兩年在國內設立影院放映，不過對於有心臟病的人是不宜觀看恐怖緊張的電影，在外國已經有不少人當場病發死去。」

電影開始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景物看起來是那樣眞實，許多人忍不住從座位上站起來或蹲下，或伸手去抓摸，或擺頭搖腦看看左右，因爲換了角度所看到的景物也不同。彩色非常艷麗，劇情也很緊張。描述地球上的人類漫無限制的使用殺蟲劑，對付昆蟲，而每一次使用藥物，昆蟲便產生抗體，ＤＤＴ、美蘇西哥勒、克羅丹、風佈達、ＢＨＣ先後全部失效，每一種新藥出現，只能維持一段短時期的效用，不久便產生抗體，這樣人類永無終止的在發明殺蟲藥與昆蟲競賽，最後從地球外來了一大批外星人，他們像昆蟲一樣的形狀，比人體略小，以科學武器攻擊地球，佔領月球基地、地球太空站。奇怪的是，受攻擊的人類，除了少數像飛機失事以外，絕大部份都只是陷入昏迷狀態。人類雖使用幾次小型的核子武器，只有徒然增加自己環境的幅射汚染，並不能有效的擊退外星敵人，人類不再抵抗，聽天由命，最後集合了全世界各地的心靈，

在同一時間、在各自的地方進行禱告，盼望外星人儘速離去。奇蹟發生了，外星人受到人類心靈力量的感化停止戰爭。臨走時他們留下了忠告：宇宙生物間是不應該使用暴力的，只有愛心的交流才是正道；人類怎樣對付昆蟲，撲滅昆蟲，外星人也怎樣把人類當昆蟲撲滅，人類要控制自然環境，是不應該使用暴力的。外星人又說：他們生存的星球上原來也是有一種兩條腿的動物，和人類一模樣，控制着星球，他們不斷的噴洒殺蟲劑對付昆蟲，有一天昆蟲發生突變，智能大開，佔領了星球，消滅人類，建立了新文明，現在旅行到地球又發現同一事件重演，爲了教訓人類，免於重蹈覆轍，淪於萬刼不復的命運，於是出而干涉。外星人離去以後，昏迷的人類又甦醒過來，好像從來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從此以後人類知道怎樣與大自然取得和諧，對付昆蟲，不再使用殺蟲劑，而改用其他方法。

散場後，我對剛才如幻似眞的景象，仍有震顫感，許多觀衆大吁一口氣，呼叫過癮。一位男士走過來和父親討論有關生態環境問題。他戴着一付金邊眼鏡，顯得彬彬有禮，從談話中我才知道他是研究生。

「小晶，要不要來爸爸家?」父親轉首問我。

那位研究生也跟着把視線投向我，使我感到一陣畏怯，我說放暑假了，以後可以天天來。父親的嘴角微笑着，眼光和悅，充滿了關愛，他身邊的那位新婚太太看起來是那樣端莊賢淑，她的

年齡才二十八，眞可以做我的姐姐，父親平常打電話來找我不大方便，常常叫她打來。

和父親告別後，一路走出來，那位研究生也過來搭訕，想不到他也和我同住在一條路，在走向公共汽車站的途中，他說：

「這部電影很有意思，也有哲學意味，假如人類把別的生物通通消滅乾淨，人類自己也不會快樂的，這個世界本來是因爲有活潑的鳥、快樂的魚、青翠的草木等等別的生物，人類才會有快樂的。但是我們很粗心，我們自己已經走入了危險，還沒有察覺。」

我們搭同一輛車回去，分手時我們交換了彼此的姓名、電話，他叫史攸南。他從口袋裡掏出兩件小東西，送給我和弟弟各一件。

「把它塞在鼻孔裡。」他說。

「這是什麼東西?」我實在莫名所以。

「隱形鼻罩。」

「有什麼用處?」

「過濾污染空氣。這是我爸爸的公司剛剛申請到的專利品，是我的靈感研究發明的，正在加緊製造，一兩天就可以上市發售。」

「你們眞有腦筋，想得眞週到。」

「令尊才是這方面的大師，他才看得多，想得遠。我們發明這東西也是想救人。」他又談起一大堆有關污染的事，現在市區空氣的污染已經到了非常危險而嚴重的地步，由於我們還沒有對空氣、水的污染，甚至地盤下陷、噪音等等公害問題做有效控制，因此，他爲這些日趨嚴重的問題感到憂慮。

我說出了我的意見，由於十項建設在許多年前完成以後，促使我國步入已開發國家，而公害問題也是一個進步的國家所難避免的，我們要求進步，總會碰到因爲進步而帶來的副作用，只要我們能想辦法消除這些副作用，便可以達到完美的境地。這是我們目前的美中不足。

這晚，我的思潮起伏。唸大學以後我自覺自己的思想開濶了，比以前懂事了。我深深追悔往日對父親的誤解，我一直以爲是父親遺棄了母親，現在我深切的體會到父親離開母親是爲了擺脫舊傳統的束縛，男兒志在四方，怎可被綁在母親家裡，當母親家的「男媳婦」，他並沒有遺棄母親，是要母親出來另住而母親堅持不肯，父親一個人出來，終於使得母親另有外遇，辦離婚時母親還對父親說兩年後再結婚，想不到母親早有所謀，而告永遠仳離，其實這還是外公的主意，母親從小做外公的養女，什麼事都聽外公指揮，連終身大事也不例外。父親的深明大義却換來母親家人的仇視，我和弟弟小時候，都聽慣了有關父親的壞話。前幾年父親看我漸懂事，才對我說：「早知道這樣，當初辦離婚的時候，我不應該太慈悲，怕傷害你的外公，他實在太疼你們，一定

不准你們離開他，不答應你們任何一個人跟隨爸爸，而爸爸總以爲只要外公、外婆疼你們，你們過得快活，爸爸便放心了，不管爸爸多麼討厭外公外婆，爸爸實在不願意你們跟隨着吃苦，因爲爸爸窮呀！」傳統是有很多不對的地方，而今天物質文明這樣進步，我們還不能打掉傳統文化中的爛東西，如養女、招贅制度，這又是一種精神文明的污染。再看另一面，美國人杜佛勒的「未來的衝擊」一書，在許多年前便預言「未來的人類社會是富於多變性的，連婚姻也不例外，現在的人一生結五次婚是反常的，將來的人一生結一次才是反常。」杜佛勒的看法是以美國爲基準，但在東方社會的目前情形，婚姻方面已有這種多變的趨勢，這又是一層嚴重的精神污染。看父親一生的行事爲人，對婚姻却是堅貞保守的，能在混濁的環境中保持獨醒是不容易的，但父親的再婚，却也不能免俗。

一大早便接到史攸南的電話，語氣緊張：

「看看今天早報，有一條大新聞，你注意到沒有？」

「我還沒看報。」

「有一件太空廢料，被查明是美國雙子星太空艙的一部份，昨天晚上在臺北市松山社區落下來，起火燃燒，有四幢大樓被燒燬了，死了二十幾個人，傷的有幾十個。」

「你想要怎樣？」

「趕熱鬧去看看現場?」

「你不怕感染太空病菌?」我是故意對他說笑。

我們抵達現場，軍警人員早已封鎖住，不准民衆擅入。空氣污染確實相當嚴重，許多人都戴着面具似的白紗布口罩，只有我，使用攸南給我的隱形鼻罩，呼吸還順暢，就是覺得鼻孔有異物塞住，不大舒服。

這時，我看見父親從現場走出來，他立刻被一大羣記者包圍住，我們湊前去，聽見父親在說：

「太空廢料撞回地球表面，而造成災害的事件，已經發生十幾次了，這還是第一次落在大都市裡面，造成有史以來受害最爲嚴重的一次，我國政府當局，應該趕快向國際太空和平使用委員會提出報告，並訴請賠償。說實在，當初各國使用太空，並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意外，總以爲太空廢料重返大氣層時，所受到的空氣摩擦足够使它解體而化爲灰燼，就算會落到地面上，其或然率也極少，因爲這種可能性牽涉到物體進入大氣層的角度，它的軌道速度，還有結構强度等等複雜的因素，同時廢料本身的構成材料還要能抗高溫、絕熱等。但是隨着科學的進展，對開發太空的日新月異，雖說預先的計算，能够大致預測廢料降落的時間和地點，意外的發生還是不能避免，眞是禍從天降，美國現在剛剛製成的核子動力火箭，如果再有意外發生，將是不堪設想。」

當父親被問到有什麼補救的方法，父親說：

「現在我們的太空垃圾形成了我們頭頂上的垃圾堆，成千上萬的太空廢料，正不斷的繞着地球軌道運行，今後爲了避免這種災害，應該由使用國家設法以其本身的高度科學技術把太空廢料從太空中收回、銷燬，以便消除這種外太空的污染。」

同樣的談話，中午在電視播放出來，我發現我也被電視記者攝入鏡頭。吃飯時，母親第一次以她內心的眞實聲音說話：

「妳爸爸是個好人，是個有志氣的人。妳和天河以後要像他一樣爭氣。」

母親接着沉默許久，不再說話。似乎有些什麼陰影從她的心頭掠過，該是二十多年前的辛酸往事，又像雲煙般的在古老的裂縫中冒出來，人生的悲歡離合，回憶起來總是蒼涼而淒苦的。父親在電視影幕上說話，眼睛似乎從裡面看穿出來，和母親的視線相觸，該像當年他們面對面談話一般吧！也顧不得飯桌上還有外婆、繼父和別的孩子，母親忍不住用手背拭去奪眶而出的眼淚。父親多年來對母親的深情，總算使母親有了領悟。不知道母親是在追悔還是感傷?人生有幸與不幸，有緣無緣。

吃過飯後，我告訴母親要到爸爸家裡住一段時期，幫他收集整理有關研究資料，母親總算答應了。這麼多年以來，母親第一次同意我這個中立份子正式在兩個「敵國」之間來往，也許也是

因爲外公在年前過世，沒有阻力的關係。其實父親有最開明進步的觀念，始終認爲離婚以後縱不能做很好的朋友，也不要做敵人。父親的思想始終走在最前面，他與母親可能有半世紀的差距，難怪格格不入。

來父親家住了十多天，我很不習慣，常常回去看母親，或來回兩邊居住。我常常看見父親咬筆倚窗沉思，似乎想要透視未來。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當一九六〇年代，全世界各地的學術界初初興起一門新學問——未來學（Futurology），對人類未來社會即將面臨的問題，加以預測研究，很快的，想像中的未來已經來到了，受傳統拘束的人類，習慣於過去生活的模式，對已經來到的「未來的衝擊」無法適應，本能的抗拒，使他們盲目的要走回過去，以求苟安一時。現在我們的人口爆炸、環境汚染、地盤下陷、交通擁擠、噪音、工業疾病、自然景觀受到破壞，可以說步了西方先進國家的後塵，當西方國家已經差不多完全解決這些問題時，我們已經陷入了同樣的危機。而父親主持的研究所，目前正對着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問題，謀求解決之方，並規劃設計未來。

父親表面雖嚴肅，與我相處却常常談笑風生，與之所至也會扮鬼臉、講笑話，他說，也許很多年沒有和我在一起，直把我當從前的小女孩，據說我小時候，就常常拿父親當馬騎。

一次大颱風來襲，使得臺北市成了水上都市，近郊的三重、新莊、蘆州、永和、板橋等地，

也成了水鄉澤國，過去修築的堤防，因爲地層下陷，形同虛設，使得大水一發不可收拾，整個大臺北區，一片混亂，陷入癱瘓狀態。我打電話回家問母親，家中積水有兩尺多高，我家可以說是地勢較高的一帶，以前從來沒有漲過水，現在既然如此，可見積水相當嚴重。

電視新聞報導，是由直昇飛機從空中俯瞰攝影，許多救難小艇行駛在大街小巷，進行救人，或輸送糧食藥品，記者在說，這又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水災，臺北區的防洪計劃，從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到現在，一直沒有做全面的規劃、執行、整頓，現在該是時候了，如果再這樣下去，將來臺北市就要沉到水裡去，還是乾脆不要防洪，就讓它成爲東方威尼斯好了。

父親的家是在林森南路的新世紀大厦第八層，一點不受影響，但是食物貯存有限，一樓本來是賣雜貨的，大水漫及一樓樓頂，雜貨品只有一部份搬到二樓，間或停電，電梯無法使用，我只好虧待雙脚去買些乾糧、罐頭食品。

風雨平靜後，大水仍然圍困未消。有一次父親接到一個電話，他顯得神情激動，面孔發紅，聲音也有點像在咆哮：

「這件事我們老早便提出報告了，臺北市總有一天會變成這個樣子，這是遲早問題，大家拼命抽地下水，往河裡倒垃圾，大家一點公德心也沒有，大家都坐在同一條船上，却從來沒有想到，大家做的事，是在叫所有的人同歸於盡，今天水災這麼嚴重，正好給大家一個當頭棒喝，不

過，假如十年前就來一次這樣大的水災，亡羊補牢，還未晚的，現在已經病入膏肓再來拯救，眞是困難重重。我們是自作孽！」

我想起我家後面，也是臺北工專側面的大水溝，附近的人家是住在低窪地區，平時却一逕的往水溝裡傾倒垃圾，他們難道沒想到是在自作孽？太無知了。

攸南也打過電話來，他很高興，因爲他父親的工廠設在郊區高地的樓上，他早有先見之明，他預料大水退後，必定滿街到處烏煙瘴氣，空氣污染比以前更爲嚴重，正好隱形鼻罩可以大發利市，大賺其財。

事情比原先所預料的還要糟。大水退後，一場怪病從松山區蔓延開來，得病者發冷發熱、嘔吐昏迷以至死亡，短短的三天已有數百人遭到不幸，致病的原因不明。該區是太空廢料撞燬的地方，因此謠言四起，說是太空病毒作祟。殺蟲劑在臺北上空噴撒下來，進行消毒。大街小巷都在清理洗曬。人們污染了環境又無限制的抽取地下水，終於遭到大自然的報應。

全世界最好的傳染病專家、細菌學家、太空生物學家，很快的齊集臺北，商討進行挽救一次空前浩刼。最後，致病的原因查出來了。由於不當的使用殺蟲劑，使得各種昆蟲產生抗體，其中的一種瘧蚊，來勢洶洶，任何已知的殺蟲劑，都不生效力，而其體內的瘧疾原蟲，又發生突變，使得現有的瘧疾藥物，都無法加以控制，惟有儘早實行隔離，或從病患身上抽出血液，設法製造

疫苗，以遏止傳染病的擴大蔓延。

經過這一次慘痛的教訓，民衆開始覺悟，有關方面也拿出決心，要徹底推行防治公害，全面規劃防洪計劃。報紙上曾經刋載了父親的談話，大意說：臺灣是海島的閉鎖性地方，過去一直以爲使用殺蟲劑不必有像外國那樣的限制，現在外國已經全面停用殺蟲劑，而改用生物防治法來對付昆蟲，我們老早就應該引進這種新觀念、新作法。父親並且建議把那部身歷境立體電影，先改爲平面，放映出來給一般民衆看看。

許多天沒有接到史攸南的電話，還以爲他忙着發財。有一天他的家人來電話，告訴我攸南不幸罹患傳染病去世的消息，使我一時茫然無措。我去找父親時，他已先知道了，他神色黯然，倚窗凝視着窗外。

窗外，這個擁擠着數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像一個巨大的有機體，不斷的運動，人和車，川流不息，從地面到天空，漫起了濃濃的煙霧，人在空氣中，如同魚游污水中，大概每個人鼻孔裡都塞着小型過濾器以防空氣污染，攸南的這項發明，也許再過幾年可以不用了。人，改變了世界，世界也改變了人。在雲烟樓影中，我和父親似乎都幻見了未來的美好世界……

時間公司

又有一通傳眞電話來了，周麗玉按動了鍵鈕，以機械化的聲音說：「石門公司，您好！」傳眞電話上的螢幕，出現一張熟悉的臉，那絡腮鬍子和滾圓發光的眼睛，正是最好的標記，那表情充滿了迫切的期待與焦慮，好像在問：

「林總經理有沒有空？能不能見我一面？」

雖然來電者沒有把話說明白，周麗玉已經知道他的「來意」，這位大鬍子老兄，自稱是時間公司的主持人，經常從遠地打長途傳眞電話來，目的在推銷他的業務，電腦記錄上說，劉自用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斷斷續續打過十五次電話來，要求在傳眞電話中與林總經理「面談」，都沒有如願。

「林總經理正在忙着。」周麗玉委婉地說。

「這句話我已經聽膩了。」鬍子臉無可奈何的聳聳肩，皺皺眉頭，語氣顯得頗不耐煩，露出

一付討饒相。

「您不相信嗎?您自己看看好了。」周麗玉把林大有總經理辦公室的情景，利用傳眞系統顯示出來，只見林總經理面壁而坐，弧形的牆壁上有十幾個畫框似的電視螢幕，林總經理正在對着那些電視幕講話。

「您看，總經理正在開會。」周麗玉又加强了語氣說：「正在商討本公司的重要業務，他們都是忙人，只能在閉路電視上面或傳眞電話見見面。」

「我知道，我知道。」劉自用說：「我那裏敢登門造訪，只想同他在傳眞電話上面聊幾句，我等一下再打來好了。」

「不行，等一下還是忙，請你不要佔線。」周麗玉說：「林總經理已經同信給您，對您的發明沒有興趣，請您就死了這條心吧!」

「只要他給我個見面機會，」劉自用哀求着：「我一定有辦法說服他。」

可憐兮兮的樣子打動了周麗玉的心，她遲疑了一下，查看桌面那架電腦記錄的時間表，改口說：

「好吧，請你在下星期一中午十二點正打來，你只有三分鐘到六分鐘的時間。」

好不容易把他打發掉了，周麗玉又繼續她繁忙緊張的秘書工作。在她的心目中，總經理固然

忙，却有她這位能幹的秘書爲他處理安排各項業務，總經理每天可以足不出店，面對電視幕做商業活動，各種貨樣和商業文件，可以經由傳眞電話顯現，省去郵寄與旅途麻煩，可說是老闆不出門，做盡天下生意事，不亦樂乎!

相反的，她也觀察到總經理除了忙以外，剩下的就沒有什麼了。他的時間是給支離破碎的分割了。每週一到週五，辛勤的工作，只爲了換取週末時間與他的家人團聚。他必須把每週的業務處理告一段落後，在週五下午六點鐘搭飛機到C國去與他的太太和兩個兒子團聚，然後在禮拜一搭早上八點鐘的飛機趕回此地上班。

他的太太張儀珍是個很有成就感的女人，是另一家國外貿易公司的幹部，他們維持這種通勤婚姻的關係已有七年之久，好像還樂此不疲，不過最近幾個月來，周麗玉觀察到林總經理已經打破了每週回家報到一次的習慣，常常是三幾個禮拜才回去一次。

還有，總經理好像越來越注意她的穿着打扮，常常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讚美她幾句，使她覺得飄飄然的，在例行的公事上，即使是閉路電視上面的見面，她也會感覺到總經理的眼神似乎別有含意。想到這，她耳根子都有點熱了……

思念間，傳眞電話又來了，她剛按下電鈕，就看到總經理夫人一張急躁的臉，周麗玉不禁一楞。

「林大有在不在?我找他。」

「在。」周麗玉的聲音有點顫抖。她查看了電腦螢幕上的時間表，再瞄了一下總經理房間傳過來的閉路電視，清清嗓門說：「他正在給羅大夫看病，他最近腸胃不舒服，吃不下飯，工作也忙……」

「我不管，找他來同我講話。」夫人的口氣變得更生硬，好像滿腹受委屈的樣子。

「請你……對不起，夫人！」周麗玉委婉地說：「林總經理的時間都安排好了，請你再過一個小時，也就是十二點正再打來好不好?」

「不行，我要現在找他！」

「好吧，我幫妳把線路接過去看看。」

林總經理原來面對着傳眞電話螢幕，正在與醫生交談，接受診斷，這時旁邊的另一個傳眞電話螢幕突然出現張儀珍的臉，使他爲之一怔。

「太太，妳稍等一分鐘好不?」他對着螢幕說：「馬上就好了。」

「好吧，我就在這裏等着吧，看你害的什麼病?」

經過秘書的轉接，張儀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丈夫此刻的工作情形，而林總經理繼續利用傳眞電話接受診治，醫生很快的開下了藥方，利用電視傳眞傳達過來，林總經理的秘書也就幫着爲

他影印一份，他覺得太太的臉突然變得很陌生可怕，他一邊嘀咕着：

「儀珍，妳現在忙不忙?妳不是也在忙嗎?」

「是啊，我也在忙。你看看！」螢幕上變換了另一幅畫面，這是張儀珍辦公室的全景，此刻她也面對着三個傳眞電話，正在處理她的業務，她只不過是忙裏偸閒，打電話過來與先生聊聊而已。僅只一兩秒的工夫，畫面又恢復原狀，儀珍的近距離電視鏡頭，看起來有如近在眼前。

醫生看過病，線路剛剛空下來，秘書接來另一個緊急電話，一看螢幕上那張橫眉豎目的臉，不由得使他一陣慌。

「董事長，您好?有什麼指敎沒有?」

董事長嘮嘮叨叨的訓了他一頓，這件事沒辦好，那件事出了什麼差錯，弄得他渾身緊張，額頭上直冒汗。

「還有，」董事長又加了一句：「少在辦公室裏談私事，浪費公家的時間和金錢。」

電話掛斷了，林總經理頻頻用手帕擦拭着臉上的汗漬，怯怯地抬臉看看螢幕上他的太太。

「妳看到了吧?剛才我挨了官腔。」

「哼！」她鄙夷地說：「你們董事長眞不解風情，他的太太就是我的頂頭上司，他還不是跟你一樣，當初利用傳眞電話談情說愛，才結成夫妻的。」

這些情形都看在周麗玉的眼裏，她記得她寫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傳眞電話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從過去多少世紀以來，人與人面對交談、溝通意見，一直成爲主要的人際關係活動方式，書信往來則變成次要的；後來發明了電話，人們使用電話的機會日多，商業活動更屬必需，但是文件的簽署，貨物的檢驗，大半仍必須親自旅行面議或郵寄處理。

時代更進步，工商企業更繁忙，人們已經耐不住使用電話交談，而又見不到對方，缺乏臨場感；於是，又有了傳眞電話的發明，再經過不斷的改進，使得傳眞電話的價格更加便宜而普遍化，終於變成人際交往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發生大故障，那麼人際交往忽然斷絕，便發生所謂「人際關係癱瘓」了。

此刻，林總經理和他太太在傳眞電話中吵了起來。

張儀珍埋怨他越來越對她疏遠冷淡，已經有三個禮拜沒有回家了，林大有所持的理由是，最近身體不舒服，來往奔波非常疲累，懶得回家去。

「你再忙再累總要回家呀！」儀珍滿臉怒氣。

「我們不是天天見面嗎？」

「你還瞎說什麼？」儀珍吼起來：「身體不舒服，爲什麼還要上班？不回家來休息？我們天天見面？虧你講得出來！你最好一輩子都不要回來吧！」電話就這樣掛斷了。

受了一肚子氣，渾身好不自在。他手脚忙亂，不知所措，只覺得腦際一片空白，好像突然被推落大海一般，掙扎求生，雙手拼命想抓住什麼卻又抓不住任何東西，迷迷糊糊的載浮載沉。

他越想越氣，咒罵自己當初爲什麼竟想不開，而會由於業務上的傳眞電話往來，認識了張儀珍，兩人經常在傳眞電話上見面，由談公事到私事，雖相隔千里却彷彿近在咫尺，再加上彼此都羨慕對方的事業成就，也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假如能結爲夫婦，那不就等於是藉這兩項事業的結合，而更加壯大充實嗎？

那裏想得到，最近幾個月以來，腸胃極端不適，經常食不知味，難以下嚥，看過醫生也沒什麼大效，精神萎靡不振，好像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更不想回那個遙遠的家，那個相當遙遠而又教他疲於奔命的家……。

他陷入無邊的寂寞，有一股空虛與愁煩，教他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打發自己才好。下午六點鐘，當一天的業務告一段落，他仍面壁而坐，弧形的牆壁上閉路電視和傳眞電話螢幕，冷冷地對着他。他想去看一些朋友，但他惟一能做的只有按動傳眞電話的按鈕，找朋友聊天，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在忙，當面交談變成奢侈與浪費的事。他打了一個電話給羅大夫，他已經有二十年沒有見過他本人了，雖然經常有傳眞電話來往，畢竟還是隔了一層，並不是眞實的形像，他需要一點精神上的慰藉。

「我爸爸不在，」羅大夫的兒子說：「他生病了，病得很嚴重哩！」

「他早上才替我看過病，怎麼會生病？」

「我爸爸他不能再看病人了，他想休息一下。」大女兒也趕過來答腔。「我給你看他自己的一段錄影。」

傳眞電話傳來羅大夫的錄影談話：

「親愛的朋友，我要和內人暫時離開家一段時期，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我已有五年沒有出家門，內人也是平均每個月出去一兩次而已。

今天，我才發現自己生病了，病得很重，再也不能支持下去，我需要變換個環境，到外面透透空氣，不能經年累月躲在箱子似的家。

我的病就是缺少運動，這是大衆病，是時代病，好多人被傳眞電話圍困着，來往不停的傳眞電話，商業交往，人際交往，幾乎全在電視畫面中進行，人的手脚和身體缺乏運動的結果，就會導致各種疾病。正因爲這樣，醫生的生意興隆，應接不暇，讓我得不到休息的時刻，成天躲在箱子似的地方看病人。就因爲這樣，我這個醫生反而成爲病人中的病人，你們聽淸楚，我是病人中的病人，我不能再看病了。而且，我相信有更多與我同樣的醫生，也變成了病人中的病人。

我們已經聯絡好醫生朋友，我們要離開自己的診所，不再做病人中的病人，我們要找一個新

環境去生活，或是尋求出一種比較合理的方式，再回來重新做醫生，希望所有前來找我的人自己檢討反省一下，是不是因爲太忙而缺少運動，如果沒有時間運動，趕快找時間去運動。再見！祝你們健康愉快！」

百無聊賴中，他似乎明白了什麼，他缺少運動，也缺少時間。隨手翻閱公文櫃的文件，忽然看到一排醒目的標題：

「您缺少時間嗎？我們這裏出賣時間！」

他仔細一看，上面還有一行更小的字：「時間公司——策劃人劉自用。」這是幾個月前處理過的一件公事，他自己上面批着：「這種發明實在荒唐，沒有興趣。」他再翻閱裏面的內容，趕緊把秘書周麗玉找來。她剛剛要下班回家，她解釋這件事的辦理經過，她已經照總經理的意思回信給劉自用，但是他這些天還是不斷的打傳眞電話來，要見總經理一面。

「幫我馬上找到他，我要立刻見他一面。」

周麗玉按動了傳眞電話機的鍵鈕，很快的接通了。

「時間公司，您好！我們這裏出賣時間，您覺得時間不够用嗎？讓我們爲您服務。」

接電話的是一位漂亮的小姐，講話嬌滴滴，蠻親切隨和的。

「我找劉自用先生！」

幻想小說

幽靈奇境

陽光消失了，四處黑漆漆，慘暗暗。沒有人聲，冷寂而又冷寂的深淵。死了，死了！他們說他死了！一個才二十九歲的青年就這樣死了。是一種怪病呵，醫生找不出致命的原因。飛舞、急旋的黑霧，從這兒延伸到遠方。

遠方，一陣細碎的鈴聲響起。

滴鈴鈴。滴鈴鈴。有如音樂一樣的鈴聲，聽起來帶着寒慄奇慘的顫音。

來呵。來呵。滴鈴鈴。又一個死人來了。一長串的嘆息夾着悶聲悶氣的呼喚，恍恍惚惚的傳來。

什麼地方呀？他問。

沒有人回答。身子在飄游顫蕩。

來呵，又一個死人來了。令人寒悚的顫音，一陣風般遠遠的飄過來。什麼地方呀？他問。沒

有陽光的地方。

這是鬼住的地方不成？

是——呵——

冷颼颼、慘淒淒，陰森森的地獄。這是所謂撒旦的國度嗎？太陽已經不見了，這是一個沒有光的世界。許多鬼魂在呼號。那是一種狂浪的笑聲。

「才二十九歲就死了，眞是可惜。」

「死了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有人還巴不得死哩！」

太平間外面，兩個男人在交談。

一個少女把哭聲帶進去，走進太平間，在那個二十九歲的死屍面前停下來，揭開布巾，凝望着那張曾經和自己親熱過的臉，還有他的手、他的身體上任何其他部份。

「死了，就這樣死了嗎？子文，你到哪裏去了？」她起勁地哭着：「你不是……答應我……要同我結婚的嗎？怎麼……你一個人先走了……你好狠心呀！」

仍然是在黑裏摸索。鬼魂可以不用腿走路了，身子就這樣飄來飄去。一個妖艷的女人，款擺着腰枝，迎面而來。

妳是誰呀？他問。

你不記得我了。我是鬼。

鬼？別嚇人！

鬼才不嚇鬼，人才嚇鬼！告訴你，現在你已經不是人了！

我不是人？

你不是人，你是鬼！

我怎麼會是鬼呢？

你從前是做人的，現在死了就做鬼，人死了以後就做鬼，難道你不明白？

我是好人呀，我死了以後才不做鬼！

不管你怎麼說，現在你和我是同類。這裏和陽間不同，在陽間有許多規定，不許這樣，也不許那樣，這些規定根本不必去理。這裏是陰間。

陰間？劉子文將信將疑地望着面前的妖冶女人，不期然勃發一陣難耐的衝動。活着，在陽間做人，死了，在陰間做鬼。這陰間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什麼牛鬼蛇神，根本看不見。有的是女鬼，男鬼喜歡女鬼，男人喜歡女人，這是天經地義的。沒有話說。

這裏是自由的天地。女鬼說。你不必害怕些什麼。我們的主宰是撒旦，撒旦是萬能的，在撒旦的世界裏，可以爲所欲爲。這是你應該高興的。

鬼的形象還不算難看嘛，心裏這麼一想，劉子文趨前去，擁抱着女鬼。在人世間禁止的事，這兒一點也不禁止，還鼓勵去做哩。劉子文興奮地做着他想做的事。

「姐姐，我們回去吧！」太平間的門戶出現了另一個活人。是子文的女朋友的妹妹。

「不，我傷心死了，我傷心死了。」

「死了可不行，姐姐我們走吧！我好害怕，我要先回去了，太平間好可怕，我不敢再陪妳來了。」

哭聲仍迴盪在陰慘慘的太平間裏 。在子文屍體旁邊的少女，抬起頭來 ，擦着淚眼，瞟瞟子文，掉頭而走。

你看。女鬼說。你死了以後就什麼也沒有了。你還愛她嗎？她不理你了。

妳是誰？子文問。

我是昨天才死的，我叫湯玉梅。

也是在這所醫院？

是的，你看，那就是我的屍體。靠窗的那具。

你是怎麼死的？

我是吃毒藥死的。

看你長得這麼漂亮，何苦自殺呢？太不值得了。

紅顏薄命，大概這是天生註定的。我連續考大學，考了三年，都沒考上……

因此，妳就自殺了？

不，這不是原因。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活着做人太無聊，……我……我……實在講不出來，我單戀我的姐夫，心裏很痛苦，受不了！有一天，我的姐姐竟然嘲笑我考不上大學太不中用，不如去死！

她是一時生氣這樣說吧！妳怎麼當真了？

我受不了單戀的痛苦，受不了被人家嘲笑。你瞧，他們來了……

誰？

我的姐姐和姐夫。他們眞是假慈悲呀。

「三妹呀，你也太倔強了！何苦走絕路呢？可以商量的呀！」

現在說話的，就是我的姐姐。她已經發現我單戀她的丈夫，還說這樣的話，簡直不可思議！

妳留了遺書告訴他們的？

是呀。起初姐姐很生氣，姐夫却是一臉的陰霾與沉重。這種事怎麼個商量法呢？姐姐現在可以對死人說商量，要是我活過來，看她還願不願商量，「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像我們鬼這麼

開通，無所顧忌，什麼事都可以做。還是做鬼好。我做了一天的鬼，就有這種感覺。不錯，做鬼確實不錯，一個人厭倦了做人改做鬼，倒還蠻有意思的。做鬼自由自在的，不會有許多拘束，不知你有沒有同感？

我還沒有什麼發現。

這裏是陰間，到底是和陽間有所不同，許多事，完全和陽間相反的。劉子文聽不到自己講話的聲音，鬼魂說話用不着開口，在陽間看來，無聲無影。而陽間的世界，却被陰間的鬼看得一清二楚。劉子文的身子輕飄飄的。現在，他已經用不着用腿走路，用不着吃飯、睡覺、穿衣，可以到處閒蕩。恍恍惚惚，一切看起來都是恍恍惚惚。許多披頭散髮的鬼魂，如煙如霧一般飄來飄去。沒有陽光。四面八方是黑忽忽的。女鬼倏地不見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白髮老頭，他的一條腿，紅糊糊的流着血，他也是昨天才死的，是被汽車撞傷腿，送到醫院不治身死。他聚精會神的凝視着鏡中的世界，在那面鏡子裏，可以看到陽間的種種情形。他的子女、孫兒此刻正在家中吃着晚飯，沒有一點憂傷的意味。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劉子文會看到這幕情景。那像是一種迷離的幻境，許多人影在房間裏面，這裏已不是太平間了。老頭子的媳婦在說話：

「爸爸活着也眞是受罪，他太寂寞了，現在他可以安息了。」

「別說這種不孝的話！」老頭子的獨生子斥責了她。

不要看了。老頭子說。人死做鬼，鬼死了做人。這只是一種輪迴。對人間的一切，又何必依戀呢？

遠處，悶聲悶氣的呼喚與喘息聲隨之傳來。劉子文渾身寒噤。這是個鬼的世界，自己已經從人的世界消失了，所有屬於人的一切權利、義務，都已不存在。迷迷糊糊的走着。在半路上，他問一個黑影：

我要回家，要往那兒走？

你的家在那兒？

我的家？劉子文發楞了。我的家在……在有陽光的地方，那裏有我親愛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弟姊妹，還有我的愛人。

去你的！你滾吧！黑影憤怒地說。

眞是見了鬼！

難道你是人？

黑影不見了。這句話問得好，劉子文發慌了。加速脚步往前跑，他已迷失了路，只是盲目地跑着，不停地向前跑。驀地，迎面撞上一個鬼魂。

你慌什麼？對方問。

我要回家去。我不想呆在這裏。

爲什麼？這兒不是很好嗎？我雖是昨天才來的，但是我已經喜歡上了這個世界。我是被人謀殺的。

枉死鬼！

一點也不枉。我太喜歡這個鬼世界，我還要感謝送我來的人哩！你看！

鬼魂朝前面一指，立刻現出了陽間的情形。那是謀殺他的兇手，正睡在荒山裏，他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突然，兇手哭着喊着：

「鬼呀！鬼呀！我怕呀！」

你看，好不好笑，在陽間殺人做壞事，還會怕鬼，其實在我們看來，殺人是好事，還應該感謝殺我的人，使我到這個鬼世界裏來。你看，兇手反而自己相信有鬼，他心裏的鬼就會制裁他。那是人心的鬼，是陰間派去的。

「鬼呀！請不要來找我。」兇手在叫嚷。

人心的鬼，是一種惡鬼，無形無影。枉死鬼滔滔不絕的說。那個兇手是上了惡鬼的當，才會做出謀財害命的事，現在他的良心不安了。做人也實在很可憐，逃不過惡鬼的作弄。你瞧，他去投案了。

兇手果然受不了自己內心的折磨，匆匆忙忙的跑向追捕他的警員。自動上了手銬。

老頭子轉眼消失了。劉子文繼續向前飄飛。他要去尋覓，不斷的尋覓。有那一處地方是適合他居住的。既然自己已經由人變鬼，不隨着鬼的習俗過活大概也是不行的。

一夥子鬼魂一閃而過，忽地又停下來向他招呼：

喂！你是誰？你上哪兒去？

我。我想，我想……回我的家去。

傻瓜，這就是你的老家。你還想到那兒去？你瞧——

鬼魂的手一指，眼前馬上出現一幕景像，一羣酒家女肉麻兮兮嬌聲冶氣的唱着歌，淫蕩與狂浪之態百出。

你瞧。鬼魂說。酒家女正在陪着商場大賈，使盡風騷之能事。在世爲人，爭名奪利好色，這都是人的行爲。我們鬼的任務，就是要使人間處處有爭戰。你再看那邊一個大胖子，正在向一個高個子遞紅包。這些都是我們鬼的傑作。人們太愚蠢了。都是來自投羅網，明知有鬼，偏往鬼那邊去，有時候正大光明的做事，明知沒有鬼，却偏要疑神疑鬼的。像我，從前做人的時候，就是因爲上舞女的當，自殺身死的。人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現在正是一個風流鬼，見了女鬼就愛，好快樂。風流鬼說個不停，似乎還有許多話未說盡，忽然，他抓住一個飄過來的女

鬼，去尋找他的快樂去了。

另外的一些鬼魂，吱吱喳喳的叫個不停，像在討論什麼。劉子文湊前去聽個清楚。

聽說人類已經在月球登陸了。我們也要跟着去。一個說。

去！去！我也去！另一個說。

是呀，有人的地方就有鬼。又一個說。

月球上已經有人了，我們也要跟着去，在那兒建立鬼的基地。就搭太陽神十二號去吧！

好呀！我們去搭太空船。鬼魂叫嚷着。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這是天經地義的。人和鬼如影隨形，互不分離。

於是，第一批鬼隨着太陽神十二號太空船抵達月球。那些鬼就留在那兒，第二批鬼也跟着太陽神十三號趕去。就在快抵達月球的太空之中，有兩個鬼鬧意見，打起架來，其中一個鬼作亂，欲置人於死地，於是，太空船無緣無故的發生神秘爆炸。鬼的伎倆總算成功了，鬼耍着鬼花樣，極盡惡毒破壞之能事。既然興高彩烈的要到月球去，又何必自找麻煩呢？最後，許多鬼達成一致的協議，不傷害太空人，讓他們安全的回到家鄉去。

所有一連串的事，只像一場電影，飛速的映過。劉子文已經失去對時間、空間的感覺，失去識辨上下左右的能力。這是一個奇幻的世界。他努力地想尋回自己，想回到自己的身體旁邊，而

他的身體已經不見了，一具躺在醫院太平間的屍體，到什麼地方去了？迷迷糊糊地飄着，飛着，他看到他的屍體掛在遙遠的霧境，父母和親友在悼祭。

「哥哥有時候很壞，打過我好幾次。」弟弟說，他是在抱怨。「媽媽，你看他的長像，他生來就是短命鬼。」

這個人死得好。那是他的朋友伯達在心裏罵他，奇怪，做了鬼眞成了人肚裏的蛔蟲，人心裏的話，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伯達又在心裏說：我借了他五百塊錢，他總是記在心裏，向我要過幾次，這算什麼朋友？一點涵養也沒有，幫朋友的忙是應該的，何必這麼小氣。眞是要命。另外一個來獻花的朋友心裏說，死了一個人，眞是累死人，找了我這麼大的麻煩。子文，你活着的時候就是太自大，又不通人情，你雖然工作努力，你的缺點也太多，你那裏知道，你的那些同事表面上對你很好，其實，背後都在罵你。……

子文不忍再聽下去。迎面來了幾個女鬼。她們的議論被他聽到了。女鬼在陰間厭倦了做鬼，做鬼太自由，她們想回陽間去換口味。到陽間的路她們很熟。於是子文偷偷摸摸的跟蹤着去。許多鬼，前仆後繼的跳進火湖裏受死。鬼死人生。他感到渾身火熱，五臟六腑一下子燒焦飛裂了。熱、熱、難以言狀的熱。身子化成了煙霧蒸發了。

「好熱，好熱。」他叫了起來，張開眼睛，看見刺眼的白光從窗外射入，穿着白色衣服的護

士小姐正在給他量體溫。父母親的臉龐在白光中若隱若現，由模糊而清晰。

「我的天，你總算醒過來了。」母親說。

疑幻疑眞

閒着無聊，在街上散步。小鎭的夜，別有一番情調，使他懷念起幼年生長的地方，那茅屋、土壁，圍着一排籬笆，還有家門。那棵垂掛着長長鬍鬚的老榕樹，小鎭上純樸的人臉在晃動，記憶中的故鄉，依然清新如昨。而現在，何虎子回不去了，報紙上大大的標題，寫着有關計程車司機被搶刧又遭迎面而來的大卡車撞毀的新聞，雖然還沒有找到可靠的線索擒拿搶犯，而他却不免心驚膽顫，風聲鶴唳。

四外都是暗暗的，人影寥落，兩旁房屋裏射出的燈光，照亮了街道。低着頭走着，走着，間或抬起臉，仰看天上的繁星。那個計程車司機也眞是可憐又倒霉，不是我置他於死地的，是那輛大卡車惹的禍，我沒犯殺人罪。脚踢着石頭，石子被踢得遠遠的，撞上馬路旁邊的一只破碗，發出一聲破碎的響聲。石子，石子有時可以殺人哩。那天晚上不是喝多了一點酒？爲了失業而懊惱，不曉得口袋裏怎麼會有一顆大如拳頭的石子，大概是倒在馬路上糊裏糊塗的當石子是寶撿

起來的。計程車駛到了郊外黑暗的地方，自己突然萌生了搶刼的念頭，叫司機停車，一塊石頭馬上擊向司機的後腦勺，司機昏過去，那張臉，容易給人深刻的印象，是一種善良的、仁慈的、可親的臉龐，面容清秀，身子瘦瘦的，年紀頂多三十歲，司機口袋裏以及車內的一千三百七十元全收入我的口袋，把計程車的車燈關熄，留他在黑暗中，一走了之，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却不料……報紙上說，附近有一個農家婦女目擊了搶案的發生，她沒有馬上報警，直等到第二天早上，知道那輛計程車被撞個稀爛時，才把目擊的情況說出來。那個被害的司機名叫劉善良。

「哎呀！好可怕呀！」

街道那邊聚集了一堆人，有人在喊叫。到底怎麼回事？不會又發生了兇案吧？那個計程車司機也眞是倒霉，他當初不是不理我的招呼，開走了，又開回來幹什麼？我沒存心要搶他的，他的生命也不是我奪去的。

騷動的聲音越來越大，何虎子不禁加快脚步往前看看究竟。不會是警察抓犯人吧？時時刻刻都在戰戰兢兢中。

在一棵大榕樹下，圍攏了幾十個人，像是在觀看什麼，何虎子湊近前去。立刻有一個穿制服的人走來，對他說：

「隨意捐獻，這個節目是世界上難得一見的。」

何虎子掏了一張百元大鈔給他。

「要不要找？」那人問。

「不必找了。」

一股驚詫與困惑從那人的臉上發出，圓瞪的兩眼，像是木雕泥塑的。似乎不相信天下有這麼樂善好施的人。

何虎子從前面擁擠的人縫中看過去，那位表演者的眼睛正掃向他，他猛感到一陣銳不可當視線射來，表演者說話的聲音，滿有一種凌越於人的權威，

「各位，你們剛才都看到了我的表演，這絕對不是騙人的，你們至少有三十對眼睛，清清楚楚的看見我用一隻刀子割下我的左手，我還把割下來的左手拿來給這麼多對眼睛和手鑑定，再把左手接上去，現在你們說，我不是騙人的吧？」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身邊的一個臺灣人在嘀咕着。

「但是我們都清清楚楚的看見呀，我們也還用手摸過他割下來的左手。」老農人搖着腦袋。

「還有誰不相信要上來試試的？」魔術師在對衆人說。

「我不相信！」何虎子舉起了手，大聲嚷着。天底下絕對不可能有這種怪事的，魔術我也表演過，我非破掉他的障眼法不可。

「不相信的過來！」

何虎子排開了人羣走過去。這棵榕樹太像家鄉的那棵了，站在榕樹底下，使他想起童年的情景。他是一個頑皮的孩子，愛打弟妹，愛爬到樹上去，有一次父親生氣的咒罵他，拿着棍子要揍他，他爬到樹上去，心裏慌張，一不小心跌落下來，屁股重重的摔在地上，差不多有五分鐘之久，他才哭出聲來，以爲自己永遠爬不起來，身子生了根似的，久久才掙扎着站立起來。現在，環視周遭滿是好奇的人羣，以及他們炯炯的眼光，自己是有罪之身不免心虛，開始後悔當初的莽撞。

「拿住這隻刀子。」魔術師把一隻閃閃發亮的刀子交給他。

何虎子手裏抓着刀子，心裏萌生了恐懼。這是一把銳利無比的兇器，可以殺人，也可以娛樂觀衆。突然看見那輛被撞得稀爛的計程車和血肉模糊的司機，像一陣輕烟薄霧般一飄而過。他渾身捲起一股凛寒。

「拿好刀子，別發楞！」魔術師的叫聲驚醒了他。「現在請你告訴我，你是誰？你住在那裏？

「我？我是外地來的，我不是住在這裏的。」

「這樣好，各位觀衆看看清楚，這位外地來的客人，你們總不會懷疑他是我的助手吧？剛才

你們本地人已經有兩個人試過了，現在換這個人來。請問你貴姓？」

「我姓……」何虎子遲疑了一秒鐘。「我姓洪。」

「洪先生你看着我，大家也看着我，現在請洪先生試試刀子利不利。」聲音宏亮，有一種震懾人心的力量。

魔術師從桌子底下牽出來一條狗，繼續對衆人宣佈：

「洪先生現在拿刀子割下這條狗的腦袋。看清楚呀，這是一條狗，這是一條狗，眞正的狗。」眼睛朝着衆人掃視，那目光如炬，使人不可逼視。

何虎子注視了一會那隻蠕動的狗，他覺得那條狗有點奇怪，不大像一條活生生的狗，俯身去摸牠，毛是柔柔的，有體溫，嘴巴也張開了。

「洪先生，這是眞的狗。」那奇異的目光又直射過來。

對了，這確是一條活生生的狗。

「你拿刀子先割下狗的腦袋吧！」

「砍狗的頭？」多麼不人道。

「是的，你放心，狗不會死的！牠也不會掙扎的。」

一個犯了重大刑案的人，竟會害怕做這件事。何虎子心裏一陣驚恐，深呼吸一口氣，强自鎭

定着，他狠住心，照着魔術師的指示，把狗的腦袋割下來，地上一片血淋淋，說也太怪，那條狗連掙扎一下也沒有，像是死的一樣。

這時觀衆後面掀起一陣騷動，好像有人要加入觀賞，但被擋架了。

「不行，現在正在表演當中，不准進場。等表演過了再來。」魔術師的助手在嚷。

「這是狗頭。」魔術師接過狗頭，把狗頭提得高高的。「大家看淸楚，這是血淋淋的狗頭。現在我把割下來的狗頭接上去，讓這隻狗照樣會跑會跳。」

幾個簡單的習慣性動作之後，魔術師旋轉一下身子，把狗頭接到狗的身上去，蓋上一塊紅布，嘴裏唸唸有詞，當紅布揭開來之後，那隻狗蹦蹦跳跳的，在場子裏打轉。

「刀子是眞的，刀子是眞的。」魔術師說：「假如有誰不信，請上來試試。」

有一個年輕小伙子走上前來，魔術師示意何虎子拿刀子在他的手肘上一劃，他驚叫一聲，猛抽回手，紅色的血直往外冒。

「告訴你刀是眞的，你不相信。」魔術師說。

「那麼剛才那隻狗爲什麼不痛？」

「我叫他不痛，牠就不痛。」

「眞是豈有此理。」年輕小伙子瞪了一眼，退下去。

「現在就表演有史以來最驚人最偉大的魔術。」魔術師再一次以那懾人心魄的眼光掃視一下全場。「洪先生，你站過來，等我用紅布蓋好我的腦袋時，你就用刀子割下我的腦袋。你一點也不要害怕。心要狠，手要辣，你要認爲殺人是你的本行，你是一個暴君！你是一個惡魔！」

是的，我殺了人，我確實殺了人。那個計程車司機死的眞慘！但不是我直接下手的。我不該搶他的錢，何虎子心裏升起一絲無名的恐懼。

在衆目睽睽之下，魔術師用一塊紅布罩住了從頭到肩膀的地方。他的聲音從布裏發出來：

「不必客氣，快點拿刀子割下我的腦袋。」

我不能殺你，我不能殺你！心裏有一股聲音在抗拒着，我已經害死了一個計程車司機，我不能再下手殺人！

「沒關係，你儘管下手吧！我不會死的。」魔術師的聲音從紅布裏冒出來，他竟然了解何虎子的心事。「你說你殺死一個計程車司機，不是眞的吧？」

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我！下意識裏在喊。

「不是就算了，千萬別慌張，快點來割我的腦袋，快點把事辦完，等你割下腦袋以後，我還要同你講話。」

似乎有一股巨大，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動着何虎子，使他毅然決然舉刀朝着魔術師的脖子揮

過去。

「手抓住我的頭髮……慢慢的割，慢慢的割，千萬別慌張……馬上就會有血流出來的……現在血流出來了，……稍為用一點力割下去……刀子很銳利的……好了，快好了……把紅布拿掉，手抓緊，不要把腦袋弄掉地上去，……那樣我會很痛的。……好了，好了……把我的腦袋舉起來……要舉高，讓大家都看見……，現在我的嘴巴還是照樣會講話……看我的身子，我那付少了頭的身子，他還是直挺挺的站着……」

何虎子提着腦袋的手在顫抖，那血淋淋的腦袋，竟然還會對着衆人講話，他轉眼望着少了頭的身子……。

「無頭鬼呀！無頭鬼呀！」衆人在恐怖的叫喊。

「各位不必怕，看着我，好好的看着我，誰說我是無頭鬼？我的頭在這裏，我的頭好好的在講話，我那裏是鬼？我是人！各位看清楚了吧？」一顆血淋淋的頭顱，上面的嘴唇在動着，何虎子的眼睛看得不够，還用手去摸，這顆頭顱確實是肉做的呀！

「各位，假如還有那一位不信，可以上來摸一摸。」

兩個人，一老一小，匆匆趕來，伸手摸那顆血淋淋會講話的腦袋，老的用手拍拍臉頰，摸抓幾下，露着恐怖無比的神色，掉頭而走。

「鬼呀！鬼呀！這是鬼呀！快走呀！別給鬼迷住了，大家快走呀！」

老頭子衝出觀衆重圍去，直向大街上狂奔，他大概是嚇壞了吧！

小的伸出手來，摸摸那顆腦袋上的嘴巴。……

「你的手會拔不出來的，我的嘴巴要咬住你。」

話剛說完，年輕人的手被咬住，急得面孔鐵青。

「我怕，我怕，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年輕人拔脫了手，圓瞪着可怕的兩眼，跌跌撞撞的奔出去，邊跑邊喊。聲音帶着鋸齒狀的波浪：

「鬼呀～～他是鬼呀～～大家～～快跑～～大家～～快跑呀～～」

羣衆在騷動，一個個往後退，最後一哄而散。人人在喊鬼，喊救命。

何虎子發呆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人都說有鬼，人人都在奔跑，他不知如何是好，沒有魔術師的命令，他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洪先生，你快把我的頭接上去吧，免得大家害怕。」

何虎子照着他的命令，把手裏的那顆血淋淋的腦袋移置在斷去的脖子上，再把紅布蓋起來，當他再度掀開來的時候，一個完好的人已經站在面前。

「你到底是人是鬼？」何虎子問。他一向不信鬼神的，如今目睹這件怪事，不能不問。

「我是劉善良。我是被你殺死的善良。」那人說。

計程車。計程車。在郊外。黑黑的夜裏。幹下了搶刼的勾當。是呀！那個司機，報紙上說叫做劉善良。「善良留不住，劉善良被害，先遭搶刼後遭卡車撞死，一位農婦曾目擊搶刼。」報紙上的標題在旋轉。他不相信自己現在的處境，他懷疑是在夢裏。咬手指，却覺得痛。

「我一定是在做夢。」

「沒有，你沒有做夢。」聲音緊迫逼人：「請你告訴我，你本來的名字叫什麼？」

「叫……我叫洪……」

「你不姓洪，你撒謊。」

「我叫何虎子，我的……我的名字叫何虎子。」

「那天晚上是不是你搶刼了我的錢？請你看清楚一點，我是不是那個計程車司機？我是的，我是那個計程車司機，一點不錯。」

何虎子定睛一看，果然面前的人正是那個清秀瘦長的司機。他着慌了，跪下來，哭着說：

「是我害死了你……請你……饒饒我吧！」

「不必害怕，請你跟我到派出所去吧！」

這裏一定是地獄，地獄怎麼也有派出所，好奇怪呀！

「鬼呀！快躲開吧，別再在那邊跟鬼講話呀！」遠遠的街道那邊，傳來一陣恐怖的呼聲，那些被鬼嚇跑的羣衆，喊着要何虎子離開。

「你本來是一個善良的人，但是你害死了善良，跟我走吧！現在你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醒醒吧！何虎子先生，請你醒過來吧！我是魔術師。」

何虎子從剛才到現在，如墜五里霧中，一連串事故，如幻似眞，使他無法分辨出事實與虛幻的世界。

唰的一聲從樹頂上掉下一個穿制服的警察，他指着何虎子說：

「你就是那個搶刼犯吧！」

「嗯——我……」

不由得他分辯，一付手銬卡達一聲套住了何虎子的手。

「這付手銬本來是用來抓這位魔術師的，現在用來抓你，正好用得上。」警察吹了一聲哨子，對着遠遠的羣衆說：「你們不必害怕，他不是鬼，他是魔術師，不要亂喊有鬼，世界上那裏有鬼呢？」

「那麼剛才他表演的魔術又是怎麼一回事？」有一個人湊過來問。

「他不是表演魔術，他是表演催眠術，從頭到尾，所有的觀衆都在催眠狀態中，他用的是對羣衆的催眠法，警方不願意聽到太多這類鬼怪的傳聞，以爲是什麼妖術，巫術之類，因此派我來調查這件事情，我看過他幾次表演都當場身不由主的被催眠了，直到今天，我爬到樹上去，居高臨下，教他的目光無法查覺我，才不被催眠，看，這隻刀子，這是用木頭鍍銀做的，根本不會刺傷人。」

「但是爲什麼會流血？」

「那是幻覺，催眠師命令你們的眼睛看見流血，你們就會看見流血，看那條狗，根本是一條玩具狗，他們都是受了幻覺的欺騙。在他講話時，總是用眼睛灼灼的掃視全場，並且一再的重複，『這是一條狗』，『這是眞的刀子』……所有的觀衆眼睛所看見的，全是他暗示來的，當他的腦袋被砍下來時，實際上砍下來的是假的人頭，……」

「假人頭怎麼會咬人？」

「這又是催眠師的傑作，這全靠暗示法，一個偉大的催眠師，他的魔力是萬分驚人的，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發生，一個漂亮小姐在路上走，正巧被一個催眠師看中，擦肩而過的一瞬間，把她催眠了，用心理暗示法，指使她晚上某時某刻到他住的地方，結果這位小姐上當了，還有催眠師能夠隔着大海，催眠他的對象，在紐約，可以指使倫敦的人。他拿一條橡皮管子給大家看，暗

示大家那是蛇，大家馬上看見是條蛇，指着一塊冰，說它是發燙的鐵塊，觀衆摸它一下，眞的會被燙傷。同樣的道理，砍腦袋、流血，全靠道具、催眠的運用，說破了眞是一文不值。我在樹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只是在玩幾樣玩具而已，只有你們被催眠的觀衆著迷了。」

魔術師頹喪的站在一邊，嘆了一口氣，苦笑說：

「你砸破了我的飯碗了。」

「你表演魔術可以，但是別讓觀衆嚇壞，釀出人命就不好了，像今天好多人都以爲看見了鬼，……」

「那麼這個人又怎麼樣了？」幾位較膽大的觀衆擁上來，其中一個指着何虎子問。

「這人是通緝犯，剛才他在催眠狀態中洩露了他的心事，他自己一點也沒有感覺到，他喊着：『是的，我殺了人，我確實殺了人，那個計程車司機死的眞慘……我不該搶他的錢……』他心裏的獨白，變成了喊叫，自己毫無所覺，觀衆也不會聽到的，因爲觀衆的視覺，聽覺，觸覺，甚至味覺，嗅覺，全操在催眠師的身上，我們警方，該感謝他，抓住了這個逃犯。」

「這不是夢嗎？這不是夢嗎？」何虎子總感到眼前發生的一連串事情，是不眞實的。他眞願自己是在做夢，因爲在夢中犯罪，只有在夢中會被追捕，得到制裁，醒過來以後，就萬事太平了。但是，假如他是活在夢裏，永遠醒不來呢？他的人生全在夢裏耗盡，那麼現實虛幻的世界又

太空文明新意義

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激變更新的世界，由於知識的爆發，科學技術的進展，滙合而成的一股巨浪，正在推動着我們，使我們感到難以適應，有識之士還能認清局勢，隨時修正自己的觀念和做法，順應時代和環境，而愚昧保守的人只有固步自封，不顧求新求變。

人類的脚跡，終於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印在月球的土地上。從百萬年前茹毛飲血的原始人，進步到明哲知理的文明人，迄至本世紀初萊特兄弟首度以自製的飛機翺翔天空，這是一個長遠年代的掙扎及奮鬪過程，從萊特兄弟的飛機到太陽神十一號太空船，這半世紀的進步，幾等於過去千萬年來的總和，誠可驚可駭！而阿姆斯壯的「一小步」，正象徵有史以來人類的「一大步」。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人類永不息止的紛爭是什麼？人類的將來又是如何？當科學踏着大步向前邁進時，人的思想觀念，却無法迅速向前跟進，做適當的調整。探測太空的意義是重大的，不

論述

有何異？

「我在做夢嗎？」何虎子喊着：「你們不要抓我，你們抓不到我，我只要醒過來，你們就抓不到我。」

他記得從前每次做噩夢，被惡魔追捕時，總會在夢中安慰自己：這是做夢，沒關係的，人家殺不死我。

「現在你醒了很好，下次不要犯罪吧！走！跟我走！」警察鐵面無情的瞪着他，拖他走。

「不，我還在做夢，我一定還在做夢！」何虎子迷迷糊糊的掃視着四外的人。「等我醒過來，你們就抓不到我，天呀！……我快醒來吧！我快醒來吧！」

僅顯示人類科學技術的成就，更給人類擴大了視野、拓展生活與思想的領域，對生命的諸多問題，重作估價。科學家預測，總有一天人類的脚步會走遍太陽系各角落，也許是在數百年內，在本書內，我幻想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卅一日，（實際上，光速太空船的設計發展，不可能在二十世紀末實現的，只是爲了某些方便，我安排了這項幻想中的時間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由全世界不同國籍的六位太空人組成的探險小組，搭趁一艘命名爲「流浪者一號」的光子火箭太空船，遠離太陽系，藉着科學的幫助，生命朝無限的一端延伸過去，到達接近永生的地步，我的用意不在做科學性的預測，而是把時間、空間移向遙遠的未來，在人文方面，以未來的眼光反看今日，並與今日做反省與比較。任何時候的任何觀念都不可能是絕對正確的，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昔日，便會有這種感覺，因之，現代人就不能不處處警醒惕勵，時時反躬自問，到底傳統是對還是錯，有沒有必要改變它，歷史告訴我們，一些被當代斥爲「叛逆」的先知，他們的新發明、新思想，往往要到幾十年、幾世紀以後，才被承認是對的，我們焉知現世界裏沒有這樣的先知？

先知的大同思想

先知不是沒有出現過，實際上已經出現了，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幾十年前便說：「世界先覺之士，鼓吹大同主義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種族，皆愛和平、重人道。若能擴充其自由、平等

、博愛之主義於世界人類，則大同之軌豈難致乎？」

中山先生的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一種無國界，無戰爭而人人有平等政治與經濟權利的世界。在這種世界上「我爲人人，人人爲我」成了一般人的行爲準則，而人人都能奉行。他提倡的民族主義直接目的雖是「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而其最後理想却是世界大同。他强調「强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重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才有實際，再去談世界主義。」中山先生的世界大同可以說是一種動態的世界主義，而不是靜態的世界主義。靜態的世界主義 （Static Cosmopolitanism）假定「人類的聯繫」（Human Solidarity）能够並且必立即在全球各地完成，動態的世界主義（Dynamic Cosmopolitanism） 則以之爲逐漸進化以使世界改善的最後目標。因此，要達到世界大同，只有用漸進的方法消除國界、弭止戰爭，並使人人有平等的政治與經濟權利。

當今世界雖然仍處於混亂的局面，而人類的登陸月球，以致未來遨遊於外太空各處，勢將加速大同世界的實現，地球在宇宙中是一粒沙，一個小單元，生存在這上面的人類沒有理由互相排

斥、仇視對方，以致戰禍頻仍。放眼看宇宙，人在宇宙中有如微塵，甚至連微塵都不如，從大宇宙來反看人類，確立自己的人生觀，思索人生問題，更易達到新境界。現代科學，幫助我們，認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把宇宙的時間二億年縮短爲一年的話，則一世紀以前，銀河系剛剛形成，二十年前地球形成，一年前是恐龍世界，一又四分之三天以前才有最早的人類，二十五分鐘（八千年）以前人類建立部落社會，五十五秒鐘以前伽利略使用他的第一具望遠鏡，三秒鐘以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把整個宇宙空間縮小，拿一個針尖的一小微點當做地球繞太陽的軌道，依這樣的比例做模型，我們的銀河系，可比之爲美洲大陸，但是除了本銀河系而外，依現代天文學所能觀測到的尙有千億個和本銀河系大小相同的銀河系，也就是說，必須還要有一千億個美洲大陸，將它們放在四外相距三萬英里的地方，才够做這個模型。

人本來就是活在針尖裏的小點點，科學已幫助了我們從針尖裏的小點點眺望四外，達於宇宙，（事實上所謂宇宙，也僅僅是所知的一小部分），人類要自求生存、發展，免於浩刼，必須互助合作，在將來有一「天下一家」組織，世界人類在同一政府治理之下，生活於自由和平及繁榮中，始得挽救危機，而有永久幸福康樂可言。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的若干年內，如　中山先生所說，强權打破以後世界將逐漸臻於大同之境，因此，在未來的若干世紀，世界上所有的人種、語言、宗教、政治、法制、風俗習慣、

道德標準將同化爲一，融和一體，地球成爲一個大家庭、大國家。現今，我們必須有正確的民族觀、國家觀，來順應時代。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不僅包含了道德修養的個人主義，也有『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主義，而且是包含了家族主義、國族主義的，先要獨善其身，進而以家族主義或宗族主義爲基礎，團結全國人民而形成國族主義的力量，恢復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進而實現大同世界的境界。一般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排外的，與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顯然不同。

新的國族觀念連貫於未來的星際文明

最近閱讀彭友先生所著「新民族史觀」一書，發現其中論點與我多年來的想法不謀而合。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是最要不得的，胡佛和吉卜生說：「民族主義極容易流入危險的形式……變成帝國主義。」又說：「極端的民族主義確實有礙於和平與進步。」「黷武主義是民族主義永遠的特性。」就是指上面所講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無可否認的，世人抱着這類思想極多，現時世界各地爲了種族偏見，頻頻發生衝突，是爲什麼？愛國是一種德性，如果用得不當，過份偏狹，可能會發生反效果。

彭友生先生憑他教授中國通史十餘年的心得，對於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及某些史家所編寫的通史提出懷疑，所謂：

黃帝伐蚩尤是「民族禦侮」戰爭；

舜禹征三苗是「中國」對南方「異族」的戰爭；

武丁（殷高宗）伐鬼方、土方，帝辛（紂王）伐人方，是對「異民族」的戰爭；

周時之「夷狄戎蠻」爲「異民族」；

齊桓公「攘夷」是抵抗「外族」侵略；

秦漢伐匈奴是中國對「外敵」的最大戰爭；

北朝的建立是「五胡亂華」；

遼金蒙古是亡「中國」的「外國人」；

滿清以「異族」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

等等，就歷史來看，與史實相去甚遠。他追根究底，擧出史實，證明黃帝與炎帝，黃帝與蚩尤都是神農氏的後裔，又證明史記中的炎帝就是蚩尤，再證明黃帝、炎帝阪泉之戰，卽是涿鹿之戰，這是「內戰」，把它解說爲「民族戰爭」「或民族禦侮戰爭」都是不正確的。中國五千年歷史，是宗族融和史，不是民族鬪爭史，也就是說，是我們居住在這個廣大領土上的人民，南徙北遷的活動史，我們要把眼光照射在整個領土上，看全部的人民。如果只把眼光從「中原」看起，漢民族從那塊小地方向外拓展，消滅四周諸「夷」，纔有今天的領域和人口，那麼「種族」問題始終

解決不了。就如高亞偉教授所說的：「我們將蒙古視爲外族，俄國卽利用之鼓吹外蒙古獨立，又由於我們將滿州同胞視爲外族，抗戰前的日本就利用之建立滿州國家」；又如札奇斯欽指出：「西藏抗暴之時，達賴到了印度後，第一次宣言的第一句話「藏人與漢人不同」像敵人的這種藉口，與我們自己所造成的錯誤，只能讓它到此爲止，同時還須把過去的錯誤扭轉過來。

難道我們忘了中國人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古訓？誰是漢人？誰能說自己純粹是漢人？他是異民族、是外國人，我們又怎樣？難道我們都把所有的異民族、外國人當仇人看待？

黃大受先生在「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文中分析說，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違背國族觀念，清朝皇帝是中華民族範圍之內的滿人，他們讀中國書，說中國話，遵奉中國固有文物，完全是中國人，只是保存一些狹隘的部族觀念，除了服飾以外，和中國明代皇帝並無不同，太平天國的起事，雖含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却是假的民族主義，因爲洪秀全等人宣揚信仰中國以外的宗教，而曾、胡、左、李等四位被指爲「漢奸」的，認「異教」與洋人的鎗炮、鴉片、梅毒同樣可怕，因此，在反侵略的大前提下，滿漢的隔閡暫時消除，各民族聯合一致消滅了太平天國。中國人自古以來便視「天下」爲一家、漢、滿、蒙、回、藏、苗……等等各族，均爲國族之一份子。如唐太宗所謂「朕視天下爲一家」。

羅香林先生在「中國民族史」，認爲「邊疆部族的由乘機興起，以至向中土發展，乃至建立

政權，……為自然的歸宗，其建立政權，或甚至建立朝代乃為中華民族內部的擴充，和中國內部執政首領系統的轉移，而不是中國為外族所奪去，也不是中華民族的國家曾為外族所滅亡。從前的人所以說中國曾亡於蒙古，曾亡於滿清，那是國人對內求戒愼奮發的說法，不能以詞害意的。」（見該書第一七頁）這是最清楚明白的。

彭先生追究教科書所說的「異族」到黃帝時代為止，證明那些「異族」在最初全是「同族」。撇開其立論是否正確不談，讓我們再上溯幾十萬年，以迄百萬年、億萬年，看它的結果如何。

生物來自同一源流

人種學家對於人類種族的起源，有三種不同的說法，此卽一元說、多元說與折衷說。一元說以為人類原出一祖，其後因為適應環境而漸生歧異；多元說以同一祖宗不可能生出這樣紛歧的子孫為由，駁斥一元說，認為人類係由各種原人進化而來；折衷說係現代人種學家所支持的較具科學的學說，他們把人類的共祖放在更遠的位置，不把他們當作是兩性的人類，却推想他們是人類以前的動物，由共祖傳下來，支再分支，成為各種不同的史前原人，再由其中一支分成各種族，就近言之，始祖多元，溯遠言之，則為一元。

再撇開人類種族一元、多元的問題不談，上溯幾十億年，到地球混沌初開之時。關於地球上

生命起源的問題，雖衆說紛云，但生物學家均一致鄭重指出：生命來自無生命，生命源於進化，所有動物、植物最初都是來自同一祖先，最大的證據在於動、植物之間有許多共通之處，動、植物都由細胞組成，兩者的細胞都有細胞核、染色體、核仁、粒腺體、高爾基氏體、核糖體和細胞膜，兩者的細胞都進行有絲分裂。……

明乎此，從個人、家族、宗族、種族、民族到國家，以致全世界、全宇宙，人必須有廣大的胸襟，愛萬物生靈的心，目前還停留在國家之下，未能越此而達於全世界、全宇宙。太空世紀的來到，將幫助我們擴大眼光。中華民族本是一個大家庭，世界上的人類、動物、植物也是一個大家庭，以迄宇宙萬物都是一家人。當然，那些強權霸道的赤色份子，是一羣敗家子，為非做歹、荼毒生靈，我們只有起而消滅之，世界才能永保安寧。

對於外星文明的態度

美國太空專家哈斯博士（Dr. Ward J. Haas）對於火星上有無智慧生物的問題，不做科學性的回答，而說，像科學小說中描述的綠色小人侵略地球，他倒希望是眞的，因為這情形能够解決目前地球上最大問題，這世界上的國家均會聯合起來共同對抗來自其他星球的威脅。他的話，意義深長，針對人類的好戰、互相侵略而發。類似同樣的話，也有不少人說過。

到目前為止，雖然沒有直接具體的證據，可以證明外太空生物的存在，但權威的科學家均堅信，星際空間遍佈着生物，其文明型式，與地球人相比，高低不等。美國多次載人太空船的太空人，均曾發現受飛諜監視。

各種宗教都有天堂與地獄的描述，當人們有一天眞正和外太空的智慧生物接觸，又將如何來修正我們的宗教觀、人生觀？天堂在那裏？地獄在那裏？耶穌基督降生地球，是單為了救地球的人？還是包括地球以外的其他生物？已經有宗教對於即將面臨的問題，加以解說，他們認為救贖的工作應只限於地球人類。

未來世紀將使人們親眼看到除人以外的生命存在於廣大的宇宙空間，那時候，我們回顧今天地球人狹隘的種族觀念，不僅會嘲笑人們的愚蠢，還會認為這是一種野蠻未開化的行徑。地球就是一個大國家，地球上的人，連同生物本來就是一家人。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外的生命型式，可能超出人類的思想、知覺範圍，非碳素型的生命，可能我們接近它們，而不知道它們，它們也不承認我們是生物，也許我們清除掉它們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我們可能在火星上看到以為是兩堆岩石的東西，實際上它們是生命，彼此有交通，正在討論我們哩！

不管未來我們會看到何種令人驚異、不可置信的景象，有一點似乎可信，即是，和人類齊平或更高級文明的星球人，應該不會有侵略的意圖或舉動，他們一定是把宇宙生命視為一家人。自

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不僅適用於地球人類，也應適用於宇宙全體。

以未來的眼光來看現在，我們會發現自己的心胸開濶了，會發現許多事情是錯誤的，而人類是在不斷的錯誤中得到教訓以致長進的。我們期望在未來世紀的太空探險中，與高於人類文明的星球人接觸，那時候，也就是實現「宇宙一家」的開端，那時候，人類的文明更要飛速進步。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張　時　譯　卅二開本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呂應鐘　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楊珊珊　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迪恩・福斯特著　景　翔　譯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為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插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江才健　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32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夠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彭　廣　揚　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45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插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1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 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6 呂　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7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50元
8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 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中・英・阿拉伯文 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 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蔡景福　著	55元
・林語堂與蘇東坡	蔡炳焜　著	40元
・大賭賽（詩集）	若　艾　著	50元
・翡翠鐲（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為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⑭天外異鄉人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奇幻世界。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14 **天外異鄉人**

著　者・黃　海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6-74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108948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東成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長泰街139巷13號之4
電話：303-3949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初版
特　價：65元

「對不起，他很忙，您們下班的時間，正是他最忙的時間，他正在工作，現在線路都佔滿了。」

「他早上才打電話來給我，要見我，我是石門公司的總經理林大有，難道你們忘了，你們老板千方百計找我的?」

「對不起，請問有何指教?我們日夜服務。」

我要見見劉自用先生，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林先生，您自己看看好了。」服務小姐把劉自用辦公室的全景照出來給他看。「他現在正面對着十架傳眞電話話機，給所有需要心理治療的人，做催眠治療。告訴每個人，忙碌時時間很快就過去，在腦際裏不再存有不良的印象，相反的，一天之中快樂的時光也特別長久。我們除了做這種心理調適之外，還有特別服務項目，凡是顧客有無暇分身的工作待辦，時間趕不來，我們滙集了大批的人力爲他們做特別服務；更妙的是，我們已發明了一種藥品，可以減少睡眠休息的時間。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我們在出賣時間，請問你需要多少時間?」

「我需要看太太的時間，」林大有說：「我只能每個禮拜坐飛機回家一趟，事情一忙，有時要兩三個禮拜或三四個禮拜才能回去一次。」

「好吧!我們賣時間給你，你需要特別服務。」

「怎樣服務法?」

我們掛着你的面孔，坐在傳眞電話機之前，當作林大有總經理，你隨時可以回去看太太和孩子，直到你高興滿意的時候，還可以隨時回來交換接替原來的職務。」

「不過……」林大有微笑着，「不過，這是要絕對機密的!不可以外洩，不可以給董事長知道，因爲董事長家裏有專用監視路線，他可以在家裏當老板，操縱自如，足不出戶，我却必須守在辦公室，天天要到班。我現在是用秘密專線在和你們聯絡。」

「這個您放心，我們會把你的形像塑造得微妙微肖，連聲音也一樣，這是經過電腦組合的聲音，不會出錯。」

「我還要你們幫我一個忙。」林大有神秘地笑着，朝他的女秘書瞧了一眼。「我的女秘書也要購買時間。你們必須絕對保密，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我的太太……」

於是，林大友和女秘書周麗玉交換了一個眼色，相偕走出去。